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台灣「大埔客家」移民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1945 年迄今

A Study on “Tai Po's Hakka” Immigrants' Life Adaptation

and the Ethnic group's Identity in Taiwan since 1945

指導教授：林淑鈴 博士

Advisor：Dr. Lin Shu-ling

研究生：李翊寧撰

Graduate：Lee Yi-ning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一 月

January, 2019

本論文獲客家委員會108年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謝 誌

在大學好友子涵的引領我進入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就讀，進入過去所沒有接觸的領域，拓展我不同的視野和思維，過去我對「大埔」僅只是認為它是我的籍貫，藉由所內的課程及撰寫論文，讓我正視與自己緊密不分的「大埔」，讓我對「家」及「客家」又有更深層的認識與情感。

在客家文化研究所的這段期間，從所上的教授上吸收很多新知和新思維，謝謝洪馨蘭教授、利亮時教授、吳中杰教授和徐雨村教授的指導，以及盡心盡力鞭策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林淑鈴教授，在論文的指導上讓您費心許多，謝謝您在最後一年的時間拉我一把，讓我能順利完成這部論文。同屆的同學即使畢業的時間不盡相同，但是你們總是給予我許多的鼓勵，謝謝采玲，是從你訪問家父，才開啟了我的論文之路。謝謝又綺，雖然慢了你許多步，但是你總是在我身旁積極鼓勵我，讓我更加踏實。謝謝惠宣、雅珍、姩宜在最後口考這一哩路幫了我許多的忙，也帶給我許多歡笑消除我緊張的情緒，很高興能在研究所這段期間認識你們這一群好友，讓我在書寫的路上不孤單。謝謝引領我進入客研所的子涵，從我就讀開始幫忙我許多，總是盡力的幫助我。當我在與論文搏命的同時，在台中的一卿與惠萱，同樣也正在奮鬥當中，彼此間不斷的互相督促，雖然我晚了你們一步，但是很高興有你們的陪伴，讓我更有動力繼續努力。謝謝柏勛，從初期陪伴我提計畫到寫論文，常常情緒不穩及煩惱不已，你總是不厭其煩地陪在我身邊為我加油，陪我渡過最艱辛的一段時間。台北市大埔同鄉會也是我這次論文的幕後功臣之一，讓我擁有充分的研究對象，感謝同鄉會對我無私的幫助，使我備感溫暖，我以身為大埔人為榮。

最後則是我的家人，母親及哥哥總是鼓勵我及給予我意見，父親則是擔任我論文完成的重要角色，告訴了我家族的經歷，不厭其煩地接受我的提問，總是給予我肯定，讓我更想要完成這一部論文，為自己的家盡一份心力，讓我能更了解我的家、我的祖父，見證大埔客家移民的足跡。

翊寧 2019/01

台灣「大埔客家」移民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之研究：1945 年

迄今

摘 要

本研究以 1945 年後遷台的廣東大埔客家人為研究對象，來台後定居於屏東、台南和苗栗等地，研究對象共計十一位。透過深度訪談與論述分析法，試圖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心路歷程，來台之後的選擇、生活適應與情誼聯繫，從而撰寫有關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研究目的有三，首先讓具有相同移民背景經驗者藉由情感聯繫，增加交流機會；其次，讓當事人體認祖先遷台定居創業的辛勞，緬懷祖先，承先啟後。其三，說明戰後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

回溯大埔客家移民的移民歷程，發現八年抗戰與國共內戰，促使他們選擇遷移。在台選擇居住地以適宜居住、能夠耕種謀生、鄰近家鄉領袖人物和工作地點為考量。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新環境生活需要面臨環境、語言、飲食、人際和教養等突發且不熟悉的事件，在生活當中逐步的適應。從日常生活中個人的語言和飲食經驗，顯見父母在語言和飲食的集體記憶，傳遞給予子女延續至第二代移民，從語言和飲食對客家及家鄉產生認同，此外在行動上以參加同鄉會及返鄉探親等方式，產生認同感、光榮感、喜愛感與歸屬感等主觀感受，從而彰顯大埔的認同。

關鍵字：客家、外省客家人、大埔客家、生活適應、族群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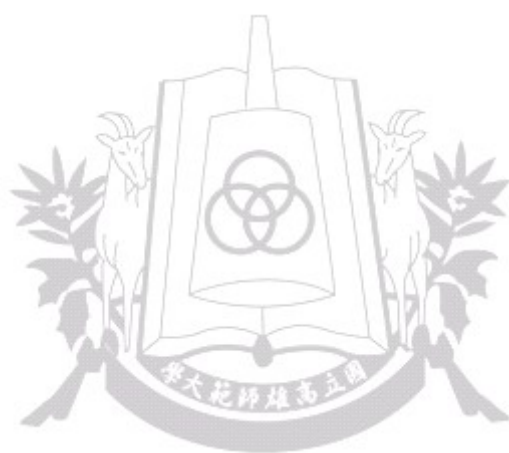
A Study on “Tai Po's Hakka” Immigrants' Life Adaptation and the Ethnic group's Identity in Taiwan since 1945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Hakka people from Tai Po, Guangdong Province, who had moved to Taiwan after 1945. After arriving in Taiwan, they settled in southern areas, such as Pingtung, Tainan, and Miaoli, among other places. There were a total of eleven research subject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author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ity of the Tai Po Hakka immigrants who had moved to Taiwan, and the choices, adapt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followed the Tai Po's Hakka immigration, in order to recor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i Po Hakka immigrant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hreefold. First, people with similar immigration background experiences should be provided emotional connections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cation; second, to allow the parties to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the arduous task undertaken by their ancestors by moving to Taiwan to settle down and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thir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a literature search,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i Po Hakka immigrants after the war is explained.

Looking back at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Tai Po Hakka immigrants, it was found that eight years of fights was followed by a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inland China. Life was not stable, which prompted them to choose to emigrate. The choice of Taiwan as a place of residence was effected by many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Taiwan's suitability for living, suitability for farming, proximity to their home country and leaders, and work availability. Tai Po Hakka immigrants needed to face unexpected and unfamiliar elements such a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language, di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education in a new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adapt to life in their new home. From their personal language and their dietary custom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mmigrant parents, conveyed by language and diet to their children, allowed the Hakka culture to continue in succeeding generations. In action, this manifests itself as the acts of participating in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returning home to visit relatives. It gives rise to subjective feelings such as sense of identity, glory, feelings of affection and belonging, and it allows for recognition of the Tai Po hometown.

Keywords: Hakka, Waishein-Hakka, Tai Po's Hakka, Adaptation of life, Ethnic identit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8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17
第二章	大埔客家移民背景.....	31
第一節	由安入危.....	32
第二節	避亂過程.....	34
第三節	定居地的選擇.....	39
第四節	結語.....	44
第三章	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	46
第一節	生活環境.....	47
第二節	語言學習.....	54
第三節	生活調適.....	62
第四節	結語.....	68
第四章	從集體記憶到族群認同.....	73
第一節	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	75
第二節	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	88
第三節	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	94
第四節	結語.....	98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研究侷限.....	10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1
第二節	研究侷限.....	109
附錄		
附錄 1：	生平記事.....	111
附錄 2：	訪談同意書.....	113
附錄 3：	訪談前問卷.....	114
附錄 4：	生命年表.....	116
參考書目		118

表目次

表 1-1：戰後來台外省省籍人數表	3
表 1-2：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23
表 1-3：訪談大綱一覽表	27
表 3-1：研究對象語言使用表	54

圖目次

圖 1-1：台灣地區外省人按省份、各省份人數分布圖(1990 年).....	4
圖 1-2：1956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5
圖 1-3：1966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5
圖 1-4：1980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6
圖 1-5：1990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6
圖 1-6 A 家的家系圖	24
圖 1-7 B 家的家系圖.....	24
圖 1-8 C 家的家系圖.....	24
圖 1-9 D 家的家系圖	25
圖 1-10 E 家的家系圖.....	25
圖 1-11 F 家的家系圖	26
圖 3-1：F02 手繪屏女新村改建前.....	49
圖 3-2：F02 手繪屏女新村改建後.....	49
圖 3-3：F02 手繪屏女新村屋內格局.....	50
圖 3-4：本省與外省公務人員佔台灣省公務人員之百分比曲線圖	63
圖 4-1 筍粿.....	86
圖 4-2 老鼠粿	86
圖 4-3 算盤子	86
圖 4-4 釀豆腐	86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台灣「大埔客家」移民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之研究：1945 年迄今〉為題，以 1945 年後遷移至台灣的大埔客家移民作為研究對象，將以定居南部的大埔客家人為主要訪談對象，理解其遷台的因素及過程，並對定居後的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進而探討。本章緒論，分為三節：「研究緣起」、「文獻回顧」、「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研究動機

小學聯絡簿上的基本資料欄位中有一欄是「籍貫」，父親為我將基本資料填妥，我看到「籍貫」中填寫著「廣東大埔」，我知道那不是高雄，跟其他同學填寫的地方不同，只知道在大陸的某一處。日後我自行填寫籍貫時我也寫上「廣東大埔」，這個地方在哪裡，我只能聽聞父親娓娓道來他的家鄉。

從小便聽聞父親講述小時候的回憶，家中四個小孩三兄弟與一妹妹，父親排行老二，父親在年幼時從廣東到香港短暫生活一段時間，最後抵達台灣到屏東展開新生活，我難以想像這樣的遷移過程，卻是家族遷移的事實。過去只是聽聞父親與大伯口述舉家遷移的經歷，留下來的文字紀錄只有祖父撰寫的回憶錄，祖父的回憶錄記錄著他的人生，回憶錄中遷移過程詳述。這是屬於我們家族的記憶，將口述的回憶化為文字，使得遷移的經歷能留下紀錄。

家族是人在出生後最初接觸到的群體，人與家族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祖父在我出生那一年過世了，關於祖父的事情總是聽父母以及親戚的對話而得知，拼湊出我所不熟悉的祖父。當我有機會閱讀祖父的回憶錄¹時，我才認識到祖父過去的生活，有條不紊的為自己的人生細目分述，從寫作的方式也能看見祖父的處

¹李開明(李啟煥)，《回憶錄》，1988。

事態度，讓人肅然起敬。因此我想藉助這一篇研究論文，透過祖父的回憶錄、親友的訪談，去追尋屬於 1945 年後台灣大埔客家移民的過往，遷移與時下的生活經驗。

在研讀祖父李啟煥的回憶錄時，發現祖父決定帶家人來到台灣生活，因為堂叔李東星的邀請，祖父稱呼李東星為「冬叔」，雖然兩人年紀僅差四歲，但以輩分而論是堂叔，所以稱呼他為「冬叔」。祖父與李東星的感情相當好，從小一起長大，對李東星相當尊敬。祖父一家人受到李東星的邀請來到台灣定居，李東星到台灣則與羅卓英有密切關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情感的建構，透過情誼將彼此連結起來，如同我的姨婆會與李啟煥一家人來台灣居住，因祖父與姨婆遷居台灣的經驗均受惠於親友，讓我好奇的是其他大埔客家移民是否也是如祖父與姨婆一般的遷移經驗？他們又如何選擇定居在台灣？

戰後自中國大陸來台的移民經常被台灣人稱為「外省人」，我自小聽聞父親與兄弟之間用廣東話(粵語)言談，想著原來我也是外省人第二代。直至大學，遇到客籍同學子涵，聽到她與家人用客語交談，這才發現客語跟粵語怎麼那麼相像！語言促使我想要追本溯源，理解「廣東大埔」除了是我的祖籍地，大埔更是客家人聚居的所在。過去我忽略族群認同，現在卻要倚靠祖籍的線索，理解自己的族群背景，我既是外省人且是客家人，不知和我同樣來自廣東大埔的移民，她(他)們的族群認同又如何？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加上中國國共內戰，戰後國民黨退守台灣，故而帶動大規模人口遷移台灣。我的祖父一家人是在 1952 年遷移至台灣屏東生活，多數遷台者為戰時與戰後遷居台灣。

漂洋過海來的移民必須設法適應當地的環境，在生活的適應上，如何與當地人互動？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可能大方承認或是隱藏自己的身份？設想移民的族群認同可能受時間與環境影響，因此有必要一探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的內在差異性。

本研究主軸有三，其一，大埔客家移民背景，指涉戰後從中國廣東省移住台灣屏東的大埔客家移民如何面對戰亂？如何選擇移居地？避亂過程中的經歷？

整理出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過程與經歷。其二，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我們將從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調適等，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台後適應情形。其三，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到台灣生活後認同是否因為外在因素而左右其認同？或具有多重的族群認同？

（二）研究背景

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的資料顯示，戰後(1945-1949 年)出現了一次人數總計約 64 萬的大型移民潮²(見表 1-1)，台灣頓時增加大量外來人口，徹底改變台灣的人口族群結構。前述統計資料不包含現役軍人，因為當時軍隊制度不完備，常有冒名頂替，或虛報的情形發生，要知道確切的人數十分困難，當時號稱六十萬大軍來台，保守估計在 1956 年以前來台的外省籍人口至少有一百一十萬人左右³。根據人口學理論，造成人口增長的因素有自然增長與社會增長兩種，因為生育和死亡造成人口增長稱為自然增長(natural growth)；由遷徙(migration)造成的人口增長為社會增長(social growth)⁴。戰後台灣人口的增長多屬於社會增長，探究原因與國共內戰息息相關。

表 1-1：戰後來台外省省籍人數表(單位：人)

年份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人數	7915	26922	34339	98508	303707	81087	13564	10012
年份	1953	1954	1955	1956				
人數	19340	14851	26838	2917				

合計：640072 人

備註：不包含現役軍人。

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頁 721-724。

²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頁 721-724。

³ 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7。

⁴ 蔡文輝、李紹嶸，《社會學概要》，2006，頁 235。

國共內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27 至 1937 年間之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階段是 1945 至 1950 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其為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共產黨透過這兩次內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原有的中華民國國家體制。國共雙方展開多次的戰役，內部戰火頻繁，國民政府節節敗退，促使人口移動。

1948 年國軍在戰場上處於不利地位，國民政府為謀求退路，經過再三權衡，將目標鎖定台灣⁵。在國共內戰前後，部分國人為躲避戰火逃離中國大陸，其中大部分人前往香港，部分則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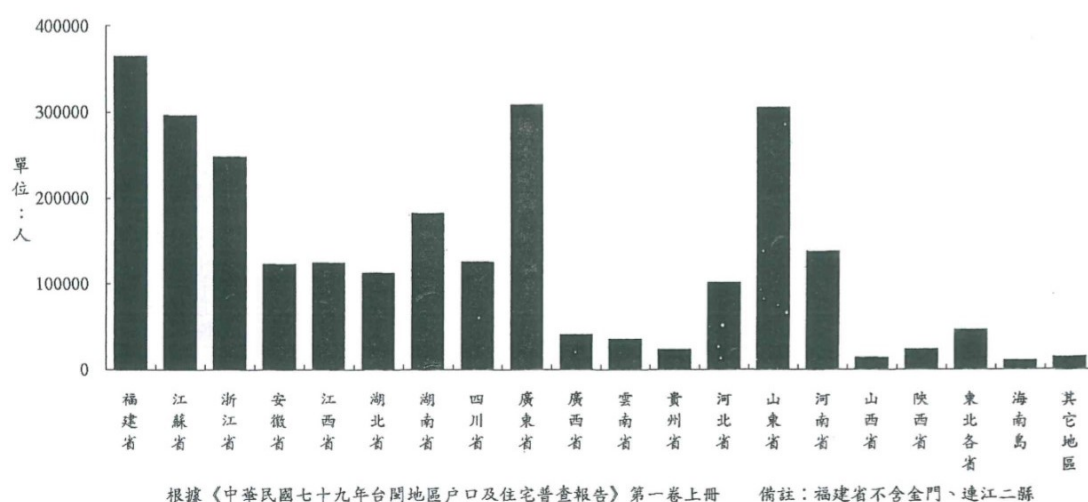


圖 1-1：台灣地區外省人按省份、各省份人數分布圖(1990 年)

戰後遷移至台灣的人士，聚居於台北市，民國三十四年(1945 年)十月，具備優越條件的台北被劃為省轄市，並為政府重要機關所在。陸續抵台的大陸軍民多數集中於都市地區⁶，其中尤以定居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的人數最多(圖 1-1)。根據鍾豔攸的整理，戰後外省籍人士佔台北市總人口比例，其中在民國三十五、三十六年(1946-1947 年)之非政治性移民時期，外省人口尚不足 10%，及至民國三十七年迄四十五年(1948-1956 年)的政治性移民時期，外省人口旋即擴增為 30% 以上；迨外省籍人士遷台將近終止後，外省籍人士仍有二十餘年的時間，佔台北

⁵蘇嘉宏，《我們都是外省人：大陸移民渡海來台四百年》，2008，頁 108。

⁶潘英，〈台灣地區同籍聚落及同姓聚落探索〉，《台北文獻》，1988，頁 21。

市總人口 30%以上⁷。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可見從 1956 至 1990 年，居住於台北市佔最高比例(圖 1-2 至圖 1-5)。由上可知多數外省籍移民移居台灣後定居台北市，台北市的外省籍人口比例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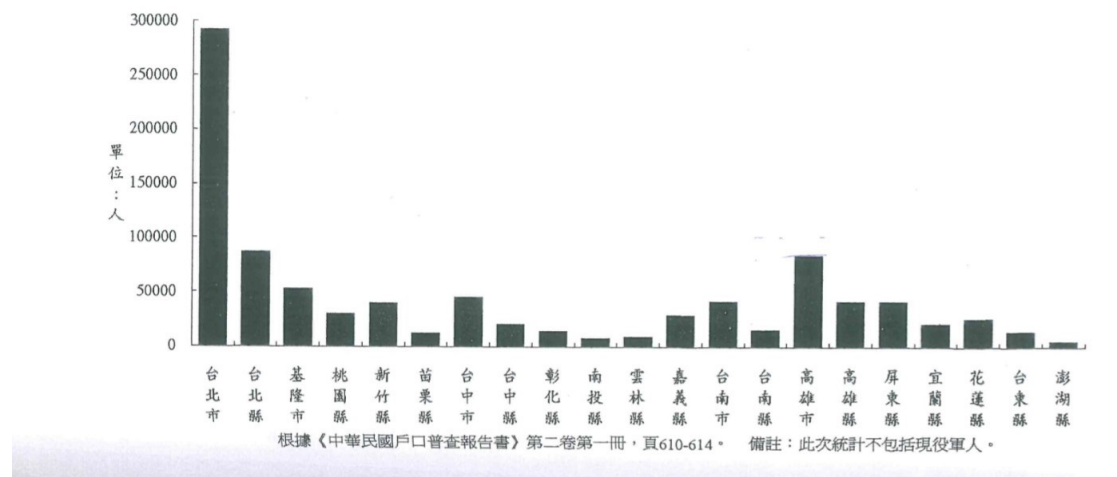


圖 1-2：1956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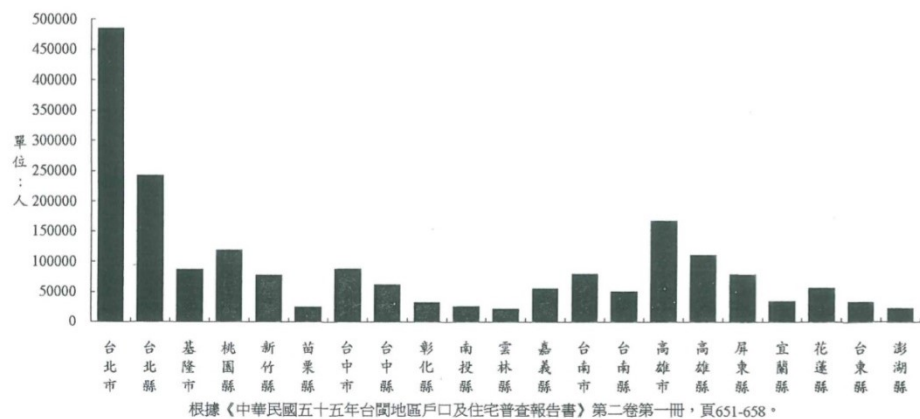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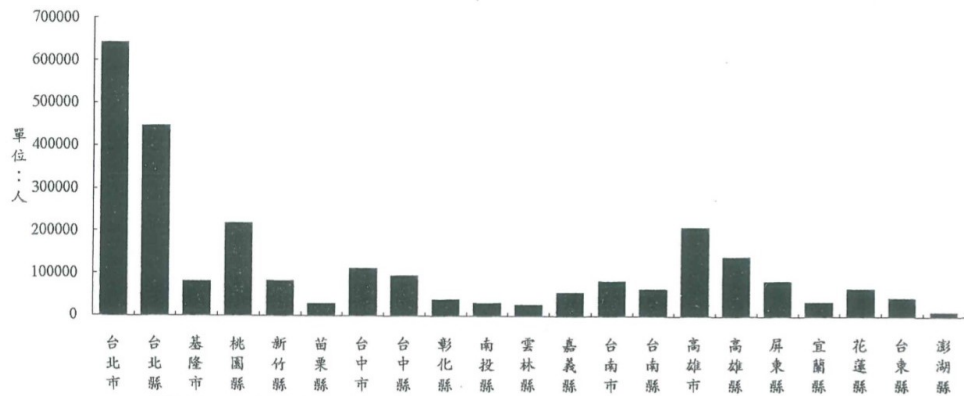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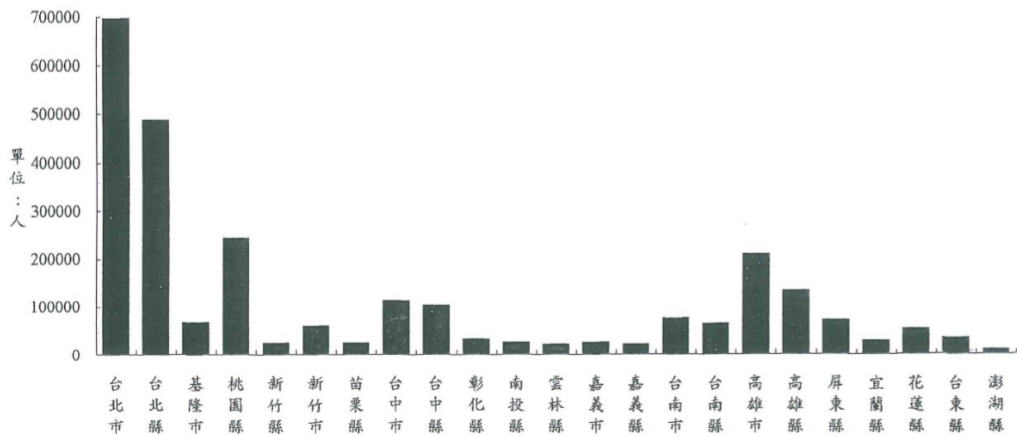
圖 1-3：1966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⁷鍾豔攸，《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台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99，頁 9-12。



根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灣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第二卷第二冊，頁4-15；第三卷，頁24-33；第四卷，頁20-29。

圖 1-4：1980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根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灣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第一卷上冊，頁604-621。

圖 1-5：1990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布圖

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附件「圖 1-2：1956 年外省籍人口在台分佈圖」，可知分佈於台北以外縣市者相當少，多數縣市未滿五千人。由台北市大埔同鄉會提供的會員資料，目前台北市的會員人數為三百餘人⁸，其他縣市總計八百餘人。台北市大埔同鄉會創立於台北市，會員大多數居住於台北地區雖然多數大埔客家移民選擇定居台北，然而部分移民定居於台灣南部的屏東，這讓研究者相當好奇，想要理解移居南部者選擇定居地的因素，以及與當地人相處及適應

⁸2016/7/29 訪談 A01，時任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理事長。

的情形。

說起祖父李啟煥⁹在中國的成長過程，必須先瞭解兩個關鍵性人物，羅卓英¹⁰與李東星¹¹。祖父李啟煥與羅卓英及李東星同為廣東省大浦縣湖寮鄉人，羅、李兩人還是舊識，羅卓英擔任軍令部次長時，肯定李東星的能力，研究者大伯父 F01¹²曾說道「羅卓英相當肯定李東星的工作能力，曾經親自致電給陳立夫徵求同意讓李東星來他這裡(青年軍)幫忙，陳立夫欣然接受。(F01，2015/4/27¹³)」李東星於 1944 年擔任青年軍訓練總監部黨務處少將處長兼特別黨部書記長、青年軍總監部機要室少將主任，可知羅卓英相當器重李東星的能力。第二次國共內戰時，羅卓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至 1947 年調東北行轅副主任及國大代表¹⁴。李東星擔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廣東省參議會秘書長，至 1947 年任廣東省政府社會處處長，皆是在政府機關之職務，同年李啟煥到李東星的工作單位擔任社會處人事主任，兩人除了叔姪關係親密外，在工作職場上交流也相當密切¹⁵。

隨著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羅卓英在 1949 年調升東南(台灣)行政副長官，同年李東星跟隨著羅卓英落腳於台灣屏東展開新生活，此時李啟煥一家人為了避亂先行到了香港住了三年。李啟煥曾在回憶錄中指出，他在香港時與李東星書信往來，聽聞台灣的狀況，於 1951 年時隻身來台觀察，見台灣安定，生活簡樸，便於次年攜眷七口(連同華妹)一同來台至屏東定居。

為了躲避戰亂，李啟煥一家決定離開廣州，移居成員有李啟煥夫妻及小孩四

⁹李啟煥，1910-1990，字開明，廣東省大浦縣湖寮鄉。研究者的祖父，1952 年來台後在屏東女中擔任教師。生平詳見附錄 1。

¹⁰羅卓英，1896-1961，字尤青，別號慈威，廣東省大浦縣湖寮鄉。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上海、南京、武漢諸役。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國共內戰東北戰場接任東北行轅副主任，協助行轅主任陳誠。1949 年其族人多隨之遷往台灣，鄉居屏東縣。生平詳見附錄 1。

¹¹李東星，1906-1971，字冬心，廣東省大浦縣湖寮鄉。擔任廣東省政府社會處處長，於 1949 年來到台灣屏東居住。生平詳見附錄 1。

¹²為研究者的大伯父，本研究將研究對象以匿名編碼的方式呈現。

¹³行文當中提及某一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一律以(○○○，日期)來標示所訪談的日期。

¹⁴曾彩金，《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人物篇》，2001，頁 52。

¹⁵陳予歡，《民國廣東將領志》，1994，頁 221。

人與華妹，華妹(關瑞華¹⁶)她是李啟煥的妻子關婉¹⁷的堂妹，華妹幫忙堂姊照顧小孩，便與李啟煥一家一同行動。在香港住了三年，李啟煥在當時沒有從事任何工作，經李東星推薦來台勘察，決定帶著家人到屏東生活。為了生活不斷遷移，移居到能穩定居住的地方，顯見當時局勢情況相當不穩定。

移民現象與歷史背景密不可分，本研究的出發點即來自自身家族的經驗，除外，更想了解其他大埔客家移民的社會背景，於是借助他(她)們的訪談，試圖與台灣戰後的歷史脈絡結合，企圖由受訪者的經驗反映歷史軌跡，由過去的經驗以小見大的方式，窺見過去社會的形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將針對「外省客家人」、「遷移」、「生活適應」、「集體記憶」、「族群認同」五方面進行探討。集體記憶乃是同一個群體共同建構的獨特記憶，對於來台的移民，到了異鄉為全新的生活做準備，有必要了解他們集體記憶的建構以及身分認同的過程，他們到底是外省人？客家人？還是外省客家人？或是大埔人？大埔客家人？

(一)外省客家人

根據行政院戶口普查資料《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1949年前後，大量外省人移入台灣，於1980年進行的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對大陸省份的外省人口調查為，福建(222,880)、廣東(203,041)、山東(183,608)、浙江(163,865)、江蘇(148,170)、湖南(130,657)、河南(98,127)、江西(94,172)、四川(93,647)、安徽(87,494)、湖北(72,402)以上省份為比例最高的十一

¹⁶關瑞華，1931-2018，廣東順德人。關婉之堂妹，與李啟煥一家來台後結婚生子，居住於屏東。

¹⁷關婉，1915-2003，廣東順德人。李啟煥之妻子，來台後服務於屏東市立托兒所。

個省份¹⁸。從資料中可知，移入最多的是福建、廣東兩省多有客家人。又《台灣客家地圖》書中提及在 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軍民，四分之一以上來自於閩、粵兩省，其中包含很多福建和廣東客屬¹⁹。這些戰後的移民因與在台灣的客家人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被稱呼為「大陸客家人」或「外省客家人」。外省客家人移入台灣的原因可分為二：其一為隨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其二為自行移入台灣的非軍公教人員。跟隨政府來者，時處戰亂頻繁，隨著國軍遷台，多是在公部門擔任軍公教等職業。自行來台者因原鄉經濟狀況不佳，轉而來台謀生發展，通常以家庭為單位來到台灣。²⁰上述兩種情況來台的外省客家人，為 1945 年後移入台灣，多數研究以更早來台的客家族群為主，忽略外省客家族群。

根據 2004 年客委會調查的「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²¹問卷，發現族群的選項多了一項「大陸客家人」，其與「客家人」和「大陸各省人士」有所區分。根據調查資料顯示，認定為台灣客家人有 286 萬人，佔總人口 12.4%；大陸客家人則有 19 萬人，佔總人口 0.8%。若可多重選擇族群身分，認定為台灣客家人有 441 萬人，佔總人口 19.2%；大陸客家人有 65 萬人，佔總人口 2.8%。本研究指涉的「外省客家人」即是如同前述調查所呈現的「大陸客家人」，目前客家研究文獻很少顧及。

關於外省客家族群相關的論文有兩類，研究者有外省客家身分，因而撰寫相關論文；以旁觀者或地緣關係的身分進行研究。周璟慧²²和彭芊琪²³屬於對自身外省客家身分進行研究，周璟慧提及外省客不被列入客家族群中，但其在地適應及文化表現，具有與客家族群相近文化的選擇。同鄉會是代表移民文化的象徵，以來自客家原鄉的家族記憶來強化原鄉精神；外省客在政治移民身份其政治界線與

¹⁸行政院戶口普查廳，《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灣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1982。

¹⁹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2001，頁 87。

²⁰彭芊琪，《外省客家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4-6。

²¹行政院客委會，《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

²²周璟慧，《外省客家人的認同與文化：以廣東省五華縣籍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²³李廣均，〈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中大社會文化報》1999：頁 76-77。

文化界線沒有重疊，雖其主觀認同為客家人，卻仍被視作外省人的情形。該論文研究特別將外省客家與台灣客家人的邊界，進行對照，增加不同面向的見解與比對。周璟慧有關外省客家族群身分認同的研究，將有助於本研究理解同樣屬外省客家的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彭芊琪的研究對象少數為隨著政府遷台，其他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戰亂，隨著宗親會的網絡移民來台，可想見宗親會本身凝聚的作用，也是作為迅速融入當地社會的媒介。特別針對該宗親會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的討論，試圖理解受訪者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和想法，有助於行銷客家文化。關於族群認同部分，受訪者自覺與台灣的客家人沒什麼差別，其中他們為了求生存採取隱藏自己的外省身份，盡量脫去大陸的腔調，成為道地的台灣人。彭芊琪有關宗親會組織對族群凝聚力，以及族群身分認同上選擇隱藏身分，將有助於本研究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的探討。

藍清水²⁴和林素卿²⁵皆是研究客家移民河婆客，藍清水提到外省客家既被外省人研究所忽略，也完全不在客家研究的視野之中，從回溯河婆客家移民的移民過程，戰爭與天災是移民的推力以及觀察在台灣生活的適應情形，移民網絡既是牽引他們移民台灣的因素，也是生活適應上的重要社會支持，可見情誼的網絡關係是一項重要的精神支柱。藍清水有關河婆客遷移到適應生活的情形，將有助於本研究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移背景和生活適應的探討。林素卿提及移民自我身分認同與來台代數及來台年齡層具有關聯性，來台第一代大抵都認同自己本身為河婆人，少數認同是廣東人或客家人身分；大部分第二代則是都認同自己本身是台灣人，少數認同為廣東人或廣東來的客家人，不同世代可能有不同的族群認同態度，並比較河婆客與鄰近六堆客家，發現河婆客移居的原因是先行者告知同鄉屏東生活穩定、好謀生，引發後來者舉家遷移，可知選擇遷移與生活息息相關，促使同鄉者群聚於屏東。有關林素卿提及身分認同在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間的差異，

²⁴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²⁵林素卿，《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移民文化之研究》（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以及選擇遷移的因素，有助於本研究在族群認同及遷移背景的探討。

綜合來說，經由周文、彭文、藍文，以及林文所論述關於外省族群遷移來台後，族群認同可能的轉變和認同態度，將有助於本研究探索大埔客家移民族群認同。

(二)遷移

遷移(migration)概念是指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運動，強調較永久而且長距離的遷移。Peter Stalker 歸納出移民的因素理論：「個體因素」分析把每一個移民或移民家庭，視為具有理性的人類，會對可行的選擇方案做審慎的評估，選擇待遇最高和最容易找工作的國家作為目的地。「結構因素」是被自己無法左右的力量所衝撞，可能是經濟、社會或政治問題，把人們從一個國家推擠或到另一個國家。移民的選擇固然是受外在力量所影響，但不同的人在面對相同的壓力時，便會用不同的處理方式。²⁶有利於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成為促使人口流動的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這便是會牽涉人口流動的結果，稱為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

移民因素可分為自願性及非自願性，如上文提到大埔客家移民，如清治時期張達京號召同鄉人來到台灣，此種為自願性來台，選擇可以順利定居生活的遷移。在台灣島內亦有此種個體因素的自願性遷移，如日治時期為興建高雄的鐵路招募鐵路施工人員，其中多為桃園、新竹、苗栗一代的客家人。在鐵路興建完成後，加上南部製糖業的規模，展開了北客南遷的途徑²⁷。自願性的遷移與謀生息息相關，為了使自己與家庭能有更好的生活，決定遷移到一個新地點展開新生活。從遷移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膽識，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決定放手一搏，如同從大陸選擇來到台灣這段距離，是必須要具備膽識的下定決心。遷移與否通常由家中的領導者下決定，領導者的性格與其選擇遷居的過程將是我們訪談的重點。

²⁶Peter Stalker，蔡繼光譯，《國際遷徙與移民》，2002，頁 33-35。

²⁷林秀昭，《台灣北客南遷》，2009。

以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為例，1945 年以前抵台的者多出於自願者，如同張達京號召同鄉同伴來台，容易延續舊的血緣、地緣關係²⁸，現今已在台深耕的台灣客家人，血緣和地緣關係是選擇居住的的考量，形成聚集的現象。另一批來台在戰後 1945 年，許多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移民者，而在此時的移入是因為戰亂頻繁，便隨著國民政府一同來台，這一群人有一般老百姓也有軍人，而這群軍人當初入伍是自願性，但是最後撤退來台是始料未及，反而變成是缺乏血緣和地緣關係²⁹。也因為集體記憶的不同，有別於在清治時期已在地深耕的台灣客家人之歷史發展，而被歸屬為外省客家人。

(三)生活適應

遷移是離開原本居住的地方，選擇到新居地生活，在一個全新的環境生活，同時失去原本的社會支持，到達新居地可能受歡迎。亦可能受到排斥，移民必須學習應付未知的情境，並調適其自身。種種事情都可能是扭曲移民者的感覺、態度和應付新環境的能力，增加調適上的困難³⁰。廖正宏曾提出遷移原因與過程，對於到新居住地的生活適應是移民相當重要的研究問題。遷移到此處，代表移民必須在這個地方開始生活，不光只是居住地改變，生活適應除謀生工作以外，還必須與當地人互動。

面對新環境的生活適應，可著眼的生活面向相當廣泛，在張伯仲的《外省族群的社會心理分析：族群觀點、我群認同與社會距離》一文採取的生活面向有語言的使用、通婚、交友等，研究結果則無呈現與台灣其他三個族群的距離，指出因為通婚或族群相處的關係，產生土著化的現象。在適應方面如何，可以根據他們語言上的使用、在交友交談上的語言使用、交友時是否會承認自身的身份、婚

²⁸胡台麗，〈芋仔與番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1993，頁 315-316。

²⁹胡台麗，〈芋仔與番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1993，頁 316。

³⁰廖正宏，《人口遷移》，1985，頁 169。

姻上擇偶的因素，可藉此來洞悉移民者生活的適應情況，亦能驗證該論文所提到的土著化的現象是否存在，是否為了適應生活而將自身的身份隱藏起來，以便於與本土融合？

外省族群在新環境生活心態上可能隨之轉變，李廣均在〈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台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提出因為本土化運動的關係，開始釐清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在這樣矛盾的處境之下，大多數的外省人已從以往「落葉歸根」的過客心態轉變為「落地生根」，也有對於當前外省人處境感到不安者，在大環境產生不同的群體認同。文內提到過客的心態與定居者的心態，過客的心態是來到此地，在未來可能會離開這裡，定居者的心態則是在此處落地生根。「過客」與「定居者」可作為表現來台灣適應上的心態，有助於本研究針對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對來台後是「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窺見他們內心的情感，但因多數第一代移民已經過世，僅能透過第二代的闡述，推測第一代移民來台後的心態轉變。李廣均文內提及「外省人群體意識的產生，是他們在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和『本省人』互動經驗的結果³¹」在台灣多年的生活及當地人的互動，面對不同的社會環境，影響個人適應的情況及認同。

移民抱持什麼樣的心態在台灣生活？在台灣他們又對家鄉有何懷念之情？誠如余光中〈鄉愁〉寫到「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³²」詩文描繪出移民者的鄉愁，試問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會產生這樣特殊的情感，在新居住地生活，不免遇到順遂或是挫折之時，遇到挫折是人最為脆弱之時，使人興起想家的念頭，抒發自身的鄉愁，在生活中尋找調適之道。因此本研究將訪談受訪者對於原鄉的情感、在何時會想念自己的家鄉，

³¹李廣均，〈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台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1996：369。

³²余光中，《余光中詩選一九四九—一九八一》，2006，頁 251-252。

以及是否有回過家鄉的經驗等問題。

(四)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稱集體回憶，是由法國社會學家阿布瓦希(Maurice Halbwachs)所開創，指出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從家庭、家族、國家、民族或一間公司，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³³。屬於同一個團體之下的成員，會擁有共同所建構的獨特記憶，此集體記憶常能維繫相當久的時間。集體記憶會仰賴，如實質文物、圖像、文獻，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對家庭這一種社會群體來說，祭祀死者的儀式，使家庭成員得以定期的拉近對逐漸淡忘的親屬記憶，來強固家庭的凝聚與連續意識³⁴。由此可知集體記憶存在於群體當中，可建構出群體的意識，所以在族群的認同上也是集體意識的表現，創立同鄉會也是來凝聚同鄉之間的情誼，強化同一群體中的集體記憶。小至家族的祭祖儀式，大至同鄉會的新春團拜，皆是屬於集體意識的強化。每一個人的生活有許多以集體記憶結合的社會群體中，所參與的社會活動，皆是為了強固我們與某一社會群體其他成員間的集體記憶，以延續群體的凝聚力³⁵。因此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活動中，經常是為了重複某些集體記憶藉此凝聚某對應的團體，進而達到區分我族與他族的差異，確認自己的身份³⁶。本研究以「語言」和「飲食」來看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由客語使用和烹煮家鄉料理的行為理解是否具有強化族群的凝聚。

從共同的活動、儀式中可強化集體記憶，以延續群體的凝聚，彭芊琪³⁷以宗親會作為移民族群強化集體記憶的組織，文內提到關於宗親會的成立部分，即使

³³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2001，頁46。

³⁴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1994.9：頁121-122。

³⁵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1994.9：頁121-123。

³⁶李廣均，〈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中大社會文化報》1999：頁76-77。

³⁷彭芊琪，《外省客家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沒有加入宗親會的鄉親，他們仍承載著自己來自於大陸的記憶，仍然清楚自己與大陸的關聯。但是這特殊的記憶只有在具有相同記憶的成員聚在一起時，才會變得真實，所以記憶要有團體作為支撐。可以想見團體的凝聚能力，透過宗親會、同鄉會促使成員鞏固集體記憶，讓集體記憶更具有意義。研究者認為大埔客家移民擁有共同的遷台記憶，他們可能有不同於他人的集體記憶，或許是外省人或客家人，也可能同時是外省人與客家人，經由在地生活適應過程與大埔同鄉會的運作，不知將展現何種人群或族群認同的面貌？有待進一步探討。

(五)族群認同

族群是相信共享共同的歷史、文化或祖先為其共同體，而將一個特定群體稱為族群的有效標準，通常包括語言、宗教、共同歷史、專門化的職業、區域的地方化、共同文化、自我認同以及他人認同³⁸，在這樣共同性的組成之下成為共同的群體。族群認同(ethnicity)指的是認同於一個由社會所認定的族群，並感覺自己屬於這個群體的一部分，且因這項族群身分，而被其他的族群排除在外³⁹。族群認同便是意味著認同於一個族群，並自感為一個族群的部分，又由於這一歸屬感而排除某些其他族群⁴⁰，為產生對族群認同感。族群認同在群體間的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層面，在面臨政治動盪、移民變遷、資源競爭的情勢下，使族群認同又更具有意義，產生對族群的凝聚力。建立族群認同一方面必須先有文化實作者(cultural makers)，將族群所共有的祖先淵源、文化特徵、歷史傳統、生活習慣、族群性格等行為上或客觀上共同特徵加以有系統的認定，進而繁衍與流傳此認同，使得我群成員產生認同感、光榮感、喜愛感與歸屬感等主觀感受⁴¹。因此除了客觀的族群特徵來凝聚認同感外，更重要的是個人本身的主觀感受所產生的認同感，

³⁸蘭林友，〈論族群與族群認同理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3.5：頁 26。

³⁹科塔克著，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2014，頁 169。

⁴⁰蘭林友，〈論族群與族群認同理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3.5：頁 29。

⁴¹丘昌泰，〈族群、文化與認同：連鎖關係的再檢視〉，《國家與社會》，2008：頁 14。

而此主觀感受便須透過訪談方式來了解。

台灣是一個多種族或多族群的社會，但在台灣對於族群分類的主流看法，為強調「四大族群」的分類說法，包括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與外省人的區分。但在現代社會中不應只是以四選一的方式決定個人的族群，個人的族群身分，在不同的族群區分的界定方式下，事實上是多重的，一個人可能不只有一個「族群身分」⁴²。具有多重族群身分認同者，在身分之一間是沒有互斥的關係，每一種身分都有存在的意義。建構出個人的認同結構，便是從所處的時代、社會與家庭中獲得某些記憶，因而形成個人的心理構圖與相關的認同結構⁴³，便是集體記憶所建構出的認同。可見族群身分除了本身自家的祖籍，其他的集體記憶或因素也可能左右自身對於民族的認同。例如在戶籍法的修訂，以出生地取代祖籍，在沒有遭受任何阻力的情形下被大眾接受，影響最大的是外省第二代，這使得唯一他們無法改變的族群符記(ethnic marker)，「祖籍」被取消⁴⁴。或是因自 1945 年離開家鄉四十餘年家鄉的人事變遷，許多第一代大陸移民反而加強了對台灣的認同⁴⁵。外在的因素皆可能左右其族群認同，可能變成單一或是多重之族群認同，這是建立在個人對於族群認同上主觀的感受，因外在因素產生對族群認同上肯定或否定的情形。因此本研究欲透過訪談方式了解受訪對象本身對於族群認同上的想法，以及到台灣生活後認同有無改變，是否因為外在因素左右認同情況，抑或具有多重的族群認同。

在柯凱珮的《大陳人移民經驗的認同歷程》為探討第一代大陳居民及第二代兒女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面臨「移民環境新生活」、「兩岸家鄉的情感」及「台灣—中國」身份認同的意義這三個層面的認同詮釋。對身分認同方面的訪談，柯凱珮留意到訪談對象對認同結構形成的立場，面對認同的客觀條件，必須處理語言、

⁴²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2003，頁 61。

⁴³王明珂，〈華夏邊緣的變遷：台灣族群經驗〉，《華夏邊緣》，1998，頁 403。

⁴⁴王明珂，〈華夏邊緣的變遷：台灣族群經驗〉，《華夏邊緣》，1998，頁 398。

⁴⁵胡台麗，〈芋仔與番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1993，頁 313-320。

血統及大陳居民共同的逃難經驗⁴⁶。無法輕率的以選擇題的方式擇一，對於身分的述說有不同的認知，透過訪談聽取受訪者第一代與第二代不同的想法。研究者認為訪談能強化管理當事人的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比較不同世代移民家庭成員的態度，理解不同世代的族群認同。

在文獻探究部分將鎖定「外省客家人」、「遷移」、「生活適應」、「集體記憶」、「族群認同」五方面，從移民者所具備的集體記憶作為出發點，探討其移民者的身份與外省客家人的身份，探究其族群認同及生活適應方面。

在客家家族史方面的研究，多半是以在台家族為例，較少以外省客家族為敘事主體。在搜尋相關關鍵字後，有五華客家、河婆客家等外省家族的遷台研究，而針對大埔客家的研究則未見，藉此讓未來欲做家族遷移史的研究者可比較不同地區客家族群戰後遷台之成因及選擇在台居住等因素。目前處理客家事務時，主要的對象為戰前及在台深根的客家族群，而對於外省客家族群較少著重。研究者自身在過去僅只認為自己是外省後代，是在日後才理解亦具有客家身分，研究者認為可藉此研究對自身的族群認同有更深的認同，其他族群也能對族群的認知有更多元的認識，並不只侷限於四大族群。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透過深度訪談與論述分析法探究，試圖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心路歷程，來台之後定居與否的選擇、生活適應與情誼聯繫，從而撰寫有關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

在訪談部分將以研究者祖父遷台為主軸，先訪談遷至屏東定居生活的廣東大

⁴⁶柯凱珮，《大陳人移民經驗的認同歷程》，頁 101。（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埔客家移民，並以在台其他地區之大埔客家移民為輔，透過訪談理解大埔客家移民來台過程、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等問題。

本研究目的有三，首先讓具有相同移民背景經驗者藉由情感聯繫，增加交流機會；其次，讓當事人體認祖先遷台定居創業的辛勞，緬懷祖先，承先啟後。其三，回應文獻探究當中提出的問題，說明戰後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針對四個研究問題進行探討，其一為遷台的過程、其二為來台後選擇居住地的因素、其三為來台生活適應情況、其四為外省客家的族群認同問題。

本研究先以自身家族成員為訪談對象，初期掌握兩位廣東大埔客家人，一位是前任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理事長 A01 現居台北，其父親羅博平，與羅卓英同期到台灣屏東定居；另一位經由 F01 介紹現居於高雄的 C01。透過這兩位大埔鄉親介紹認識台灣南部的大埔客家移民，因此拓展至 B 家、D 家、E 家等遷移家庭，總共六組家庭。

(1)遷台的過程：主要針對原居於中國大陸在國共內戰後遷台的移民為研究對象，如何面對戰亂、避亂過程，從內陸移動至海陸乘船過程，以及內心的心路歷程，進而認識遷台者家族的歷史記憶。

(2)來台後選擇居住地的因素：多數移民會以與原鄉祖居地環境相近作為選擇條件，或選擇同鄉同姓氏族人共同生活。選擇屏東為落腳處的因素為何，是否屏東與原鄉有其相類之處，欲就此牽引出移民者在選擇居住地時的要素，及是否有其他考量。藉此理解選擇定居地的因素，進而與在該地定居後的生活適應連結，建構出大埔客家移民遷移至台灣後的生活情景。

(3)來台生活適應：以生活環境、語言學習、生活調適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4)外省客家的族群認同：主要想要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大眾對於自身的族群認同多來自於父母或家庭的認同選擇或族群身分，而自身可能一知

半解，反而局限於四大族群的分類當中。以主觀自我認定，自己本身是否認定自己為外省客家人，這便必須透過訪談上得以理解其族群認同，欲透過此研究對族群認同能有更加多元的認識，更是理解自己的重要一步。

（三）名詞解釋

為便於閱讀理解避免誤解，將針對大埔、客家人、本省客家人、外省人、外省客家人、大埔同鄉會等名詞進行釋義，詳如下文：

1 大埔：論述中所指的大埔為中國大陸廣東省大埔縣，人口的組成以客家族群為主，使用的方言是客家話及少數的潮州話。本論文是以於 1945 年後由大埔家族遷移至台灣為行文主軸。

2 客家人：採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7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以符合「自我族群認定」、「血緣」及「客語的使用」此三項目中任何一項，作為客家身分認定的條件。

3 本省客家人：指 1945 年以前，已居住於台灣生活，並以客家話為母語的人。

4 外省人：指 1945 年後，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的大陸各省籍軍民與家族。

5 外省客家人：或稱大陸客家人，指 1945 年後來自大陸客家原鄉以客家話為母語的外省人稱之。

6 大埔同鄉會：指於 1964 年於台北市所成立的「台北市大埔同鄉會」。

至於「大埔客家」移民到底屬於大埔人、客家人、外省人？還是同時兼具其中二者或三者的人？將於後文中進一步說明。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收集資料、論述分析法進行文本資料分析，以獲取最佳的研究素材作為探討自身家族遷台情形與大埔客家族遷台的記憶。

1 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深度訪談以交談的方式獲得資料，從中了解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人、事、時、地、物，或是某種行為和想法。訪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研究者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受訪者蒐集第一手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藉由訪談可以理解受訪者所思所想、價值觀、感受、生活經驗等個人主觀想法的資料⁴⁷。訪談方式分為結構性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s) 以及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三種⁴⁸，本研究將採取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半結構訪談又可稱為「引導式訪談」，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指引方針，並可依照實際訪談狀況彈性調整，其優點為可提供受訪者呈現較真實的認知感受與內在想法⁴⁹。缺點則是完成完整的深度訪談，過程較耗時，並會因受訪者記憶好壞因素影響，收集的資料產生質或量的差異。深度訪談法有其缺點存在，但是透過受訪者的異質經驗容易由訪談中凸顯，有助於比較差異的變因對受訪者的影響，所收集的內容有所不同的收穫⁵⁰。

進行深入的訪談選擇受訪對象，關於自身家族的遷台以家中的親戚長輩為對象，當時遷台過程的心路歷程，以及到台灣的感受。另外關於子女對於自己父親的生活態度、為人處事等亦是深度訪談一個環節，藉此能瞭解祖父到台灣後內心對於來台的心情與原鄉的情感。

訪談居住於屏東的大埔客家族，先以親友認識的人為優先，再以滾雪球方式鎖定訪談對象。訪談時間以兩個小時為限，部分訪談者為遠地訪談，除將訪談時間設定為兩小時外，並視受訪者身體情況進行調整。訪談時若有報導人陪同可以增加受訪者的信賴，若有同鄉在場也較能暢所欲言，對受訪者的回答、行為、神情都可以加以注意，皆會是很重要的訪談資料。

2 論述分析法 (discourse analysis)

將訪談、觀察或文件檔案，所蒐集到的文字資料或記錄稱為「文本資料」，

⁴⁷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2002，頁 225-228。

⁴⁸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1996，頁 150。

⁴⁹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2003，頁 143-144。

⁵⁰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1996，頁 265-266。

對於文本資料採取的分析方式，最常使用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與論述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⁵¹。所謂內容分析法，是指透過系統化的分類過程，將文本資料逐漸由繁化簡的過程，並賦予簡單統計數字作為說明依據，其優點為採取系統化的分析，缺點則是會過度重視資料的次數分析⁵²。敘述／論述分析法是將文本資料透過整理歸納分析，以了解受訪者主觀的深層想法及其意義的過程稱之，適合非數字型式的文本資料，將所獲得的文本資料加以分析⁵³。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取個別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獲得的文本資料屬受訪者的生命經歷與感受，故採取敘述／論述分析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共計訪問六組家庭，透過訪談問題，深入理解戰後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經驗，以及至台灣定居後的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由受訪者回憶過往的經驗，擁有在同一個時空背景下產生不同經驗與感受，構成其生命歷程。在進行論述分析時，人們不只是陳述一些過去之事，而是包括表達對這些事(或行動)的瞭解狀況或意義解釋——是悲劇、喜劇、浪漫史，言辭上亦以情緒融入之聲調等形式表達，或選擇性的遺漏⁵⁴。對於研究對象所表達的經驗與感受之多寡，皆是有其意義性，研究對象的經歷具有獨特性。除研究對象之訪談資料外，本研究採藉李啟煥 1988 年撰寫的回憶錄，以此為訪問相關問題的依據；李啟煥於屏東女中擔任教職，居住在為屏女新村，留有當時戶籍謄本，可作為參考資料。另外族譜能作為佐證家族足跡的脈絡依據，族譜中撰寫長輩的生平可作為參考資料，藉此追尋相關人物。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的會刊為可查詢的依據，理解遷移台灣的大埔客家人的心路歷程，創刊初期之內文表現出對家鄉的懷念與愁緒，本研究對象更有投稿提及返鄉經驗。

另外採取生命史(life history)方式呈現研究對象的生命故事，生命史指一位重要文化報導人或敘述者的生命史；提供個人在文化之中的生命圖像。而同樣的問

⁵¹王雲東，《社會研究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2007，頁 378。

⁵²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2003，頁 335-336。

⁵³王雲東，《社會研究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2007，頁 380。

⁵⁴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1996，頁 162-164。

題在不同樣的受訪者上會出現相同或相異的答案，相同之處便可比較訪談對象其生命歷程的相同點⁵⁵，此方式亦可將受訪者經驗與研究者之家族做比較。相異的答案，則可呈現每個家族生命的歷史和社會的多樣性，可從中理解每一家族的生命故事。針對從戰亂到遷台以及台灣生活經歷，分為三階段逐次開展資料收集的工作，此主題與台灣近代史息息相關，生命史的呈現則會根據當時的歷史加以結合，做出一生命年表，使研究對象的生命史的過程可以與歷史發展加以呼應。

（五）研究對象

訪談的主軸以戰後遷台的廣東大埔客家人為對象，研究對象來台的時間為1948-1953年。這些人乃初次來台，定居於屏東的大埔客家人，次之則以台南、苗栗等中南部地區為對象。因大多數第一代移民年事已高及老成凋謝，故研究對象以移民家族第二代為主。研究對象除研究者的家庭 F01 和 F02 之外，以台北市大埔同鄉會前理事長 A01 作為核心人物，雖 A01 現居於台北，但是其父親羅博平於遷台時定居於屏東。因此以 A01 為首，再以滾雪球抽樣方式，經由同鄉會介紹具有相似經歷的受訪者。

同鄉會是具有移民互助組織的性質，結合地緣的網絡，基於撫慰鄉愁的需要，各省及人士紛紛成立同鄉會，集合眾人之力一解鄉愁，或藉與大陸鄉親連繫。台北市廣東大埔同鄉會，於民國四十二年(1953年)，旅台鄉先輩鄒魯、羅卓英倡議組織，但是因當時來台人數不多，參與者更少，因此未能實現。至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成立，以郭壽華為首十一人招開會員大會⁵⁶，之後又陸續的增設會員。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於台北羅斯福路上設立會館，使海內外鄉親得以聯絡情誼，為同鄉之間彼此幫忙。至民國一百零五年(2016年)台北市的會員人數為三百餘人，其他縣市總計八百餘人。

⁵⁵柯塔克，徐雨村譯，《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2014，頁 71。

⁵⁶《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會刊》，2012，頁 67。

表 1-2：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受訪者	出生年(西元年)	來台年(西元年)	來台年紀(歲)	研究對象
A01	1945	1948	3	A 家
A02	1950	在台出生	在台出生	A 家
B01	1934	1947	13	B 家
B02	1939	1947	8	B 家
B03	1930	1948	18	B 家
C01	1942	1947	5	C 家
D01	1952	在台出生	在台出生	D 家
D02	1939	1948	9	D 家
E01	1938	1953 (1950 至香港)	15	E 家
F01	1945	1952 (1949 至香港)	7	F 家
F02	1947	1952 (1949 至香港)	5	F 家

本研究訪問六組家庭，研究對象來台時間為 1945 年後(見表 1-2)，透過第二代移民回顧家中第一代移民長輩的經歷，了解大埔客家第一代移民的經歷與遷台後生活適應，與第二代自身初期移民來台生活適應情形，建構成出大埔客家家族的生命經歷。

透過〈表 1-2〉可了解受訪者來台的年紀，總計有十一位受訪者，六組大埔客家移民家庭，受訪者皆屬第二代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移民已老成凋零，故以第二代移民回顧當時與第一代移民的歷程、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

A 家以 A01 與 A02 作為受訪對象，倆人為兄妹，其父親為羅博平，A 家的

家系圖如圖 1-6 所示。B 家以 B01 與 B02 為受訪對象，倆人為姊妹，B03 為兩姊妹的叔叔，晚 B 家一年來台，B 家的家系圖如圖 1-7 所示。C 家以 C01 為受訪對象，他為 C 家年紀最長之代表人物，C 家的家系圖如圖 1-8 所示。D 家以 D01 和 D02 為受訪對象，倆人為姨甥關係，D02 與 B03 為夫妻，D 家的家系圖如圖 1-9 所示。E 家以 E01 為受訪對象，他為 E 家年紀最長之代表人物，E 家的家系圖如圖 1-10 所示。F 家為研究者自身家族以 F01 與 F02 作為受訪對象，倆人為兄弟。關瑞華為關婉的堂妹，一同遷台，於遷台時有改名為李華，訪談中 F01 與 F02 稱呼關瑞華為關阿姨。F 家的家系圖如圖 1-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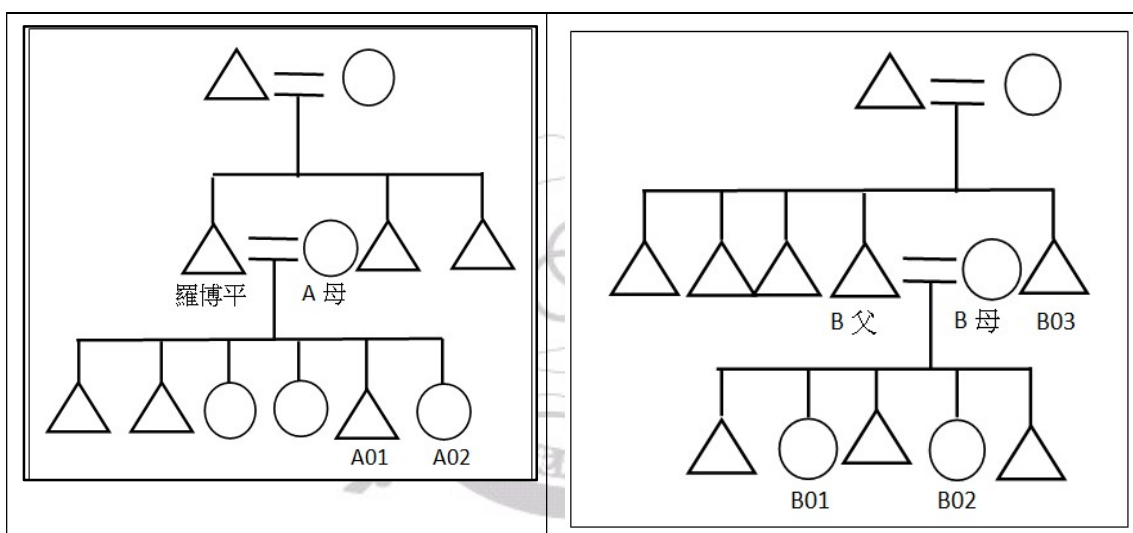


圖 1-6 A 家的家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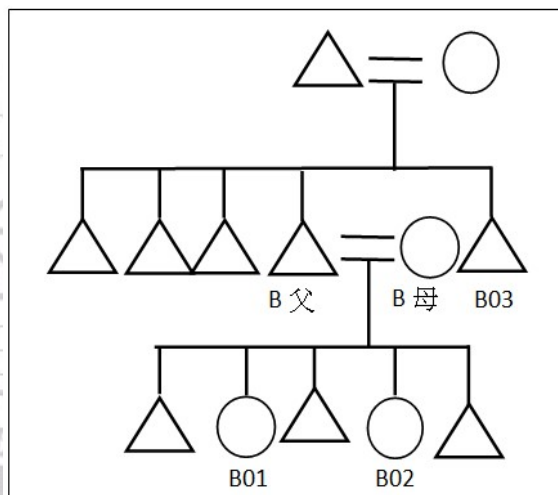


圖 1-7 B 家的家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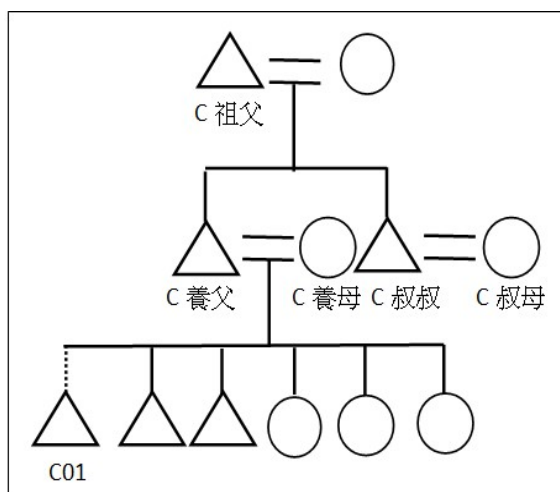


圖 1-8 C 家的家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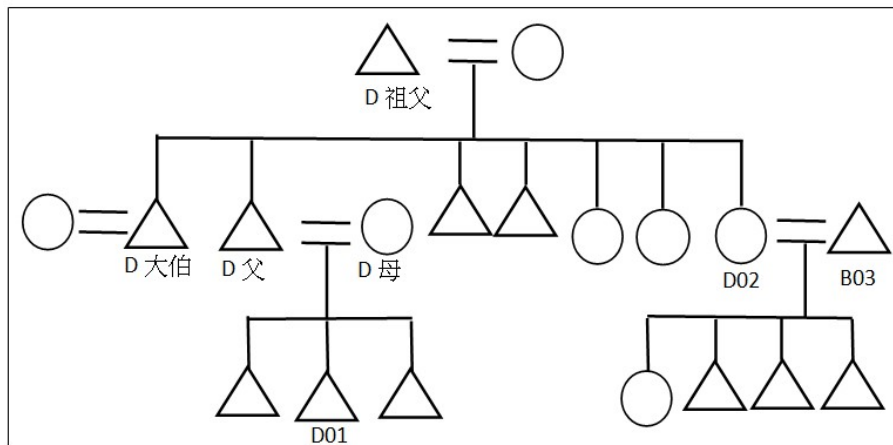


圖 1-9 D 家的家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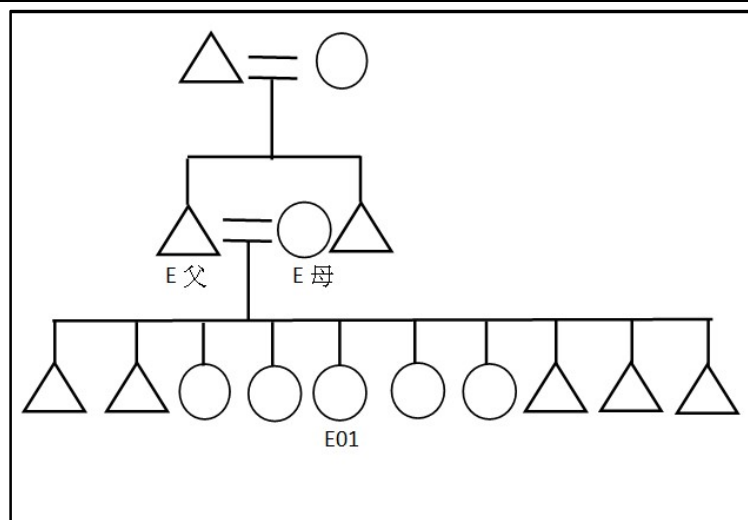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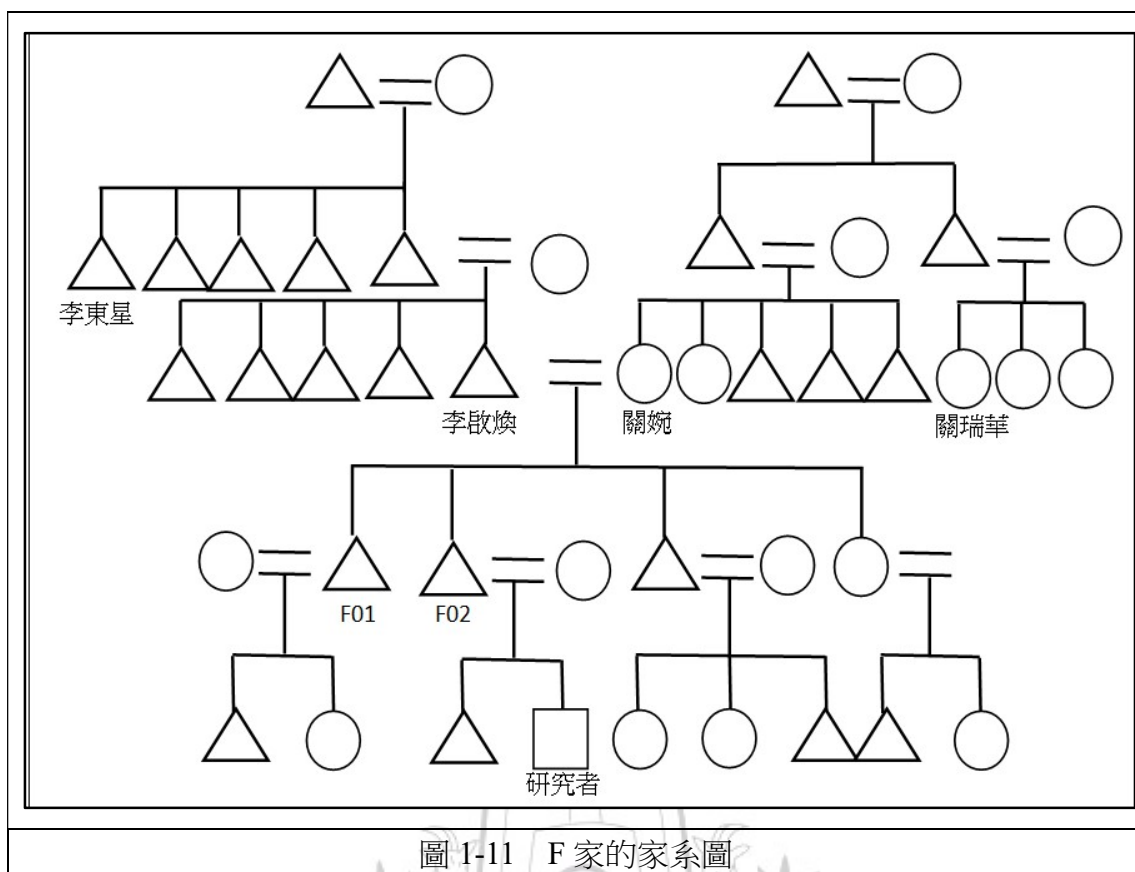


圖 1-10 E 家的家系圖



經由上述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為訪談對象，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理解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的歷程、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等議題。

(六) 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主軸為遷台過程及來台後定居屏東的原因，進而針對其對於「外省客家人」此身分的認同，以及來台後的生活情形。訪談問題大綱如下表，將訪談問題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為在廣東大埔時，如何面對戰亂；階段二為避戰亂時，避亂過程的經歷；階段三為到達台灣時，如何選擇移居地、以及定居台灣後與當地人的互動。以此三個階段作為訪問題目的主軸，明確劃分出問題，得以順利設定需要的問題，獲取欲取得的內容方向。另外則是在初次訪談時，請受訪者填寫「訪談前問卷」(附錄 3)，除了了解受訪者基本資料之外，針對受訪者的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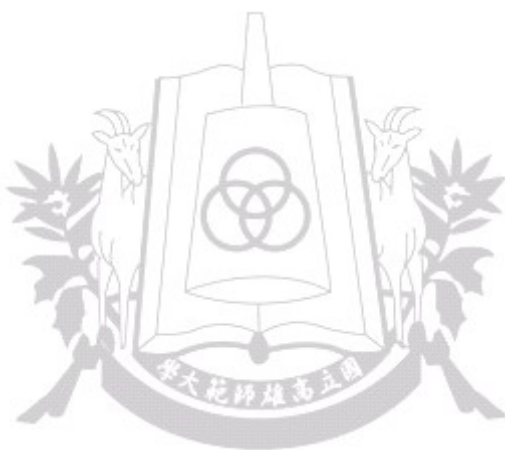
親、配偶及子女等的使用語言，作為了解受訪者的初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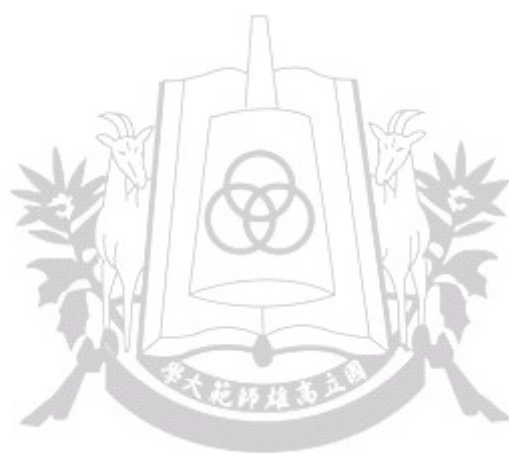
表 1-3：訪談大綱一覽表

主題大綱	訪談問題
階段一：在廣東大埔時，如何面對戰亂。	1. 請您回顧一下，您或家人在原居地居住空間如何？ 2. 請您回顧一下，在原居地時，您的家庭組織成員有哪些人？ 3. 請您回顧一下，您或家人在當時(1945-1950 國共內戰)中國大陸的情況如何？ 4. 請您回顧一下，您或家人居住的地方有發生什麼不便？ 5. 請問您當時所擔任的職業、身分是？ 6. 請您回顧一下，您或家人在當時這情況工作(求學)時有發生什麼不便？ 7. 當時是什麼原因讓您或家人決定來到台灣？或是由誰決定的？
階段二：避戰亂時，避亂過程的經歷。	1. 請您回顧一下，您或家人當時避亂由何處出發？ 2. 請您回顧一下，在當時有哪些成員跟您一起移動？ 3. 遷移路線如何？ 4. 請您回顧一下，在何處搭乘交通工具離開中國大陸？什麼交通工具？ 5. 請您回顧一下，離開中國大陸所到達

	的地方是何處？(台灣或是其他地方) 6. 請您回顧一下，到達台灣前有在其他地方生活過嗎？在那裡的生活如何？
階段三：到達台灣時，如何選擇移居地、定居台灣後與當地人的互動。	1. 請問您或家人來台的時間是？ 2.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如何選擇居住地的(屏東、高雄、台南)？ 3.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定居前有先去過其他地方嗎？ 4.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移居於此處一開始在生活適應上有什麼困難？ 5.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最初來到台灣生活有什麼深刻的經歷？ 6.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當時與在地人溝通是使用什麼語言？ 7.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當時與在地人相處如何？ 8. 會主動承認自己是(外省人/客家人)嗎？ 9. 請問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主動想承認自己的身份？ 10. 您覺得自己是外省人還是客家人？ 11. 有聽過外省客家人這個稱呼嗎？ 12. 認同自己什麼身份？

	13. 有參加同鄉會嗎？為何會參加同鄉會？參加同鄉會有什麼樣的收穫？ 14. 請您回顧一下，當初您或家人有回去過原鄉嗎？再一次回到原鄉有何感受？原鄉還有哪些人？ 15. 現在回想對家鄉有何特別的印象或生活經歷？
--	--





第二章 大埔客家移民背景

清治時期已有許多閩粵漢人移民至台灣，台灣吸引人來台的原因為土地肥沃，一年收穫三季，物產豐富，便於謀生⁵⁷，可知為了「生活」此動機之下，讓自己的生活能過得更好，促使其移民來台發展。清治時期為便於管理移民人口、也因地理位置為島國，須防範匪盜奸猾之人以台灣為基地，因此在入台上的規則相當嚴格，實施給照方式、攜眷入台之禁與廢、嚴禁偷渡。但看似嚴厲，實際未然，禁者難禁，渡者自渡的情況，而無法抵擋移民入台⁵⁸。在清治時期的台灣人口是急遽的增長，人口的增長皆是來源於移民的緣故，屬於社會增長。沿海地區的居民因為生活所迫，仍然不斷冒險偷渡來台開墾，當時客家人屬被嚴格禁止渡台的對象，相較於福佬人來台的時間稍晚，導致客家人來台後平原地區已經被福佬人所佔有⁵⁹。因為政治干預，大多數客家移民在清代中葉以後才來到台灣。

清治時期有廣東大埔人到了台灣，根據陳炎正的《台中史話》⁶⁰提及中部的開發歷史中，對於清代台中盆地的開墾最具貢獻者為張達京。張達京生於廣東潮州府大埔縣高陂鎮赤山，來台行商，於雍正十年(1731年)以「割地換水」的方式取得今日台中神岡、大雅一帶的拓墾權，便邀其故鄉之昆仲以及粵籍鄉人前來墾荒⁶¹。為台中地區的繁榮奠定基礎。除了張達京以外，尚有其他大埔客家先民至台灣開墾，如張寧壽家族、謝道隆、張達朝及劉啓東父子皆是至台中開墾者。根據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之調查中可知大埔先民的足跡遍及中部各地，台中市、豐原市、神岡鄉、潭子鄉、大雅鄉、霧峰鄉、東勢、彰化、雲林等地，可知大埔先民在台開墾分布相當廣，甚至於南部與北部皆有足跡⁶²。清

⁵⁷ 蘇嘉宏，《我們都是外省人：大陸移民渡海來台四百年》，2008，頁 63。

⁵⁸ 蘇嘉宏，《我們都是外省人：大陸移民渡海來台四百年》，2008，頁 70。

⁵⁹ 劉還月，《台灣的客家人》，2003，頁 80。

⁶⁰ 陳炎正，《台中史話》，2000，頁 9。

⁶¹ 陳炎正，《東勢鎮志》，1995，頁 30。

⁶²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1999。

代以來大埔先民先後移入中台灣，也屬於開墾的大戶，如張達京兄弟、劉啓東兄弟等，可看見大埔先民為台灣開墾的拓荒者，奠定中部地區的農業基礎。由大埔客家移入台灣來看，可知是為了生活所迫，在原鄉無法生活而來台拓墾開發，並藉由同鄉人的開拓牽動了其他同鄉人一起來到台灣開墾，因此此一時期屬於自願性的遷移。

1945 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移民者，包括了大埔客家人，較少與台灣本土的大埔客家人接觸，主要是因為集體記憶的不同，有別於在清治時期已在地深耕的台灣客家人之歷史發展，而被歸屬為外省客家人。反而呈現不同祖籍的群聚生活，出現居住於「眷村」，或是擔任軍公教人員等情形。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便是 1945 年這一群被歸屬於外省客家的大埔客家人。

研究者訪談的對象包含自己家族，共計有六組大埔客家移民家庭，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理解當時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前後的狀況，本章節就大埔客家移民前面對戰亂、大埔客家移民避亂過程和大埔客家移民定居地選擇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第一節 由安入危

1949 年前後一大批大陸各省人士移入台灣，移民主要發生原因是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導致人口遷移。

關於遷移至台灣前的經歷，多數受訪者當時年紀甚小，只有一些粗淺的印象。在當時已經就讀初中的 B01 提及，「家中情況滿平靜的，父親已經先到台灣(台灣台糖工作)，其他的家人(媽媽、兄弟姐妹)留在大埔，戰亂期間沒有影響到上學，照常上學。對於八年抗戰部分，雖然年紀小，但是當時就時常會閱讀學校的報紙關心時事。(B01，2015/7/29)」B01 照常去上學，記得自己過去透過報紙關心時事的情形。多數受訪者住在廣東家鄉，但因戰亂的關係，離開家鄉的推力，多數小孩就跟隨著大人一起遷移。因戰爭的關係，導致有糧食短缺的問題，在八

年抗戰結束後又隨即展開國共內戰，皆促使人民無足夠的糧食可以食用，B02 和 E01 皆有提及。E01 則經歷許多和家人遷移的經驗，「小的時候民國三十年左右抗戰逃難，先從廣東去香港住一陣子，之後又從香港轉來轉去地回到大埔，跟著母親逃難回到大埔。在重慶與父親會合，在重慶住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母親帶著我們又舉家回到了廣州。民國三十六年時因為父親在南京，母親就先去南京看看，我們就又投奔父親，在南京住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到民國三十八年初時，聽聞到共匪要渡長江了，當時的情況很危險，那時候我們就說趕快回廣州吧，接著就從南京先到上海，再坐船回廣州，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在逃難。(E01，2017/2/20)」在八年抗戰期間 E01 曾從廣東遷移至香港，再遷移回大埔，接著又從大埔至重慶與父親會合，父親因為是軍人的關係與家人分隔兩地，所以單靠母親養育子女，在戰亂的情況之下，面臨糧食不足和生活環境欠佳的情況，母親便成為當時家庭的幕後英雄，在時代的背後下撐起一家之主的角色。

B02 則有印象和父母在貴陽生活時，「在民國二十八年與日本八年抗戰期間，當時我讀幼稚園，因為日本的飛機來發生空襲，所以需要躲到防空的溝槽(壕溝)，對於此躲到溝槽一事有所印象。(B02，2016/10/14)」面對抗戰時期有躲入壕溝的經驗，可知在當時的生活情況很不安穩，抗戰結束回到家鄉後就沒有這樣躲警報的經驗。

關阿姨也提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廣州離開回家鄉順德避難的經歷，「小時候居住於廣州，在日本人來到廣州時便去順德居住，當時十幾歲、小學一年級。排行老大、堂姊關婉在當時有開設學堂教書，關阿姨也在裡面學習。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有四年的時間又回到廣州居住(關阿姨，2015/3/31)」抗戰勝利之後又回到廣州繼續居住，就此可知在抗戰期間相較之下返回家鄉避難是較為安全。

D 家是生意人又是當地大地主，「祖父在家鄉是做生意的，與南洋進行貿易，商行為「慎何堂」，相當具有規模，民國三十幾年家中就有電話及電報，生活優渥。而也因為做生意的關係，身為老闆的祖父常會被老共(共產黨)所抓走，都必須逃到後山，老共只要抓老闆，所以小孩子本身是沒事情的。在當時戰亂時，相

當的危險，身上需要配帶槍。(D01，2016/9/20)」D 家受到共產黨迫害最為明顯的，生活的安全性較差，為了安全考量選擇離開家鄉。多數家庭離開家鄉後如 A01、D01 和 D02 先前往鄰近的潮州及汕頭，潮州及汕頭屬當時航運發達又熱鬧，是屬於對外的一個窗口。

第二節 避亂過程

在面對戰亂之下，中國移民開始萌生離開原鄉的念頭，在選擇下一個落腳地點前，告別自己的故鄉，輾轉遷移到新的地點落腳。隨著內戰情事升高，在 1948 年下半年，漸漸出現逃亡人潮。⁶³在這樣的局勢之下，離開家鄉的選擇又是一個莫大的決定，余幸娟在《離開大陸的那一天》提到「他們經歷了八年抗戰，受盡戰爭的迫害，備嘗顛沛流離的辛酸，好不容易戰事方歇，得以回到生長的地方，無不可望就此在故鄉安享太平歲月，因此說什麼他們也不願輕易地再度離鄉背井」⁶⁴。在戰爭的驅使之下，人們為了避亂而出走，展開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轉移到新的地方生活，許多中國大陸的移民到達台灣，進而改變台灣的族群結構。本節將以大埔客家移民避亂過程進行深入理解，由「遷台抉擇」、「漂洋過海」、「遷台中途」三部分，進而理解大埔客家人選擇前往台灣之因素。

(一)遷台抉擇

對研究對象的來台時間於〈表 1-2〉能簡明了解，對於遷台者來台的背景因素，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跟隨國民政府遷台，因父親或親戚先行來台，家庭則殿後來到台灣，如 A01、B01、B02 和 B03、C01、李啟煥之情況；另一類為當地的地主，被視為共產黨所鬥爭的對象，如 D01、D02 的情形。於局勢不穩定的背景之下，上述兩類的家庭選擇遷台的原因，促使大埔客家人選擇離開家鄉。

A01 先是父親羅博平已經到台灣，待安頓之後再寫信通知在大陸的家人。B 家則

⁶³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0。

⁶⁴余幸娟，《離開大陸的那一天》，1987，頁 106。

是父親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 年)先來到台灣，任職於台南車路墘糖廠，一家人則在兩年後接著來到台灣。C 家則是叔叔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先至台灣擔任公務員一職，而 C 祖父眼看局勢不穩定，隔一年後決定來台。F 家則是李東星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先到台灣落腳，之後便舉家從香港遷移至台灣居住。研究對象遷台背景，表現出在局勢不穩之際對未來惶恐不安，皆選擇：離開家鄉，遷移台灣。

大埔客家移民離開家鄉莫不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原本以為八年抗戰結束後可以安穩度日了，卻又離鄉背井，研究對象為移民第二代當時年幼，僅是跟著大人一起遷移，但是現今回想也是看著大人們做出離鄉的決定，對於長輩所做出的遷台決定，經由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來回顧當時的抉擇。

A 家的情況，先是父親羅博平隨著國民政府來台，寫信通知住在汕頭的家人，經由大姊讀信後告知母親「信上有地址，我們去台灣找爸爸。(A01, 2016/7/29)」，由此處可知 A01 父親的來信便是讓 A 家人決定來台灣的關鍵。B 家則是父親已經先行來台，一家人都等著要去台灣與父親會合，訪談中提及，「本來是更早的時間要來台灣，剛好遇到(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事件)，便又暫緩了半年。(B01, 2016/7/29)」可見 B 家一直有來台灣的計畫，最後等到該年九月才抵台。B03 較晚來台，因為堂兄(B 父親)已在台灣，自己在家鄉無更親近的家人，便決定來到台灣，當時初中畢業的 B03 自己所做決定。C 家則「家鄉已經不能住了，我的祖父是老國民黨員，當時的情況很亂，祖父就說來台灣避一避好了，在台灣的叔叔也叫祖父趕快過來。所以當初的土地、房子都沒有賣，直接就過來到台灣，像是逃難一樣。(C01, 2016/9/30)」由此可知家鄉已經不能再待下去，C 祖父有鑑於當時局勢，所以決定來台灣避難，家鄉的土地和房子沒有變賣，當時決定相當匆忙，在離開家鄉三河以前他曾與家鄉的親戚拍攝全家福，作為離開家鄉前的留影。D 家則是先由大伯至台灣探路找尋適合安身的地方，認為屏東安全再帶領家人從汕頭搭船至台灣，由一家之主為代表至台灣探路，下決定選擇離開家鄉，仔細挑選出更能安身的地方居住。E 家則是父母先至香港安頓後，再接子女至香

港居住，也特別提及當時局勢不穩，「之後回到廣州後，眼看著共匪也慢慢地進入廣州了，我父母親帶著老十一先去香港。(E01, 2017/2/20)」在不穩定的局勢中，他們一家不得不離開，先行至香港居住了四年後，父親因工作的關係才至台灣，由父親做出至台灣的決定。F 家由身為一家之主的李啟煥決定去向，其中還帶著妻子關婉的堂妹關阿姨一起離開廣州至香港，關阿姨則說「都沒飯吃了，她(關婉)就拉著我來，就這樣幫忙到嫁。(關阿姨, 2015/3/31)」由此可以理解當時的生活情況相當不樂觀，在一個深不可測的未來，跟隨堂姊關婉一家人便能安身，從廣州到香港這一階段，關阿姨便與自家人分開，率先與關婉一家人先行到了香港。關阿姨跟隨著堂姊一家遷移，也是自己所下的一個決定，為了可以溫飽又安全的生活環境，所以決定跟隨堂姊一家遷移。由上可知每一個家庭決定遷台的首要考量因素為安全。

(二)漂洋過海

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的方式皆使用船運，其中 A01 特別提到，因母親不識字，叫小學剛畢業的大姊負責買船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的大姊相當勇敢，若沒有大姊的勇氣，又是一個不一樣的發展。從中也可以發現因戰爭的關係，男主人出門在外，女主人常要撐起一個家庭，在戰亂之時需要自立自強。其中 E 母親和 B 母親也是擔任一家之主，帶領家人輾轉遷移，戰亂時期的女性對於家庭的付出功不可沒。B01 特別提及到等船的過程，B 家屬訪談者中最早來台者，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於 1947 年起來台的人數有不斷增加的趨勢，更必須仰賴船運的方式得以來台，就算順利的搭乘交通工具來到了海港或機場，能不能順利上傳或飛機還是未知數，尤其隨著戰局升高，逃亡人潮也曾多的時候，機票和船票更是一票難求的情形⁶⁵。就 B01 所述的等船經驗，從三千噸的輪船最後等到一千噸的輪船，在這期間曾想要回大埔、留在汕頭繼續等船或搭乘一千噸的輪船，最後由大人決定一千噸的船。當時的輪船需求量大，等船也可能花上好幾天，甚

⁶⁵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3。

至一個月以上的時間，B家則是等了兩個月的時間，等待期間因颱風來襲而延宕，可知當時等待船隻相當的不易。除了前述選擇來台與否必須做決定之外，見B家在汕頭等船時亦是必須對現階段做出決定，在大環境的變動之下，每一項決定都左右著人生的下一條路。

大埔客家移民從汕頭乘船至台灣需要三天三夜的時間，一艘船要乘載的人數相當可觀，以當時來說也不要求舒適，只求家人能一同上船便足夠。受訪者對於搭船經驗都有所印象，B01的搭船印象「搭乘三天三夜才抵達。一同來台的成員有媽媽、兄弟、姊妹、祖母，一共有八個成員。(B01，2016/7/29)」與B01同行的妹妹B02則是「當時我們所坐的位置在船尾，鋪著油布，風浪又很大，坐了兩三天的時間，都不斷地嘔吐。(B02，2016/10/14)」F家的F02雖然當時年僅五歲，對於搭船的過程有印象「有印象坐船的經驗，沒有分房間是大通鋪，這一塊床區域就是你們家的區域可以睡四到五個人。有印象所坐的時間很長還吐了，那時候不知道要去哪邊。(F02，2016/3/9)」與F02同行的哥哥F01則表示「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哪，在搭乘的過程相當不舒服、不停的在嘔吐。(F01，2015/4/27)」經由研究對象提及搭船時間和坐船經驗，可見航程相當不舒適，在船隻搖搖擺擺之下三天三夜抵達台灣基隆或高雄。

大埔客家移民要來到從未來到的島嶼，需要長途船程才得以抵達，對於當時年幼的受訪者來說對「台灣」這個地方尚無特殊印象，只知道要去的地方名叫「台灣」，便跟隨著大人們搭船。B01提到當時要來台灣前，在家鄉還有叔叔勸他們不要前往「為什麼要去台灣，這樣是搞獨立。(B01，2016/11/21)」這也代表留在原鄉者認為這些移民者是去「搞獨立」的行為，當時的B01則認為自己的父親在台灣，前往台灣與父親會合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顯見B父親在台灣，便是他們來台的主要因素。透過訪談回首過去這些記憶的片段，一轉眼已過七十年的時間，令B01不勝唏噓「我反駁他台獨不會成功的，就這樣過了五、六十年也無法實現。果真如此，如今自己已過七十多年又如何呢？回想當年十四歲的我不知道為何會有此想法？如今那一位叔叔也已不在人世了，勾起往事不禁令人嘆

息，感到世事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我們永遠是客家人。而當時我們父親就在台灣，很自然地就會來台灣，對於當時叔叔所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B01，2016/11/21)」當年這樣對立的想法，現今回首之下不禁令人嘆息，顯見在當時的局勢背景之下，選擇離開家鄉是一項莫大的決定，對留家鄉者來說，顯然對於這群移民台灣的人有成見。

(三)遷台中途

研究對象中多數都是從家鄉離開後，至汕頭等船，接著直接乘船到台灣基隆或高雄登陸的過程，其中有兩組家庭 E 家和 F 家先至香港暫居一陣子才接著來台。E 家，E 父親原為羅卓英將軍的駐京代表，到了香港後就在香港一所中學教書，在香港居住四年的時間，之後因為父親的朋友邀請之下，才決定從香港遷移至台灣苗栗，也就此在台灣定居。

F 家在香港借住朋友家中，李啟煥在香港期間沒有謀職，隨時都可能離開，可知對李啟煥來說香港只是暫居地。F02 的表姊曾經說過「你爸爸(李啟煥)那個時候來(因為有帶一筆錢)，做什麼事情都好，要辦小學也可以。(F02，2016/3/9)」就此印證李啟煥因為有返回大陸的打算，所以在香港居住時沒有工作和買房，都是為了隨時都可以離開，F02 認為父親「因為內心覺得要趕快回大陸，所以也沒有想得很遠在香港發展的事情。(F02，2016/3/9)」在李啟煥的個人回憶錄當中對於在香港短住的經驗僅只有一筆帶過，在香港他只是一位過客。與 F 家一起同行的關阿姨在香港期間是負責照顧關婉的小孩，沒有出外工作，關阿姨特別提到從香港要去台灣時不易，「當時要來到台灣並不容易，需要具有一定的身分關係透過申請才得以至台灣，關阿姨在此時便改名為李華，作為是李啟煥的妹妹身分，才能一同至台灣。(關阿姨，2015/3/31)」F 家在台灣的戶口名簿上的確有載有「李華」這個名字，也是到了台灣一陣子後才將名字改回原本的名字。F 家民國四十一年(1952 年)來到台灣，根據《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比起前幾年遷移人數相當多，相較之下於 1952 年時遷移人數算是偏少，可推斷當時遷移至台灣較為

嚴苛、有在進行控管。

第三節 定居地的選擇

大埔客家移民乘坐三天三夜的航運時間，於台灣基隆或高雄登陸，接著就是選擇定居地點，選擇定居地的原因是本節探討的重點。於第一章〈研究背景〉中提及戰後中國移民選擇居住於台北市的外省人口占最多數，根據 1956 年統計，在不包括現役軍人的情況下，外省人雖多集中於城市，但基隆也聚集了不少外省人⁶⁶，可見除了城市多外省人之外，直接落腳於船隻登陸處基隆的也不少。於《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圖 1-2 至圖 1-5），可發現外省人口向城市集中，並有向南北兩地，即台北、高雄縣市聚集的現象，造成這樣的分布現象主要的原因，因為大多數的外省人來台是無土地、祖產，因此選擇在大城市較容易謀生⁶⁷。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一大埔客家人，有別於多數外省人集中居住於北部市區，本節將要深入理解六組大埔客家移民家庭。

（一）A 家

A 家依據 A01 所言，因為父親羅博平奉羅卓英之命來台灣找尋適合落腳的地點，首要選擇要件是適合農耕的地方，當時中南部嘉南平原一帶早已經有許多定居的台灣人，最後羅博平認為屏東最好，一年三收適合農耕。羅博平曾在《大埔會刊》〈羅卓英先生之晚年生活〉一文中提到「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先生自瀋陽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任所，飛返南京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會畢，同年七月偕同莊明遠、朱全性、次子偉郎及作者等一行來台灣旅行，暢遊寶島名勝，並乘艦赴澎湖群島視察。三十八年大陸陷匪，先生追隨政府率眷來台，定居屏東，安

⁶⁶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7。

⁶⁷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7-48。

頓於市郊正定巷日式平房中，室小人多，擁擠侷促，以南部氣候溫暖，四季如春，且得農耕之樂，故作暫居之計。⁶⁸」由此可知選擇在屏東居住與天氣和農耕有密切的關係，為了能遷台後適於農耕生活，羅卓英便於此定居之下，此決定亦影響其他選擇定居於屏東的大埔客家移民，具有地靈人傑的作用。其中 A01 提到父親題名家裡為「留耕堂」，在春節時會以「留」和「耕」二字來創作對聯或寫詩詞，也常對外稱呼自己的居所是「留耕小築」，A01 猜測使用留耕堂一名可能是祖先在大陸時就有使用此稱呼，或可能是父親來到屏東後懷念老家之意。會以「留耕堂」提名應有留下來耕田之意，可見當時 A01 的父親有要在屏東定居之意。

A02 於台灣出生，依據台灣的地名宜蘭命名，為了紀念來台定居。A02 在台灣與父親相處之下，對於選擇在屏東居住認為是「父親想選擇一個安靜的地方生活，覺得當時爸爸是要找一個暫時居住修身養性的地方，沒有想要久居，認為還有機會再回家鄉。(A01, 2016/11/26)」對於來到台灣是暫居之地或是久居之地，對當時來台灣的遷台者亦有抱持著返回家鄉的想法，針對是否有回家鄉的想法，會在之後的章節進一步討論。綜合 A01 與 A02 的看法，可知其父親羅博平在選擇居住地的關鍵在於適宜人居的因素，適合居住與在此耕作作為選擇的條件。

(二)B 家

B 父親在先到台灣，父親具有農經相關背景，受邀到台灣糖廠擔任管理人，在台南車路墘糖廠任職。此座車路墘糖廠為現今的仁德糖廠，是於民國前二年(1909 年)由日據時代「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創立生產特砂，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五月一日原名車路墘糖廠劃歸台灣糖業公司接收為第二分公司管轄⁶⁹，B 父親於在此階段來台任職。

B 家之後來台於基隆登陸，直接搭火車前往台南與父親會合。B01 提到「當時家鄉往外發展的很多，至南洋、馬來西亞經商，發展也都不錯，父親在台灣也

⁶⁸羅博平，〈羅卓英先生之晚年生活〉，《大埔會刊》，1964，頁 6-7。

⁶⁹台糖全球中文入口網，<http://www.taisugar.com.tw/>(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4 日)。

覺得此處較穩定生活也安穩。(B01, 2016/7/29)」往東南亞發展的以做生意為主，父親選擇至台灣糖廠工作，做生意本身風險較高，父親當初也是有所猶豫，「爸爸日後有與兒女講到，當初要來台灣前也有所猶豫，猶豫要到台灣還是香港，而當時想到若是到了香港那也只能做生意了，這樣子兒女們的發展大概就不是念書，走不同的路了。爸爸本身對做生意沒有什麼興趣，所以決定來到台灣也是想要學以致用。(B01, 2016/11/21)」可見其父親對於家庭的未來發展有審慎的思慮，並將自己所學的專長學以致用。

B家因父親於台南車路墘糖廠任職，一家人住在糖廠宿舍，開始在台南生活。B03 因為堂叔在台灣，便與朋友前往台灣，抵達台灣後直接前往台南與堂叔會合，因此選擇在台南發展。綜合以上所述的 B 家情況，因有一位親人已經在台灣發展，家人和親友自然會先與在台的親人會合，對沒有土地和祖產的移民者來說，擁有可以倚靠的親友最為可靠和安心。

(三)C 家

C 家的情形與 B 家的情形類似，C 叔叔原本在中國大陸時已於公家單位服務，經主管介紹，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來台灣，任職台南縣政府地政科科員。三年後 C 家來台灣，「我們於高雄港登陸與叔叔會合，直接坐車到台南下營，叔叔在台南新營的地政科上班，到台灣人生地不熟的。(C01, 2016/9/30)」先至台南與叔叔會合，尚未定居，之後不斷搬家「台南鹽水租房子住，之後搬到台南新營，又搬到台南下營，再來又搬到南投營盤口，當時是搬來搬去，房子沒有固定。(C01, 2016/9/30)」對於年幼的 C01 來說，剛來台灣的初期不斷的在搬家，之後從台南搬到南投營盤口因叔叔調差到南投縣政府地政科，接著在南投居住了四年的時間。而 C 祖父不斷找尋定居地方，「來到台灣之後祖父也覺得台灣還不錯，交通都比那邊(大埔)方便多了，也決定在台灣買土地，也看了很多地方。(C01, 2016/9/30)」為了找一個可以安身的定居地點花了較長的時間，而祖父來到台灣後也認為比家鄉方便許多。

最後 C 祖父選擇在屏東歸來定居，地點是前大埔縣長羅博平和前廣東省主席羅卓英的住所附近，基於同鄉關係，加上兩位值得信賴的長官，里仁為美，所以決定住在屏東。另外 C01 提到「當時有一位姓 D 的人家，住在 A 家(羅博平)隔壁，因為他們先在屏東居住，D 家與我的繼祖母同坐一條船來台(來台時間比 C01 一行人較慢，民國三十七年來台)。(C01，2016/9/30)」透過這樣的牽線，讓大埔客家移民 A、C 和 D 三戶人家定居於屏東歸來。C01 推想祖父選擇定居地點的方式，「祖父選地點，看看氣候以及其他人所居住的地方，認為屏東的氣候還可以，氣候宜人多為農地，之後就居住於鄰近 A 家與 D 家附近。(C01，2016/11/16)」C 祖父在選擇居住地時相當的細心，關注著氣候與他人所居住的地點，氣候宜人的屏東適合耕種，為了日後方便耕種，所以選擇在屏東歸來定居。C01 回想過往「三營一歸」，輾轉居住許多地方，最後在屏東歸來落腳。

(四)D 家

D 家先由父親與大哥來台探路，選擇居住地以安全為首要考量，因在家鄉已經被共產黨所侵占的對象，故在選擇居住地點時是以安全為考量，最後在屏東落腳，之後 D 家接著來台直奔屏東。D02 提到當時，A 家是他們的鄰居，A01 也提及「小時候附近住的客家人只有兩家人(C 家和 D 家)，……………與隔壁的 C 家和 D 家相對熟識許多，D 家比我們早到，C 家則是第三家到。(A01，2016/7/29)」可知 D 家比 A 家早到，至於 C 家則在之後，因此 D 家屬於訪談中的大埔客家移民率先選擇居住於屏東歸來，考量因素則是安全。以當時台灣本島的人民和產業的分布，以安全為考量之下應是遠離市中心和人口眾多之區域，根據 1942 年的人口統計資料，全台人口最多的區域依序為台北市、高雄市和台南市⁷⁰，因此以安全為考量之下選擇人口較少且非市區的屏東。

⁷⁰1942 年人口統計：台北市 38 萬 3600 人、高雄市 19 萬 7897 人、台南市 15 萬 8698 人、屏東市 6 萬 2185 人。

(五)E 家

E 家在香港居住四年後，當時苗栗縣的卓蘭中學剛成立，E 父親在香港時教書，因有教育經驗，應當時在苗栗擔任教育局長的好友之邀，前往台灣苗栗縣卓蘭中學教書。E01 提到「我們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時，到達了台灣基隆港，在基隆的朋友家(是我在香港的何老師)住了一晚，隔天就坐火車前往苗栗卓蘭，從此就在苗栗卓蘭定居。(E01，2017/2/20)」在基隆登陸後，基隆的老師留宿一晚，隔天直接前往苗栗縣卓蘭鎮。苗栗縣卓蘭高中 1952 年建校，當時名為苗栗縣大湖初中卓蘭分校，建校時間與 E 家來台的時間吻合，E 家的遷台是因為工作緣故，居住地直接依據父親的工作而定，直接在苗栗縣卓蘭鎮定居。

(六)F 家

F 家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 年)來到台灣於屏東定居，則是因為叔叔李東星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先到台灣屏東落腳，根據 F01 的回憶「羅卓英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李東星在同一年也來到台灣，羅卓英選擇屏東落腳，而在自家的隔壁幫李東星買房於忠孝路得勝巷。(F01，2015/4/27)」李東星是隨羅卓英一同來台，而來到屏東時也居住於羅卓英住所的隔壁，前述關於 A 家的部分，羅博平是奉羅卓英之命來台找尋居住地點，使得羅卓英與李東星皆於屏東落腳，間接促使 F 家來台。F02 回憶道「叔公先來台灣也住在屏東，寫信跟我父親說來這裡看看，父親先行來台灣屏東覺得不錯，之後就舉家搬遷至屏東。(F02，2016/3/9)」因叔叔李東星的來信，李啟煥便先到台灣屏東探路，看完之後認為不錯，接著舉家搬遷至屏東。

F 家於基隆登陸後分別在台北羅卓英家居住幾日，接著搭乘火車拜訪在台灣苗栗娶妻的叔叔，最後搭乘火車抵達目的地屏東，在屏東最初與叔叔李東星同住一到兩年，之後因李啟煥在屏東女中教書，民國四十二年(1953 年)搬入屏女新村

居住。F 家選擇居住於屏東，與 A 家具有密切關連，經由羅博平的挑選「奉命尋找，繞了台灣一圈後，認為屏東的田地最好、又一年三收，因此選定在屏東落腳。(A01, 2016/7/29)」使得 F 家最後於屏東落地生根，而 F 家選擇來台亦是與叔叔李東星關係親近，一起居住也能互相照應。

第四節 結語

本章分為三節，「由安入危」、「避亂過程」和「定居地的選擇」，以利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選擇來台的因素及過程。「由安入危」對於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為安全，經由大埔客家移民回顧面對戰亂的情形，由訪談內容所見可知當時年紀幼小的研究對象對戰亂的印象較為淡薄，其中少數記憶較鮮明的受訪者提及糧食短缺，在戰亂之下的背景，居住鄉下地方仍有糧食不足的情況。E01、B02 和關阿姨則有提及八年抗戰時的避難經歷，住在家鄉的 B01 在學校有閱讀報紙關心時事的習慣，透過報紙理解當時的局勢。可見在不同的生活區域面臨的情況不同，住在家鄉的人反而沒有太大相關的避難經歷。另外 D 家屬當地的地主，為共產黨鬥爭的對象，生活相當的不安。值得關注的是八年抗戰的緊接著是國共內戰，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面臨糧食不足、安全疑慮、內心不安等不利情形，導致不斷進行遷移和避難，此不利的狀況攸關日後是否告別家鄉遷移他處的一項重大因素，在原鄉無法繼續安穩居住，推力之下，為了自身與家人安全，尋求比家鄉更為安全和安穩的地方生活，是否選擇離開原鄉，與戰爭的背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所處的生活由安入危之下，為有更安全的生活，促使研究對象的家庭選擇離開家鄉，由第二節「避亂過程」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的背景因素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跟隨國民政府遷台，因父親或親戚先行來台，家庭則殿後來到台灣；一類為當地的地主，被視為共產黨所鬥爭的對象。移民雖有不同身分，卻同樣對未來惶恐不安，於是選擇離開家鄉，遷移台灣。選擇離開家鄉的決定，在個別家庭中都

以男性為主要決策中心，以家庭的安全為主要考量。遷移的交通工具都是使用船運的方式，少數研究對象有買船票及等船的經驗，乘坐三天三夜的時間從汕頭出發，於台灣基隆或高雄登陸。受訪者當時年幼，對於台灣沒有什麼特別印象，皆跟隨著大人一起遷移，也有在家鄉的人認為這些移民者是獨立運動的行為。遷移過程直達台灣落腳者居多，另有兩家庭先至香港暫居幾年後才移居台灣。就本節的所論闡述的避亂過程，除了可理解該戰亂背景之下所面臨的情形之外，也透過受訪者回顧了解當時的心路歷程。

當抵達新環境生活，需要選擇落腳的地方，於第三節「定居地的選擇」深入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移入中南部的因素。首先 A 家經由羅博平奉命來台選擇居住地，關鍵在於適宜人居，適合居住與在此耕作作為選擇的條件，羅卓英和李東星依據羅博平的選擇於屏東落腳，接著促使李東星邀請 F 家來台，顯現叔姪之間的情誼。因為羅卓英與羅博平兩位長官居住於屏東，使得 C 家選擇於此，一方面考量日後的農耕需求，另一則是選擇居住在值得信賴的長官附近具里仁為美，能與同鄉守望相助，最後便在屏東定居。B 家則是因為父親的工作關係，居住於台南車路墘糖廠，因有一位親人已經在台灣發展，家人和親友很自然地就會與在台親人會合，對沒有土地和祖產的移民者來說，擁有可以倚靠的親友是最為可靠和安心的。D 家以安全為考量的因素之下，選擇於屏東定居，與羅博平考量因素不謀而合。E 家則是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而居住於苗栗縣卓蘭鎮，與 B01 一家的情形相似，因為工作因素而選擇居住地。

綜合以上大埔客家移民選擇居住地的方式，最單純的因素是因親人的工作關係地，另外是考量到安全、適宜居住、農耕等對未來生活考量的因素，對於沒有土地和祖產的移民來說，上述因素亦是考量關鍵。較抽象的因素則是情感，因有家鄉的領袖人物居住於此，具有里仁為美的作用，以及與同鄉為鄰又可守望相助，使得到新環境的移民可以安心的在陌生地方發展。

第三章 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

研究者所訪談的對象包含自己家族，共計有六組大埔客家移民家庭，經過第二章的內容分析理解當時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前後的情況，本章節將以大埔客家移民至台灣的生活適應進行進一步的理解，由第二代移民回顧第一代移民的生活適應情形，並包括自身為第二代移民的生活適應。廖正宏曾提到「遷移的行為意味著與舊有關係的疏遠，移民者失去長期以來所建立網絡的支持，同時也喪失他所熟悉的社會價值的支持。移民者到達一個新地方可能受歡迎，也可能被排斥，因此他會因新的威脅及未知的狀況而感到恐懼或不安。在此期間移民者必須應付一連串突發且不熟悉的事件。凡此種種均可能扭曲他的感覺、態度和應付新環境的能力，增加調適上的困難。⁷¹」可知遷移行為，不只是改變居住地的環境，更是與新環境的人事物的磨合過程，透過移民於新居地的生活方式，展現出移民對此地的適應情形與心態。

本章將分為三節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以「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調適」三節進行探討。研究者以這三方面作為探討生活適應的依據，「生活環境」理解移民至台灣後，居住地的周遭生活景況，以利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新居地的環境適應情形。張伯仲的《外省族群的社會心理分析：族群觀點、我群認同與社會距離》一文中提及，外省族群在語言的使用、通婚、交友等，無呈現與台灣其他三個族群的距離，指出因為通婚或族群相處的關係，產生土著化的現象。故本研究認為以「語言學習」，可以表現出族群之間在語言學習上所展現的適應及使用態度。「生活調適」則細分為「日常生活感受」、「飲食習慣」和「家庭教養」三個部分，理解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表現出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與應變。其中「日常生活感受」具有來台後移民第二代在台灣適應與當地人接觸的經驗，彰顯移民第二代適應情況，並與當代歷史背景所產生的特殊經驗。「飲食習慣」則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每日的飲食習慣，展現出在新居地生活的移

⁷¹廖宏正，《人口遷移》，1985，169 頁。

民在飲食方面的適應情況。「家庭教養」為大埔客家移民所感受到的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因個人身分的轉變，與其他族群接觸、婚姻和增加家庭成員，感受到家庭教養上的差異以及需要適應之處。以研究者所探討的三方面「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調適」，以利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遷移後的生活情況以及態度。

第一節 生活環境

前一章節所整理出各家庭於台灣所定居的地點，分別於苗栗、台南、屏東這三處，而進入新的生活環境，也必須學習適應，首先我們先理解各個家庭所生活的環境，分為三個提問作為主軸，「居住環境周遭有無客家人？」、「居住環境與過去有何差異？」、「去哪裡買菜？」此三部分提問進行探究，理解各個大埔客家移民的居住生活環境。

(一)居住環境周遭有無客家人？

本研究所受訪的家庭皆不屬於居住於眷村內的外省人，其居住的生活環境可知外省人與當地台灣人皆有，進而了解其周遭鄰居身分組成，在居住的環境上住家附近是否有客家人為鄰，以此來進一步認知其選擇居住環境上與居住的鄰居有無關聯性。

A 家的附近鄰居經 A01 所述「小時候附近住的客家人只有兩家人(D 家和 C 家)，之後有一戶從印尼來的華僑游姓，他們在附近蓋三四棟別墅，游家人與我年齡差距較大所以較不熟識，與隔壁的 D 家和 C 家相對熟識許多。(A01，2016/11/26)」可知初期居住時較少鄰居，僅兩戶客家人，於台灣出生的妹妹 A02 則表示住家附近很多本地的客家人，即使與本地客家人腔調不同，依然可以溝通，到後期居住的環境逐漸與附近的屏東本地客家人比鄰。

C 家與 A 家為鄰居，並表示「就在羅博平和羅卓英他們那邊附近。羅博平是縣長、羅卓英是省主席，基於同鄉的關係，所以決定住在屏東。(C01，

2016/11/16)」先是得知羅博平與羅卓英皆居住於此附近，因同鄉又是過去家鄉的領袖人物，具有能互相扶持及里仁為美的作用，增強了選擇至屏東定居的因素，居住周遭則初期便是有 A 家和 D 家兩戶客家人。

經由 D02 的闡述「A01 當時住在我們家隔壁，是一起來台灣、一起蓋房子。(D02, 2017/1/15)」可知 D 家與 A 家、C 家為鄰居，為同鄉客家人為鄰，鄰近則與客家村落長治、內埔和麟洛不遠，故能使用客語交談。由 A 家、C 家和 D 家的居住環境來看，先是以 A 家為首在此定居後，因羅卓英與羅博平皆是大埔當地的領袖人物，故使得 C 家及 D 家也以此作為定居地，所居住的屏東歸來，鄰近屏東客家村落長治、內埔和麟洛，故周遭環境的組成以客家人為主。

B 家居住於台南車路墘糖廠，車路墘位於現今的台南市仁德區，B01 和 B02 則表示在台南糖廠內外省人、本省人皆有，也有本地的客家人，台南及屏東糖廠的人口組成較不同，台南車路墘糖廠是以本地人佔多數，屏東糖廠則是多為客家人或廣東人，故在屏東糖廠內也會使用客語交談。

E 家因為父親於卓蘭高中任職，故居住於苗栗縣卓蘭鎮，所居住的地方屬客家小鎮⁷²，周遭的鄰居多為本地的客家人，並表示雖然鄰居所說的客語音調不太相同，但是依然可以進行溝通。苗栗縣卓蘭鎮本身是以農業為主要謀生方式，其中種植水果為重要產地，具有水國王國的雅號。由《卓蘭鎮志》⁷³中的大事紀，記錄著過去農業種植的經歷，以及種植水果上的發展。E 家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搬至具有農業色彩的苗栗縣卓蘭鎮，人口上的組成以客家人為主，使得 E 家定居於卓蘭鎮在當地屬相當顯眼的一家人。

與羅卓英一同來台的李東星在屏東生活的環境則是附近客家人多，故平時使用客語居多，對於李東星來說生活於客家人多的地方生活較自在。F 家所居住的地點為屏東女中旁的平房，是提供給於屏東女中任教的教師眷屬或職員的宿舍，

⁷²依據「客家基本法」第 6 條規定，「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應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家語戶數佔全鎮總戶數的 76.75%；閩南語戶數佔 20.89%；其他語言佔 2.36%，故卓蘭鎮屬於客家鄉鎮。

⁷³苗栗縣卓蘭鎮公所，《卓蘭鎮志》，2014，頁 3-42。

居住於此的家庭就 F02 的居住經驗，將當時的住戶以手繪圖的方式呈現(圖 3-1、3-2)，對於當時周遭鄰居皆是記憶深刻，F02 提及「我們家隔壁的黃家是外省人、葉家是外省人，他們也是廣東人。蔡家、邱家、鍾家、王家、方家、詹家都是本省人。也是有客家人，邱家是長治客家人、鍾家是內埔客家人。還有葉家是娶本省人為妻。最前面第一戶和第二戶沒有住人(見圖 3-2)(F02，2016/3/30)」屏東女中宿舍居住者以本省人居多，其中有廣東人娶台灣人為妻的家庭，令 F02 特別印象深刻，由當時屏東女新村的住戶族群身分，可知其族群組成相當的多元，是以共同於屏東女中任職的人所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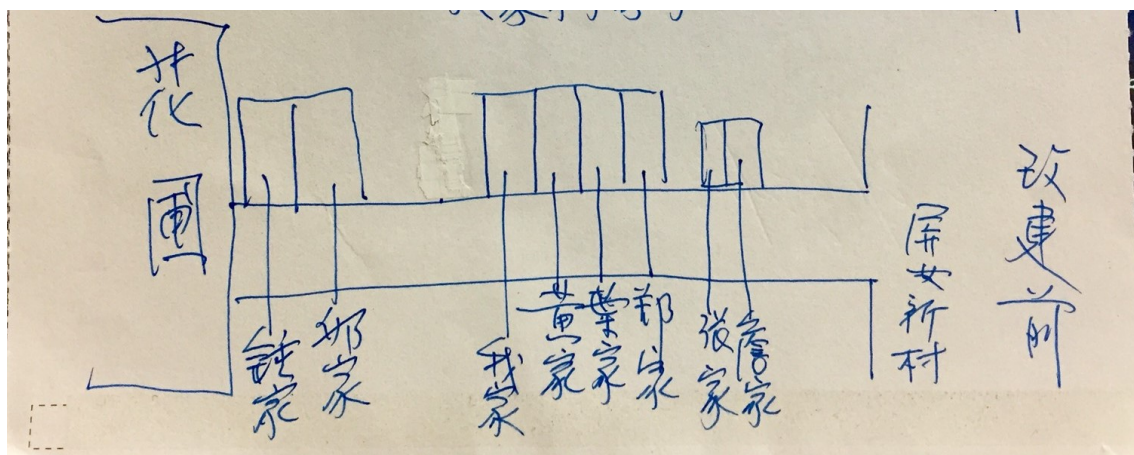


圖 3-1：F02 手繪屏東女新村改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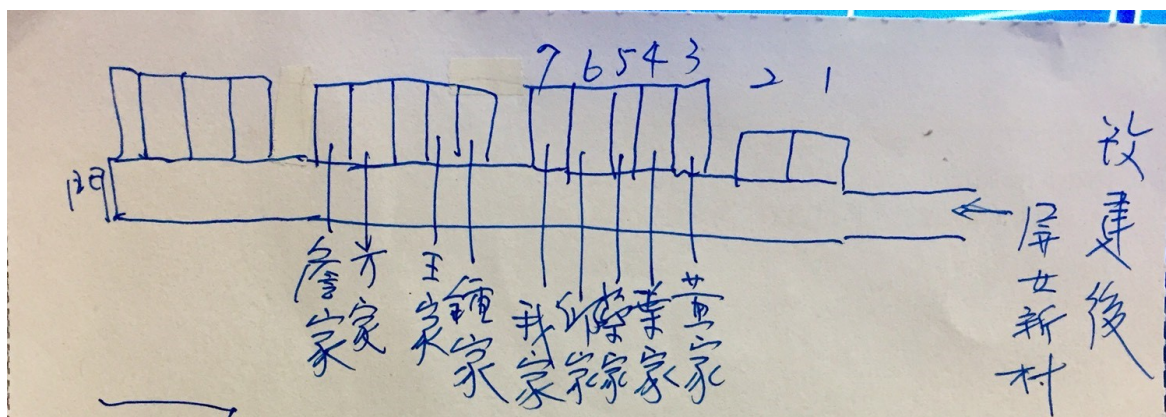


圖 3-2：F02 手繪屏東女新村改建後

綜合以上訪談者所闡述的內容，在他們的生活周遭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皆有，也都有所接觸，未有特別挑選與特定族群為鄰，B 家、E 家和 F 家則因工作關係，而落腳於該地區，故未有特定選擇即居住的族群區域。其中 A 家、C 家和 D 家同住於同一區域的鄰居，並具有共同的因素聚集一起，可知在選擇居住環境時會以同鄉者為優先，較能守望相助，生活習慣也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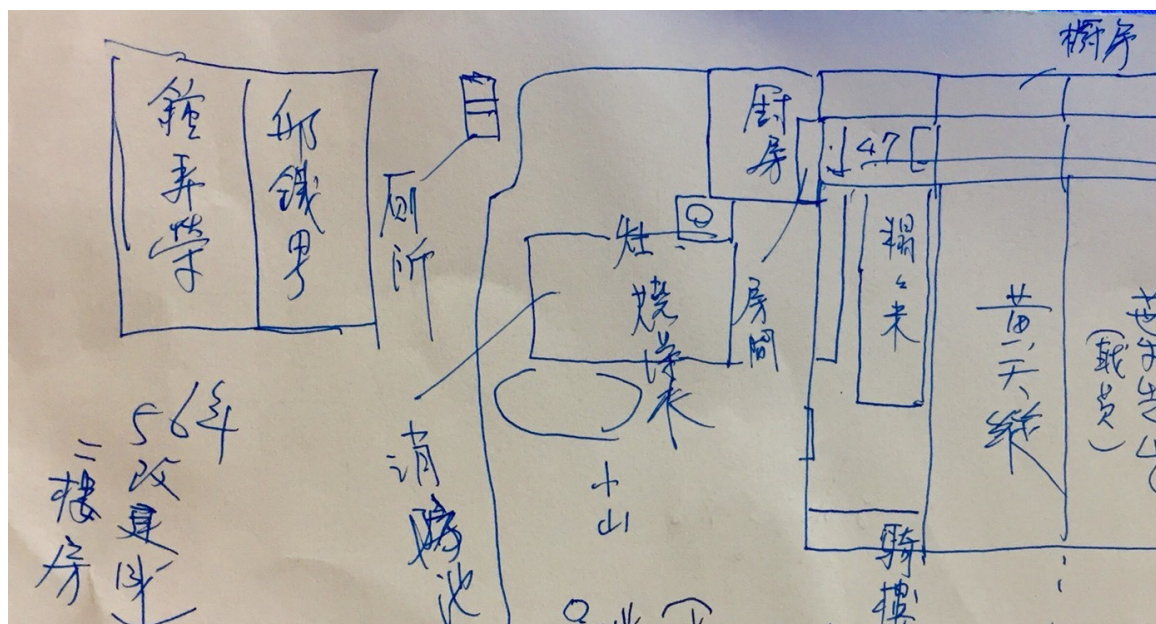


圖 3-3：F02 手繪屏東女新村屋內格局

(二)居住環境和過去有何差異？

居住的環境改變之下，所居住的房子建設具與家鄉不同之情況，根據移民者在新居所的格局描述，可理解當時居住於新環境所生活的情況，並比較出過往在家鄉所居住的環境，以便理解居住於新環境的差異。

F 家所居住的地點為屏東女中旁的平房，是提供給於屏東女中任教的教師眷屬或職員的宿舍，於李啟煥民國四十二年(1953 年)至屏東女中教書搬入宿舍，為各自獨棟的平房，F02 回憶最初所住的空間，繪製出當時的居住的平面圖(圖 3-3)，「空間不大，也沒有廚房，廚房和後面的房間是之後到民國四十七年時增建的，當時廁所是跟其他人一起共用的，如果覺得髒就自己提一桶水去廁所。住家旁邊還有一池消防池，之後有拿來養魚，但在民國五十六年大規模改建時就沒有了。

記得小時候還有養雞，因為最初屏東女中與我們的住戶的區域沒有圍牆隔離，所以我們就會讓雞在學校自由活動，至晚間再呼喚牠們回來，最後到我小學畢業時就蓋了圍牆，也就沒有再繼續養雞了，也因為蓋了圍牆此宿舍區域就變成現在巷子的形式。還有種木瓜樹，木瓜樹相當好養活，種起來很容易。(F02, 2016/3/30)」最初內有八戶人家，一間平房的空間不大，F 家則居住六人，於民國四十七年(1958 年)時有增建空間和廚房。生活的環境最初的形式簡單，對六人居住來說有所狹小，居住的環境屬狹小，在民國四十七年(1958 年)有所擴建空間，增建了廚房和一間房間。日後至民國五十六年(1967 年)時才又整修改建為兩層樓的房舍，使得生活空間變大又更寬敞，也在改建後將此宿舍命名為「屏女新村」。就 F02 回顧其居住環境的經驗，起初的生活空間狹小，但是家中孩子日漸長大，所生活的空間不夠，便進行大規模的整修，可窺見居住環境之變化，使得居住的品質更佳。

對居住的內部格局上，B02 特別提到在糖廠的宿舍內的格局，「在台灣所住的台糖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榻榻米的地板、矮桌，和過去大埔所住的房子不同。(B02, 2016/11/21)」B01 則提到空間相當大的大，足以容納八人居住。糖廠是採用日式建築的方式，車路墘糖廠興建於日據時代 1909 年所創立，因此留有許多日式建築樣貌。具有在家鄉居住十幾年經驗的 B01，初搬至台糖宿舍時一時無法適應，因為宿舍採取日式的建築方式，故從玄關進入後便須脫下鞋子，「我光著腳進入榻榻米房間，可以從這個房間自由自在地走到另一個房間，一旦關上那扇紙門裡面就成了我的新天地，夜晚時則要從廚子裡面搬出棉被鋪蓋成睡床。(B01, 2016/11/21)」生活環境上的格局在過去差異甚大，對於 B01 來說相當的新鮮，住進環境優美的台糖宿舍是一種享受，但一時之間也無法適應，顯見當時環境與過去的變化。而在 B 家之後來到 B03 則沒有與他們居住一起，以半工半讀的方式謀生。B 家因父親調職的關係，於民國四十三年(1954 年)搬家至屏東糖廠居住，此期間 B03 也常放假時間來 B 家拜訪，B03 的妻子 D02 特別提到「我先生(B03)大學在台北讀書時，寒暑假就會回來屏東，也就會住在 B 家，所以就相當的親，先生在台灣也沒有其他的親人，B 家就是他的親人，所以 B 家的兄弟

姐妹就跟我先生很好，不敢跟爸爸媽媽說的話就會跟我先生說，B01 和 B02 他們每一年也都會來拜訪我們。(D02，2017/1/15)」可見在台灣這座異鄉上，能有所依靠和依賴的親人更加難能可貴，更進而主動維繫這樣的關係，互相扶持。

所居住的環境上，B01 特別提到就醫而言家鄉和台灣的差異，B01 回憶小時候在家鄉時因交通不便的關係，導致就醫不及而小孩往生的案例，而到了台灣後「來到台灣就醫方便許多，人的壽命也長許多，有台糖醫院可以就醫。民國四十三年在屏東之後又更加進步，糖廠位於市區，我結婚那年患盲腸炎，在台糖醫院開刀，當時開刀是二十元台幣，大約等於現在的兩千元。(B01，2016/11/21)」對於交通和醫療的便利性受訪者自身有很深刻的體悟，本身研究對象 B 家居住於糖廠內，內部的資源上相當的便利。

關於生活上的便利性，C01 回憶 C 祖父也有提及到相關的闡述，「祖父發現住在台灣也是很不錯交通很方便，原鄉居住的地方要去三河壩還需要走一段路，覺得住在台灣也很好，才會決定買土地蓋房子定居。(C01，2016/9/30)」對於是否繼續留在台灣有所猶豫，對家鄉亦有所掛念，而使得 C 祖父下定決心在台灣定居，便是因為便利性，過去在家鄉都需要依靠步行的方式，在台灣居住交通便利許多。故生活環境上的感受上，讓過去具有居住家鄉經驗的移民者，產生不同的感受和適應。

(三)去哪裡買菜？

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尚有飲食的部分，少數有在住家的附近耕田，如 C01 提到「在屏東是以務農為生，養豬、雞、鴨，還有種香蕉。當時年紀還小，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會幫忙家裡。(C01，2016/11/16)」可見 C 家是得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生活，一同來台的叔母也主要幫忙家裡的農作事務未在外工作，「在屏東時有耕田，因為當初買的土地比較大，所以就有種田來做利用。人手上當然是不夠用，當時民國四十六年有請一位長工，一個人實在做不來，是住在家裡內的長工。平常在家中農忙是叔母與長工，其他人都在工作，叔叔放假時就就沒有閒的，印

象中晚上的時候也很忙碌，種稻子夜間時還要去放水，因為稻子沒有水不行，輪灌的方式，要把水轉過來，使田地水分布均勻，所以晚上必須要去放水。(C01，2016/11/16)」C 家主以務農為主 C01 回顧過往農忙的生活，生活相當的忙碌，平時是由叔母負責，早晚皆有需忙碌的事情，故飲食上得以自給自足。

A01 則有提及到自家會種植香蕉，陪同母親拿去青果福利社去賣，對家庭收入亦是不無小補，現今回想起來覺得當時來台灣時還滿辛苦的。除了自行耕種之外，最為普遍的便是出門買菜，關於去菜市場買菜的經驗，A01 提到家中有位守寡的伯母一同來台，也幫忙許多家務，在買菜上「這位伯母也有一起來台灣，幫忙我媽媽，幫忙煮飯等事情，她與媽媽都不識字，在當時溝通很難，買菜都需要走二、三十分鐘的路程，到歸來那邊的市場買菜。(A01，2016/11/26)」需要從住家以步行的方式至歸來的菜市場買菜，對於剛來台的婦人來說溝通上亦有所困難，A 家主要使用語言為客家話，所以初期母親與伯母尚不會國語和閩南語。

F 家的關阿姨則也有類似的情形，F02 提到過去關阿姨是負責照料他們及買菜煮飯，「小時候是阿姨(關阿姨)去買菜，是去中央市場買菜，到小學二年級時姨婆嫁人後，母親當時已經生病於台南住院，而也有另外請一個傭人照顧家中起居也會幫忙買菜(北市場)和煮飯。當時姨婆不會國語和閩南語，買菜就用比手畫腳的方式，我猜想音都差不多，所以在買菜上尚可順利進行。(F02，2016/3/30)」關阿姨所買菜的地點中央市場和北市場，皆屬於使用閩南語居多的市場，一樣有溝通困難的問題，但是就買賣交易上，尚能順利的進行，畢竟買菜這件事是每一天都需去採買的，便能從中慢慢地掌握技巧。

居住於台糖內部的 B01 的經驗，則是內部有一間合作社販賣蔬菜，另外會有一位負責採買食材的人，「今天想吃什麼菜就跟採買員登記，採買員負責採買全台糖所需的食材，有這樣便利的方式。需要一家一家地去詢問，並登記下買要採購的菜，我猜想是否只有幫買採買主管家庭，否則一個人怎麼忙得過來，印象聽媽媽與採買員用閩南語交談。到了屏東糖廠時，反而沒有幫忙採買的人，媽媽就要自己去買菜，妹妹碧荷則會騎(腳踏)車幫媽媽買菜。(B01，2016/11/21)」

於台糖內部生活，所生活的景況與其他人不相同，多了便民服務的合作社，以及幫人採買食材的人員，使得於台糖生活更加便利。至搬到屏東台糖之後，則是母親自行外出買菜，女兒則有騎腳踏車去買菜的經驗。買菜的場所和距離，與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與本地人接觸，就初期的生活而言語言上尚有困難，但在買賣交易上，尚能使用比手畫腳的方式，順利的進行交易。

第二節 語言學習

前一章節所整理出各家庭於台灣所定居的地點，分別於苗栗、台南、屏東這三處，而進入新的生活環境，也必須開始有所適應，本節針對語言學習的部分進行探討，就其生活環境改變之下有何語言上的適應與學習。

下表為經由「訪談前問卷」(附錄 3)，整理受訪者語言使用上的情形，依受訪者所使用的語言、母親使用的語言、與配偶溝通語言以及與孩子溝通語言，此三類語言使用進行整理。

表 3-1：研究對象語言使用表

受訪者	使用語言	母親主要 使用語言	與配偶 溝通語言	與孩子 溝通語言
A01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	國語
A02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	國語
B01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客語	國語、客語
B02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	國語
B03	國語、客語	客語	客語	國語
C01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閩南語	國語、閩南語
D01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客語、閩 南語	國語、客語

D02	國語、客語、閩南語	客語	國語、客語	國語
E01	國語、粵語、客語、 閩南語	粵語	國語	國語、客語
F01	國語、粵語、閩南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F02	國語、粵語、閩南語	粵語	國語、閩南語	國語

藉由〈表 3-1〉整理，可大略理解受訪者們使用語言的情形，於「訪談前問卷」(附錄 3)特別詢問到「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因母親在家中的主要使用語言，影響研究對象在家中所使用的語言，誠如 A01 至 D02 母親使用客語，也影響其使用客語；E01、F01 和 F02 母親使用粵語，在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則是粵語，也顯見出在家戶的場域中，會使用母語交談。受訪時皆有提及在家中與在外所使用的語言不同的情況，依照不同環境而改變所說的語言，亦可視為環境適應的一環，就此語言學習的情況，將根據不同的受訪者的語言學習歷程，以「國語」和「閩南語」的語言學習經驗進行分析與探討，並藉由子女的角度回憶其身旁長輩的語言使用情況，得以理解當時尚不會國語和閩南語的移民如何在當地生活，以便於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情形。

(一)學習國語經驗

根據 A01 等十一位受訪者的經驗，對學習國語的部分，來台年紀已就讀初中者的 B01「我是小學五年級時學習注音符號，來到台灣時，大家都在學注音，而我就都已經會了。(B01, 2016/11/21)」及初中畢業的 B03「在就讀小學時就已經會講國語了，注音符號也是在當時就已經學了。(B03, 2017/1/15)」屬國語能力已屬純熟。來台年紀屬就讀小學者則是跟隨著當時學校的國語教育學習，又因當時推行國語運動，使得當時的學習環境以國語使用為主。

經由 A01 等受訪者學習國語的經驗，來台後國語的學習是隨著國小的課程

學習，語言屬人際溝通的管道，在雙方不同語言之下，便難以溝通，當時為了方便溝通，孫文及一些有心之士便倡議語音統一，於民國十三年(1924 年)決議以北平話為標準音，便是今日國語的由來⁷⁴。故有在中國大陸求學經驗的 B01、B03 和 E01 的國語學習屬純熟，來台後國語的使用較無受到困難，其中 E01 有感於國語運動的推行成功，使得她當時在台生活時便於與同學溝通。可見當時的國語運動與學校的國語教學，在統一語言上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使得大家能使用同一語言進行交談。其中 B02 提到學習國語上有《國語日報》報刊，使得當時在學習國語上進步許多，當時所發行的《國語日報》可屬學習國語的利器，《國語日報》本身創刊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 年)，是作為推行國語及普及教育為宗旨的報紙，也是全球唯一報紙內全文皆使用注音符號的中文報紙，故當時就讀師範學校的 B02，透過老師的要求開始閱讀《國語日報》上的文章，屬增進自身的國語能力之方式。而「國語推行委員會」，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 年)成立，目的為加強國內的國語文教育，是盡速恢復本國語文字的使用，使能達到一般的水準⁷⁵，其中《國語日報》也是當時為推行國語之刊物。可以顯見當時在國語運動的施行之下，國語的學習顯著提升，使得語言統一，便於溝通。

已確定受訪者為在小學階段隨著學校課程學習國語，此時的台灣也屬國語教學的萌芽階段，在師資及資源上尚不充沛，老一輩的只會使用方言及日語，年輕教師則只認識一些日本字漢字⁷⁶，故培育國語教學師資尚需時間的時期。對於受訪者在學習國語的過程中，有無遇到聽不懂、不標準的情形，將進一步理解。

由受訪者在學校內的國語學習經驗，可知當時的老師不管是台灣籍或外省籍的老師皆講話時有所口音，在口音上因人而異會造成聽不懂的情形，也有受訪者感受到初期的師資不屬齊全，教師國語口說上有不標準的情況，比如 B01 曾經提到：「當時上課時，老師們的鄉音很重，也有用台語(閩南語)或夾雜日本話上

⁷⁴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09。

⁷⁵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十年來的台灣教育》，1955，頁 164。

⁷⁶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十年來的台灣教育》，1955，頁 159。

課的老師。(B01, 2016/11/21)」B02 說：「學校的老師很多都口音不同，有廣東話、客家話、福建話、國語，所以會有聽不懂的情況，反而是上學時老師的語音需要適應，就得很認真地聽。(B02, 2016/11/21)」在初期上課聽講上有所不易，使得在國語授課時需要格外的仔細聽講。可判斷在初期以國語授課時，學生尚需要一段適應期，在國語的學習及有所適應之後，便能具備國語之語言能力。於小學求學期間跟隨學校教育學習國語者，學習的成效佳，成為移民者的主要使用語言，由受訪者的國語學習經驗，可知戰後來台就讀小學的移民，在國語學習方面適應良好。

在理解受訪者來台學習國語的情形之下，訪談中除了詢問受訪者自身的語言學習經驗以外，並透過晚輩了解家中長輩的語言使用及學習情況，第一代移民並非在小學階段學習國語，得以了解不同世代在同遷移到台灣後的生活適應情況，此部分將針對國語的學習進行探討。

第一代移民學習國語的情形，可分為兩種情形，一為來台後在當地就業者，於來台後有在當地就業工作者，便在國語的使用尚無太大的問題，因為在工作上有所需求，便會將國語學習純熟得以在職場上溝通，如 A01 父親羅博平、E 父親、李啟煥和關婉，皆屬在工作上有所需求，便國語使用較純熟。二為家中務農及家庭主婦的女性或家中長者，其在家中皆是使用客語或粵語母語交談為主，因為主要的生活圈為家的範圍內，故以母語使用為主，比如以客語或粵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國語的使用並不流利，對自身的生活尚不造成影響，便無迫切學習國語的需求。比如說 A 母親的情況「母親不會國語，在我妹妹上小學之後(約民國四十五、六年)才慢慢地學一點，會自己去找一些書翻翻，在當時母親成為基督徒，也慢慢開始接觸信仰，有開始慢慢在識字，有看到一些識字的課本。(A01, 2016/11/26)」國語為來台後一段時間才慢慢地開始學習，本身需要忙於家務，學習國語尚未有迫切的需要，則是在子女皆開始上學期間尚有閒暇的時間學習，並以接觸信仰亦是其學習識字的契機，藉由閱讀基督教之聖經開始慢慢識字，以自學的方式來學

習，至六、七十歲時已經看得懂一些簡單的字彙，國語口說上也沒有問題。C 叔母來台年紀為十八歲，來台後開始學習國語，靠著自學的方式及生活周遭接觸，也因為年紀較輕所學習的速度很快，並順利學成。D02 的父母親，國語不太會講，主要使用語言為客語，因 D02 父母的工作的場域為家庭與農作，便無迫切的需求性學習。

對於學習國語的經驗，與生活環境息息相關，生活環境上有所需求便會主動學習，誠如 A01 父親羅博平、E 父親、李啟煥和關婉需在當地工作，便需要學習國語，以利工作時與人溝通。另外則是 C 叔母，雖生活圈以家庭及農作為主，但因年紀輕學得更快。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圈者，其主要溝通的對象以母語便能順利對談，便無需求性需要學習，即使有學習國語，也是較緩慢的學習過程，學成後在口說上不致流利的程度。遷台長輩則在學習語言的速度、流利程度不及於他們的子女，但是不至於影響至自身的生活，生活上若有需求者便會積極的學習國語。

由上述大埔客家移民學習國語的經驗可知，國語學習純熟的移民，與學校內的課程及工作需求有密切的關係，在學校國語教育的推行，以及工作上的需求性，使得大埔客家移民在國語的學習成果上具有成效。

(二)學習閩南語經驗

閩南語在台灣作為是方言，是當地所普遍使用的方言，對於移民來說生活適應必須能與人溝通，在語言上除了學習官方語言國語之外，和當地人交談上則需使用到閩南語，便產生學習閩南語的需求，以利於與當地人溝通。將進一步了解大埔客家移民，學習閩南語的學習經歷。

大埔客家移民學習閩南語的經驗，經由受訪者的經驗分享，可知皆是於來台後方開始學習，學習閩南語的動機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為與同學玩耍，二為工作需求，三為想學習閩南語歌曲。多數受訪的大埔客家移民是以第一種學習動機居多，因最先與自己接觸的便是就讀小學時的同學，比如 A01 所言：「學校班上外

省人很少，必須要會閩南話才能和別人玩。(A01, 2016/11/26)」、A02：「下課時跟同學主要則使用閩南語。因為要跟同學相處，便於溝通自然就學會閩南語了(A02, 2016/12/28)」以及 B01：「要和附近的鄰居互動和小孩玩耍，所以漸漸開始學會閩南語，住在附近的也是就讀同一個國小，有更多的接觸機會。(B01, 2016/11/21)」皆表示需要和同學玩耍互動，學習閩南語才能與當地的小孩玩耍，以受訪者生活的環境以閩南人居多，為與對方能順利交談，在與同學相處之下漸漸的學習，故在學習的過程中具有閩南語的語言環境為學習的要件，因有與同學溝通的需求而學習閩南語，故較多受訪者於求學時期學習閩南語。學習閩南語的動機之二為工作需求，E01 於學校擔任教官一職時，為了與學生家長溝通，方開始學習閩南語，以利和學生家長順利交談傳達事務，故 E01 因工作需求至就業時學習閩南語。學習閩南語的動機之三為想學習閩南語歌曲，F02 未如多數移民於小學階段學習閩南語，直至高中時期因為想要學習閩南語歌曲，並為此購買閩南語歌曲的歌本學習，F02 便在高中時期主動學習閩南語歌曲與閩南語。

經由上述的三類學習閩南語動機，可知多數移民為與當地孩子玩耍溝通，便會在小學階段學習閩南語，另外兩種動機的情況，則是若是本身生活上沒有迫切的需求的話，便不會促使自己迫切去學習，甚至於未影響自身生活者便不會主動學習新的語言，未有迫切需求性。於小學階段開始學習閩南語的受訪者，於年紀尚小便開始學習語言，較能容易吸收，以日常生活中同儕間的相處學習，故受訪者皆表示小學階段學習語言較無遇到困難。其中 B01 提到當時的學習情況，「一開始所講的閩南語會有不標準的情況，同學們也不會笑我，會從同學口中聽到正確的一些不會的單詞發音後，仔細聽同學所講的，再慢慢調整。(B01, 2016/11/21)」可知在初學階段所講的閩南語相較於當地人是不標準的，在與同學們的接觸之下，慢慢地進行修正，使得經過練習後自身的閩南語愈來愈流利。在初期學習階段，需主動適應該語言環境，所講述的語言未必標準，透過主動口說的方式，使得自己的閩南語愈來愈流利，方能與身邊的同儕玩耍與溝通，多數受訪者在小學階段便閩南語能力純熟。另外 B03 因自己所處的環境主要用國語，故沒有特別學習

閩南語，僅能聽得懂閩南語，口說上未能流利講述，故學習閩南語的契機，與周遭人際有所關聯性，若生活周遭以國語溝通即可，便不會主動學習至純熟。

在理解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學習閩南語的情形之下，訪談中除了詢問受訪者自身的語言學習經驗之外，並透過晚輩的觀點闡述家中長輩的語言使用及學習情況，理解移民第一代學習閩南語的情形，得以了解不同生活情境在同遷移到台灣後的生活適應情況，此部分將針對閩南語的學習進行探討。

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學習閩南語的情形，因為所學習的純熟程度有所差異，研究者將根據第一代的閩南語學習經驗，分為「能純熟使用」、「簡單應對」和「不會使用」三者，以利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閩南語的學習情形。能純熟使用閩南語的第一代移民有兩位，B 父親與 C 叔母，B 父親因為工作上的需求，於台南糖廠時需要農業勘查，並有潮州話的基礎，故來台後以兩週的時間學習閩南語，以利工作上與人溝通，便是屬於因工作需求學習閩南語，為閩南語能純熟使用。C 叔母來台年紀為十八歲，閩南語是來台後開始學習，靠著自學的方式及生活周遭以閩南人為主，所以接觸閩南語的機會較多，亦因為年紀較輕所學習的速度很快，並順利學成。能純熟使用閩南語的兩位第一代移民，能純熟使用的因素有二，工作需求和年紀，較多的接觸之下，便能快速學成，相較於其他第一代移民閩南語使用純熟。

閩南語能簡單應對的第一代移民，A 母親、B 母親、F 家關婉和關阿姨四位的經驗。A 母親在台生活開始就有接觸閩南語，透過買菜時逐漸學會一些簡單的閩南語，儘管無法達到流利的程度，A01 回想當時母親的情況「我想溝通是不容易，到了菜市場，要買什麼用手指指點也成，也是一個簡單的溝通，對方也要做你的生意，我媽媽也會猜想這是多少錢、貴還是便宜、該買不買，所以我猜想在溝通上也沒什麼問題。比較困難的話還有我們小朋友或父親會幫忙，一般的生活情況就沒什麼問題，也還是把小孩帶大的。(A01, 2016/11/26)」起初透過比手畫腳的方式買菜仍能達成溝通，儘管閩南語不如自己子女流利，但是在生活上未

因語言關係遇到麻煩，也順利將小孩拉拔長大，故語言問題未造成 A 母親的不適應。B 家生活於糖廠，於第一節「生活環境」中買菜的經驗上，可知 B 母親生活圈主要以糖廠為主，周遭較少與閩南人接觸，所接觸的生活圈以家庭為主，相對使用閩南語的機會較少，故無特意學習閩南語，僅只會簡單的閩南語交談。F 家關婉與關阿姨主要使用粵語及國語，所居住的生活周遭使用國語和粵語皆可溝通，便無迫切的需求學習閩南語，閩南語僅只有聽力尚可，口說部分則不行，僅只能簡單的日常對話。由以上第一代移民的閩南語學習的經驗，可知與本身所生活的周遭環境有所關聯性，雖然有所接觸使用閩南語的人，但是多數所接觸到的人能以國語或客語或粵語便能溝通，便無迫切需要學習至純熟，故閩南語的程度僅達到能簡單應對的程度。

不會使用閩南語的第一代移民，C 祖父、D02 的父母、E 母親、F 家李東星五位的經驗。C 祖父無特別學習閩南語，在家中都是使用客語交談，與附近的鄰居亦使用客語，其中 A01 對於 C 祖父也有所回憶，「還記得 C01 的 C 祖父曾對小朋友說「你們在講什麼？因為他聽不懂。(A01, 2016/11/26)」可知 C 祖父未學習閩南語，聽不懂已經學習閩南語的小朋友所說的話。D02 的父母親不會講閩南語，主要使用的語言為客語，因生活以家庭與農作為主，便無迫切的學習閩南語的需求。E 家居住於苗栗縣卓蘭鎮，故在當地所使用的語言以客語為主，母親主要使用粵語及客語交談，無學習閩南語的需求。F 家叔李東星居住的環境以客家人居多，故主要使用的語言為客語和粵語，沒有學習閩南語。由以上第一代移民的不會使用閩南語的情況，可知與本身所生活的場域有所關聯性，生活上以家為主，並使用原本已會的客語或粵語便能順利溝通，便無學習閩南語的需求，屬於不會使用閩南語的大埔客家移民。

經由上述依據閩南語的純熟程度，分為「能純熟使用」、「簡單應對」和「不會使用」三者，了解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在閩南語的學習及使用上，多數是簡單應對或不會使用，能純熟使用閩南語的則較少。若對生活有需求，便有迫切的需求性學習，比如 B 父親在工作上所需；若對生活溝通尚無造成困難者，便不會

主動去學習新語言，是多數第一代移民的情況。以周遭生活的環境及鄰居使用的語言，以判斷是否需要學習新語言的動機，可視為適應生活的選擇。

第三節 生活調適

前文透過「生活環境」和「語言學習」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本節將大埔客家移民進入新居地之後的主觀感受，進一步探討「日常生活感受」、「飲食習慣」和「家庭教養」。

(一)日常生活感受

大埔客家移民到達新居地，首先需要學習語言，語言學習純熟後，才能順利與當地人交談。

根據本研究探討的大埔客家移民來台之後即就讀中學，B01、B02 和 E01 以轉學生身分入學，曾受到同儕不友善的對待。B01 和 B02 曾經提及，同校同學以「阿山(A-suann)」閩南語稱呼倆姊妹，因為倆姊妹是當時學校極少數的外省人，在學校當中容易引人注目，倆姊妹表示「遇到這樣的情況也不會生氣，算是小朋友的玩笑，不會在乎就笑笑的回應。(B01, 2016/11/21)」E01 的求學經驗則是「有同學來跟我們說『你們這些外省人，來到我們台灣吃我們台灣的米了！』便開始和對方吵架，我馬上不甘示弱回應『我不工作你會給我吃嗎？這是我買來的米！』(E01, 2017/2/20)」可見當時台灣人無法輕易接受外省人，經常發生爭執。另外 E01 也有相似的經歷，同學們格外關注她的穿著，例如穿皮鞋、襯衫材質等，「當時我們從香港來，穿的衣服都比較好一點，還會特別覺得我們穿的衣服特別軟。打赤腳的很多，只有上學時才穿鞋，放學時就馬上脫掉，將鞋綁在腰上回家。(E01, 2017/2/20)」同學們便會認為 E 家境富裕，E01 回憶當時看到多數人都打赤腳，只有上學時才會穿鞋子，沒有習慣穿鞋子，以當時的台灣經濟情況，在卓蘭的 E 家相較之下當時的家中的經濟狀況屬穩定。有相似經歷的 B01、B02 及 E01，三

人雖轉學的地區不同，但是共通點皆是以轉學生的身分插班入學，以當時來說外省人是校園內的極少數，因為時代背景的關係，如此的身分又格外引人注目。

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本省人對於外省人的心態是失望與憤恨，在發生二二八事件正顯現出外省和本省之間隔閡的存在，又國民政府帶著大批軍人撤守至台灣，大環境上的變化，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也難以避免，彼此間的態度為不信任。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一文當中，將本省與外省族群間的界限，分為日常生活、社會上的人際交往、婚姻與求職，以及政治上三方面。可明顯知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民情有所差異，使得本省人常認為外省人有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可能是產生自外省人認為自己是勝利軍，而台灣人則是被日本奴化五十年的失敗者⁷⁷，在心理上的不平衡便有所存在。由大埔客家移民的三位轉學生的經驗，可知當時對於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觀念有所存在，也影響本省人的子弟看待外省人子弟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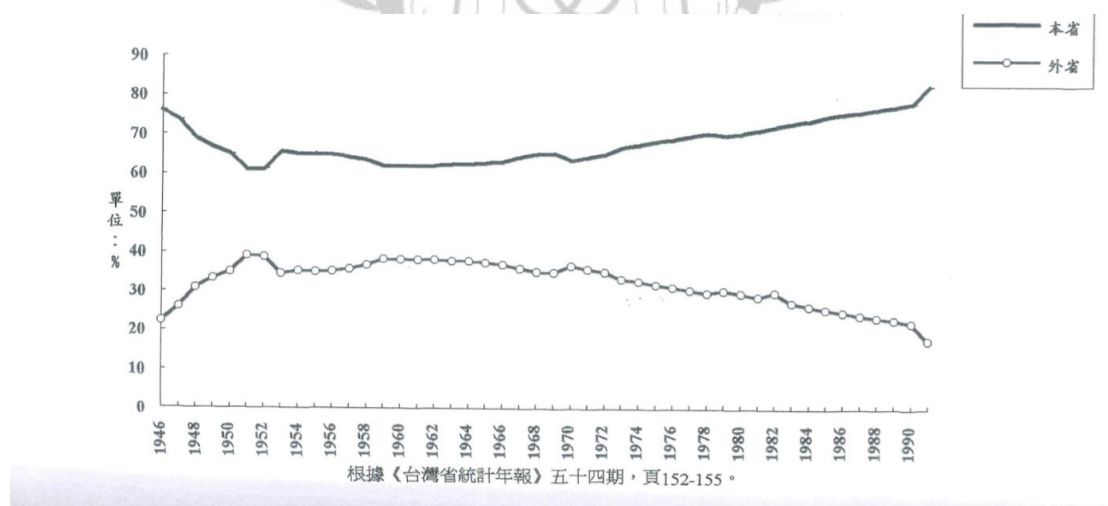


圖 3-4：本省與外省公務人員佔台灣省公務人員之百分比曲線圖

⁷⁷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9-52。

其中 E01 的經驗，可顯現出 E 家當時的經濟穩定，許多學者研究指出本省與外省間有經濟資源分配不均的情形，外省人擔任軍公教的比例較高(見圖 3-4)，根據《台灣省統計年報》的統計，1946 年時，台灣的外省公務員比例為 22.3%，至 1949 年便增加為 33.3%，1951 年時更高達 39.1%⁷⁸，顯現外省人集中於公部門的情形，因此林忠正、林鶴玲⁷⁹等學者便提出外省族群在經濟上享有優勢。外省人生活上與靠天吃飯的農人或做生意的商人來說穩定許多，民生物資、教育、提供眷村等生活相關的事情國家均提供補助，生活既安定又有保障⁸⁰。本身 E01 所居的苗栗縣卓蘭鎮便是以務農為主，由 E01 與同儕之間的爭執經驗，可知本省人的子弟已有外省人生活比他們優渥且穩定的感受，便特意以米和服裝作為爭執的事情，顯現出本省及外省的意識當時有所強烈，以及當時經濟上的差異情形，使得本省農民子弟來說外來者有搶他們食物的感受。

上述為以轉學生身分入學的三位第二代移民的經驗，其中 B01 屬在家鄉居住經驗最久的，其他兩位則具有多處遷移經驗，故對於在家鄉生活的經驗相較之下較薄弱。對於在家鄉居住的時間遠比其他第二代移民長的 B01 來說，對於在家鄉生活的十幾年經驗並非能輕易淡忘的，所以當他入住新的環境台糖宿舍時，環境與過去差異甚大，是一種享受但也讓他一時無法適應。並回憶到當時初期的感受「雖然在生活上很方便，但是十幾年在故居過慣的生活，一時無法適應，不知多少個夜晚，突然有夢醒不知身在何處，常常要等待整理好頭緒，才再進入夢鄉。(B01，2016/11/21)」可見 B01 因具有過去在家鄉的生活經驗，故來到台灣時多少有些不適應，生活上的方便遠比家鄉便利，但仍有所不習慣之處，在睡夢醒來不知自己現在在什麼地方，雖然可能是睡迷糊了，但也能顯示對於新的環境居住上尚未習慣。B01 當時才理解李白《靜夜思》詩作中的感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展現出對於家鄉的懷念之情，此為居

⁷⁸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台灣省統計年報》54 期，1995，頁 152-155。

⁷⁹林忠正、林鶴玲，〈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2001，頁 101-112。

⁸⁰周璟慧，《外省客家人的認同與文化：以廣東省五華縣籍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29-32。

住家鄉時間較長的 B01 所特有的感受。

其他大埔客家移民屬來台年紀較輕，屬從小學開始就讀，如 A01、C01、D02、F01 和 F02，對來到台灣後日常生活適應的感受上，本身因年紀關係對在家鄉生活的印象不深，所以對他們而言無生活不適應的問題，皆是從小便開始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其中 A02 和 D01 是在台灣出生，故也未有生活不適應的問題。另外 B03 則是來台前在家鄉已經沒有親近的親人，為自行下定決心來台，到台灣後以半工半讀的方式謀生，因此在心態上便是堅定的在台灣生活，並選擇適應台灣的生活，故在生活適應方面並未造成困擾及不便。日常生活適應及感受上，擁有顯著不同經驗的是 B01、B02 及 E01，因轉學生的身分入學，使得有所感受到省籍意識的存在，而引發與同儕之間的爭執，以及對於家鄉生活經驗深刻的 B01，對於初來到台灣有所不習慣之處。

(二)飲食習慣

飲食與生活是息息相關，透過飲食的方式了解族群在該環境的生活方式，至新環境上對該地料理的飲食上的感受，藉此理解受訪者對台灣料理和客家料理的差異，由他們的主觀感受上表現出對於飲食上的適應情形。

在飲食習慣方面，能感受出台灣料理與客家料理之間的差異，多數人感受到台灣料理的調味上偏甜、多料少湯的料理，客家料理的調味則是偏鹹，在當時的生活情況而言多是於在家用餐，故習慣於家中料理上的調味，對日後初次品嚐台灣料理便有所不習慣產生，多數受訪者是於工作階段才有所接觸外食及台灣料理。其中 F01 和 F02 提到父親李啟煥的飲食口味，口味上是對偏鹹較有喜好，「家裡煮飯都是媽媽煮的，味道沒有那麼鹹，爸爸吃飯前都會用一個小碟子沾(蘸)蝦油(魚露)吃，剛從香港來台灣時都會如此準備。(F02，2016/3/30)」妻子關婉所烹調的料理未偏鹹，故當時李啟煥在吃晚餐前都會準備魚露搭配其晚餐，搭配魚露之下對李啟煥來說口味才能符合其所喜愛的鹹味，可見已經習慣上客家料理的調味方式。F02 回憶到在初來台在家吃飯時，家中的餐桌上的餐具會準備比飯碗小

的湯碗，習慣於飯前喝湯。額外準備小湯碗的飲食習慣，為廣東人「煲湯」的飲食特色，此飲食特色與廣州濕熱的氣候有所關聯性，透過喝湯的方式能達到清熱去火的功效，至於有別於常見的飯後喝湯的飲食方式，飯前喝湯具有開胃和利於消化的作用⁸¹。粵菜的喝湯的飲食習慣 F 家延續至台灣，但是 F02 則說在之後卻日漸沒有額外準備湯碗，他猜想可能是因為準備煲湯需要長時間的烹煮，母親需要上班，關阿姨也嫁人，雖仍有來家中幫忙煮飯菜，但是這樣費工的料理便鮮少準備了。

B01 並提及過去家鄉的飲食習慣，「家鄉居住的地方屬山區，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製作，像是豆腐和豆干也是自己做，附近的人會拿來賣，每個家庭會做甚麼有什麼就拿出來賣。(B01，2016/11/21)」可知因為所居處的大埔縣大麻鎮屬於山區，故很多食材須自己製作，或是將自家製作的食材與鄰居進行買賣交易，是當時在家鄉飲食習慣，到台灣後食材上的採買便利許多，顯現出生活上的變化與適應。

另外每個家庭特別會在農曆新年時製作家鄉料理，農曆新年屬於中國人的傳統重大團圓節日，而在這一天準備家鄉料理也顯現出其過節的飲食習慣，到台灣延續烹調家鄉料理之飲食習慣，受訪者所提出的家鄉料理釀豆腐和粿類料理屬於費工費時的料理，會特別於農曆新年時製作，作為過年的團圓菜。其中 D02 和 E01 則認為台灣料理與客家料理差異不大，「家中時常做家鄉料理，覺得跟台灣料理沒有什麼不一樣。(D02，2017/1/15)」、「也沒什麼特別的分界，什麼料理都會做，也不會特別說做廣東菜。覺得料理就沒有這樣細分，不就拿到菜就開始炒了。(E01，2017/2/20)」不侷限自身的飲食口味，表現出每個人對於飲食方面皆有不同的看法之處。透過移民者移居新環境後的飲食習慣，在家中保有自身的飲食特色，並特別於農曆新年時準備客家料理，彰顯出保有過去在家鄉的飲食習慣。對於當地料理上的適應，雖然早期的飲食以在家烹煮為主，到了現代飲食習慣改

⁸¹為什麼廣東人有「煲湯」的傳統？，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6/20/16534268_604434613.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

變才更多機會接觸台灣料理，對於台灣料理的口味感受上屬偏甜，與自身的飲食習慣有所差異，故對於口味上會有所不適應之處。

(三)家庭教養

承接上一節「日常生活的適應感受」、「飲食習慣」上的適應，皆屬於移民至新環境生活下，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適應表現，透過這些細微的變化，顯現大埔客家移民適應環境的經歷與感受，第三部份則將以「家庭教養」作為探討，當從為人子女轉變成為人父母，至家庭有新成員的加入，又會有不同的體悟，其中 B01 及 B02 提出家庭教養的不同之處，感受到客家人較有長幼有分的觀念、對子女的家庭教育則較嚴格講求規矩。

對於家庭教養上的差異的感受，前提在於身分上的轉變，從父母的身分轉為阿公阿婆的身分，子女的婚姻對象也是不同祖籍與生活背景，就產生不同的磨合和適應。B01 感受到客家人較有長幼有分的觀念，「覺得客家人有長幼有分，台灣人常常是全家人一起睡，我們則是分得很清楚，有父母的房間與兄弟姊妹的房間。(B01，2016/11/21)」由 B01 過去的經驗，家中在分配房間時便有所明確的分界。B01 認為客家人對家中的規矩較為嚴格，外祖父母曾叮嚀他吃飯前要先請家中長輩吃飯，便在小時候就記取長輩的叮嚀，每一回吃飯時都會大聲地叫長輩吃飯了，外祖父母的教誨現在仍銘記在心，因此在家庭教養的感受上認為客家人對於子女較嚴格。B02 則回憶到過去在家中大家會爭著幫忙父母做事，「記得以前跟父母吃飯時，會觀察爸爸吃完飯沒，大家會搶著幫爸爸盛飯。以前若是要掃地，大家也會搶著要來掃地。(B02，2016/11/21)」B01 則回憶到過去生活上都很獨立自主，「過去早晨只要聽到父親的腳步聲，就會馬上起床，不需要鬧鐘。(B01，2016/11/21)」在過去的家庭教養上，B 家兩姊妹感受到較嚴格，在做事情方面則獨立又勤快，也可顯見子女對父母的尊敬。

對於家庭教養上的差異，B02 則是在自己當阿婆後，才有所體會到是否自己對小孩要求太嚴格，感受到在孫子的家庭教育上不如以往的小孩好照顧及教導。

使得 B02 有所疑惑，並表示「他媽媽為何不教他呢？是我太嚴格了還是因為我是客家人要求比較嚴格？(B02，2016/11/21)」這樣的經驗，讓 B02 感受到是否客家人和閩南人對子女教育的方式有所不同，認為客家人對子女的教育相當的嚴格。兩位受訪者的身分皆是兒子已經娶妻生子，在照顧孫子之時有所感觸到家庭教育的方式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感受到客家人對子女的品德教育和家庭教育要求較嚴格。

關於客家人對於子女教育嚴格的情形，在客家的俗諺中，「不讀書不成器」、「不讀詩書，有目無珠」及「有子不讀書，不如養大豬」，不難觀察出客家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⁸²。另外客家人有「敬惜字紙、尊敬知識」的觀念，建造「惜字亭」為祖先鼓勵族人讀書寫字，求取功名，光耀門楣，對於讀過之書籍及寫過之字紙，要加以珍惜，因而建爐亭燒化殘紙，衍伸為祭祀倉頡之民俗⁸³。而 B01 與 B02 從小便受到父母的教誨，從訪談內容可顯見出尊重長輩、長幼有序、做事勤快等，故當他們為人母時亦延續此教育方式，而有所感觸到客家人與閩南人家庭教育方式之不同，子女與不同族群者結婚生子，成為他們的新的生活適應。客家人是一個注重文化、重視教育的族群；崇文重教、耕讀傳家是客家人的立身之本，所富有的精神與教育的作用密不可分，透過家庭教育和宗族教育等來塑造客家精神⁸⁴。根據以上論述看法顯示，對子女的教育態度延續了客家精神，透過父母的教育方式傳承其客家精神及父母的期許。

第四節 結語

本章分為三節以「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適應與差異」，透過此三節內容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第一節「生活環境」由大埔客家移民對

⁸²曾逸昌，《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縣曾逸昌出版社，2010)，頁 125-127。

⁸³曾逸昌，《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縣曾逸昌出版社，2010)，頁 630-635。

⁸⁴陳振中、唐德海，《從教育情結看客家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44(1)，2008)，頁 77-79。

新生活環境上的回顧，研究對象的生活周遭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皆有，其中 E 家居於苗栗縣卓蘭鎮屬客家村落，故本地客家人居多。與周遭的鄰居都有所接觸，即使是本地的客家人也未到無法溝通的情況，但是婦女則在買菜時，會遇上不易溝通的情形，即便如此仍能順利完成交易，買菜是每日必須，因此透過每日的買菜可達成熟能生巧，更加熟悉日常語言。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屬於買土地蓋房子，其中 B 家是居住於台糖的宿舍內，屬於日本式的格局，帶有當時日據時代所留下來的房屋，在台糖內部的生活也相當便利，有醫療設施及採買的合作社；F 家則是因於屏東女中任教，故居住於校舍旁的宿舍「屏女新村」，為獨棟的平房，日後改建為兩層樓房。來到台灣居住，不免與過去的家鄉相互比較，認為台灣相較於家鄉便利許多，不管在交通和醫療上皆相當的便利，產生與家鄉不同的生活適應與感受。透過與生活環境相關的提問，透過環境周邊及住宅的情形，了解初步移民定居後的生活適應情況，環境上的便利性來說比過去家鄉方便許多，就大埔客家移民周遭鄰居身分組成未侷限客家人，外省人、本省人及客家人皆有，故未有刻意選擇與特定族群居住的情形。

由第二節「語言學習」理解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後語言學習的情形，對於學習新語言以適應生活的關鍵點為何，詢問受訪者的相關經驗，以了解他們學習語言上的態度。綜觀受訪者對於學習語言的關鍵，在家戶生活之外的周遭有學習國語及閩南語迫切的需求，如與他人溝通、工作和唱歌。透過受訪者對於學習語言的關鍵之想法，可印證至受訪者的學習歷程，在生活需求，促使移民在新環境學習語言更加的純熟，以便適應新的生活環境。語言作為溝通的工具，在新環境未學習當地人所使用的語言，便無法與新環境的人溝通，會產生難以適應新環境的情況。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後學習國語和閩南語，國語是當時官方所推行的語言，故跟隨學校課程學習的移民第二代便能學習有成，以及工作上所需的第一代移民也使用國語純熟；閩南語則是在具有閩南語環境之下學習，即使第一代移民多數未習得流利的閩南語，但是能見到他們在閩南人較多處生活，尚能習得簡單日常的閩南語對話，這便是生活適應上的逐步適應。就生活環境上的改變，透過訪談理

解每一位大埔客家移民語言上的適應與學習，了解他們在新環境的語言適應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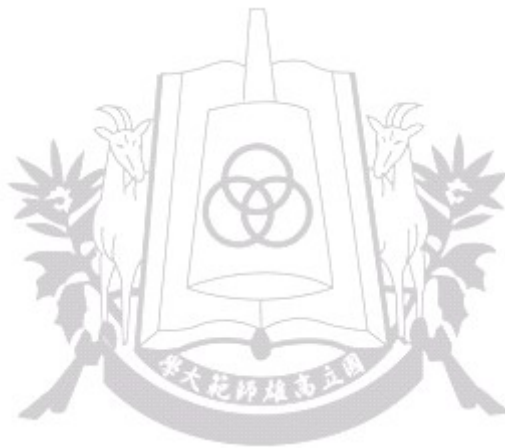
第三節「生活調適」分為「日常生活感受」、「飲食習慣」和「家庭教養」三方面進行探究，理解大埔客家移民於新環境的適應情形，藉此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生活適應的主觀感受。於新環境與不同的人接觸，便是生活適應的開端，「日常生活上的適應及感受」方面，B01、B02 和 E01 來台後以轉學生的身分入學，又是校內極少數的外省人，曾受到同儕間不友善之言論，顯現此時代背景上具本省和外省的意識存在，從同儕間爭執的言論，可知外省人在當時具有經濟上的優勢，本省子弟便與外省子弟發生衝突。其中 B01 因在家鄉居住的經驗較長，故初來到台灣居住時有所不習慣，雖然相比下在台的生活環境較好，但是初期居住於新環境時仍有不習慣，並有懷念家鄉的感受。其他受訪大埔客家移民屬來台後隨年紀從小學一年級就讀，則未遇到此種情形，並因年紀關係對在家鄉生活的印象不深，對他們而言並無生活不適應的問題，皆是從小便開在適應新的生活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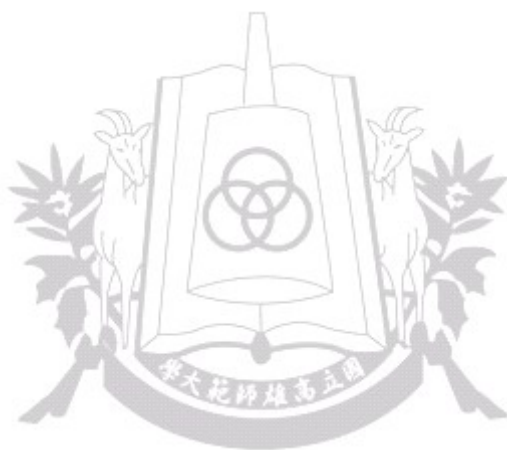
「飲食習慣」方面透過飲食了解族群在該環境的生活方式，至新環境上對該地料理的飲食上的感受，由移民者移居新環境後的飲食習慣，可知移民者在家中保有自身的飲食特色，如口味偏鹹、沾取魚露達到習慣的口味、煲湯等飲食習慣，並特別於農曆新年時準備客家料理，彰顯出保有過去在家鄉的飲食習慣之延續。對於當地料理上的適應，雖然早期的飲食以在家烹煮為主，到了現代飲食習慣改變才更多機會接觸台灣料理，對於台灣料理的口味感受上屬偏甜，與自身的飲食習慣有所差異，故多數受訪者對於口味上會有所不適應之處。

「家庭教養」方面，有二位受訪者特別感受到差異，當從為人子女轉變成為人父母，又會有不同的體悟，感受到客家人較有長幼有分的觀念、對子女的家庭教育則較嚴格講求規矩。也因為子女結婚生子，使得家庭成員的組成有所改變，進而又產生新的生活適應與感受，也反映出客家人對於子女教養的觀念。由以上三方面的生活適應與差異，凡於生活內與人接觸，原本的生活模式有所改變便需

要適應，由上述大埔客移民的生活適應情形，擁有該時代背景之下特殊的經歷，展現出移民至新環境上所面臨的情形。

凡於生活內當開始於新環境生活並與人接觸之下，原本在過去的生活模式便有所改變需要適應，對於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情形，擁有該時代背景之下特殊的經歷，展現出移民至新環境上所面臨的情形。誠如廖正宏所述，遷移的行為產生後，便意味著將與舊有的關係疏遠，便失去過往在家鄉的物質與心理上的支持，在新環境可能會因新的威脅及未知的狀況而感到恐懼或不安。由本研究所見大埔客家移民在新環境上需要面臨環境、語言、飲食、人際和教養等突發且不熟悉的事件，在生活當中逐步的適應。





第四章 從集體記憶到族群認同

在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背景，及遷台後的生活適應情形，本章將進一步探究大埔客家移民從集體記憶到族群認同。台灣是一個多種族或多族群的社會，具有多重族群身分認同者，在身分之間是沒有互斥的關係，每一種身分都有其存在的意義。建構出個人的認同結構，便是從所處的時代、社會與家庭中都獲得某些記憶，因而形成個人的心理構圖與相關的認同結構⁸⁵。戰後來台的客家人，被稱為是外省客家人，與本地客家人所產生的背景不相同，因為歷史記憶的不同，從居住的地方、職業、族群認同便有所差異，外省客家人面臨到環境的轉換之下認同因此產生變化。

王明珂曾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提出，人群的發展與重組藉由結構性失憶及強化新集體記憶，以達成凝聚一個族群的親親性，事實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非生物現象，我們可稱之為「文化親親性⁸⁶」。認同變遷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歷史記憶來界定認同的範圍，移民社會是觀察認同變遷的最佳場域。大埔客家移民的遷台及在台生活經驗，便是能作為探究認同變遷的依據，理解在新的生活場域下所構成的族群親親性。另外許木柱指出透過移民者生活經驗的累積，便能展現出對該族群團體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情感和行為⁸⁷。本研究藉助許木柱的觀點來看待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以「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調適」，瞭解大埔客家移民生活經驗，反應大埔客家族群團體的歸屬感。

張茂桂對於「族群特質」是具有「自覺到」文化及歷史特質，從共同享有的起源、文化、語言腔調或社會關係，是有別於其他的人或族群⁸⁸。張茂桂所強調

⁸⁵王明珂，〈華夏邊緣的變遷：台灣族群經驗〉，《華夏邊緣》，1998，頁 403。

⁸⁶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2005，375 頁。

⁸⁷許木柱，〈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台灣新興社會運動》，1989，頁 127-156。

⁸⁸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2001，頁 235。

的自覺，是指出族群特質不完全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具有主觀意識及行動的層面，常於互動的過程中形成。孫鴻業也有相同的看法，「身分」的內涵是透過長期且持續的歷史情境的社會互動所建構出來，「認同」則是對一個社會類屬或群體「主觀的」連帶感和對價值與行動的認知共識，孫鴻業以外省第二代的國家認同為研究主題，與本研究的受訪對象相同，並將外省人的身分認定分為四個類型：傳統中國人、是中國人亦是台灣人、新台灣人和模糊化且不做認定，可作為本章研究族群認同之參考⁸⁹。就本章所採取的探討族群認同的研究途徑，「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便是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與行為，表現個人對族群的主觀意識。王明珂曾提到，個人在社群生活中，在不同的境遇下，與不同的人群共同選擇、強調某些記憶以強化某種認同，因此形成每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體系，個人認同的選擇可能視現實社會情況而變遷⁹⁰。族群認同並非單一的，因應生長背景及社會環境差異，族群認同隨之變化，林淑鈴在〈異族通婚與跨足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軌跡〉一文中針對六堆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之下，客家人口的變化，並比較說明研究對象的多元族群認同，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由代內或代間產生不同的族群認同，子代與父代間的族群認同便可能有所差異。藉助該文的研究，可知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相當多元，從當事人的家庭到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氛圍，皆是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展現出多元族群認同。文中針對族群認同的概述中，多元族群認同提出 Brown 的相同觀點應證，族群認同具有流動性、可變動性與變異性等特性⁹¹。因此由上述王明珂及林淑鈴對多元族群認同的整理，在個人生活環境中從語言、飲食、參與同鄉會和返鄉探親皆有產生認同變遷的可能。本章將針對大埔客家第二代的族群認同，構成移民來台的第二代在台灣的族群認同的意識。

⁸⁹孫鴻業，〈「外省人」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2010，頁 31-39。

⁹⁰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2005，403-404 頁。

⁹¹林淑鈴，〈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軌跡〉，《高雄師大學報》2012：163-164。

本章將以，「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探討大埔客家第二代的族群認同，集體記憶涉及大埔客家移民日常生活慣用的語言及飲食，通過語言及飲食建構集體記憶。團體成員共同建構集體記憶，維繫長久情感，尤以客語使用及飲食習慣可見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涉及適應新環境生活的移民，同鄉會為同鄉交流場域，藉由同鄉身分拉近關係，顯現族群認同。透過返鄉探親理解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感受，以及返鄉的理由。

第一節 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

最初由法國社會學家阿布瓦希提出集體記憶理論：「除了不自覺的夢境之外，記憶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故記憶必然有其『社會架構』，人們從社會架構(social framework)中獲得記憶，加以認知與形塑，並相互喚起記憶，成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⁹²」個人在群體中的記憶，群體的記憶也能透露出個人的記憶。所謂社會架構，又稱為社會結構，如同大樓的骨架，以社會結構界定社會關係的類型，也提供人們社會行動的參考⁹³。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乃經年累月匯聚而成，誠如各個宗教、信仰與理念所匯聚而成的記憶，除此之外，許多具體的儀式、紀念碑、銅像、地標、節慶等也都能穩固集體記憶。⁹⁴對移民的群體來說，於陌生的新環境生活下，需要互相支持的力量，以便面臨新挑戰，這股力量便是從個人經驗與留存的集體記憶而來。以集體記憶凝聚彼此的力量及認同，集體記憶經常是社群作為成員凝聚或爭取認同的重要訴求⁹⁵。本節將以「客語使用」及「飲食習慣」來瞭解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客語的使用影響研究對象之族群

⁹²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37-39.

⁹³王振寰、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2015，頁 10。

⁹⁴汪榮祖，〈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頁 2。

⁹⁵藍清水，《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95-97。

認同，飲食習慣則將針對烹煮家鄉料理，為年節必備菜餚，大埔客家移民將以語言和飲食穩固集體記憶、產生社群或族群的認同。

一、客語使用

在第三章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中，第二節針對大埔客家移民對國語及閩南語語言學習的情況，得知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在不同場域會轉換語言使用，表現出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從語言學習至純熟之下的活用。研究對象所使用的語言情形，可於〈表 3-1〉中有所理解，八位平常多使用國語、閩南語和客語，三位能使用粵語交談。大埔客家移民同樣是來自大埔，在語言的使用上則有客語及粵語的差異，主要是受到母親主要使用語言所影響，以研究對象 E 家及 F 家為例，其父親皆能以客語交談，妻子則非客家人，雙方交談則使用粵語為主，也影響家庭內所使用的語言。本節所採取的集體記憶之語言使用，以「客語」作為討論的依據。

語言為文化特徵之一，歷史上便有以語言凝聚自身民族意識的方式，是由德意志浪漫主義所建構出的「語言國族主義」，在歷史上語言作為民族的標誌，在擁有相同文化與語言的族群，該族群人物便是該族群的文化代言人，此特定文化能代表該族群的特質，同時又具有與他者區分的作用⁹⁶。語言具有文化的代表性，族群的認同語言常佔最大的要素，母語的使用就是自我認同族群屬性的表現⁹⁷，因此本節所採取的集體記憶之語言使用，以「客語使用⁹⁸」作為討論的依據，分為五個探討方向：「(一)你在家中使用什麼語言？(二)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會？(三)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感覺如何？(四)當遇到講客語的人，會產生比較好的印象嗎？(五)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會說你是客家人嗎？」客語本身為研究對象中在原生家庭主要使用的語言，客語可以聯繫個人與家庭，以及家庭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是與同族群的共同語言，故先以家中所使用的語言態度進行探討。研究

⁹⁶蔡芬芳，〈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2008：頁 112-113。

⁹⁷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2001，頁 174-175。

⁹⁸本節所提問的「客語」未明確指示是何種客家腔調，泛指各種腔調的客語。

對象平時對外多以國語及閩南語交談為主，較少機會使用到客語交談，由此進一步以對外與他人互動時具有客語的情境下，探究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所使用客語的態度，進而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語言上所留存的集體記憶。

(一) 你在家中使用什麼語言？

本研究總計十一位研究對象，根據〈表 3-1〉可大略理解受訪者們使用語言的情形，A01、A02、B01、B02、C01、D01、D02 皆是能使用國語、閩南語和客語交談，B03 則是使與國語和客語交談，另外 E01、F01 和 F02 則是使用國語、粵語和閩南語。由十一位研究對象語言使用的情形，在父母雙方皆是同族群及母語相同，在家中使用的語言為客語，A01 等八位研究對象屬於父母雙方母語相同，父方或母方影響不顯著；父母雙方不同族群及母語不同的家庭組成，在家中使用的語言則會受到母方影響，E01、F01 和 F02 三位研究對象屬於語言受到母方影響，故在家中使用粵語交談。經由在家中使用語言的態度，來理解他們從語言至集體記憶的構成。對於家中講客語的 A01 等人來說，講述客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客語代表著家中的語言，直至來到台灣求學開始學習國語及閩南語。學習國語及閩南語的經歷，則已經於第三章「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深入的了解，也可知為了與家人以外的人溝通，及國語運動的推行，便需要學習閩南語和國語。國語及閩南語儼然成為對外的語言方式，回到家中時便會以家中所使用的方言進行交談。

比如 D 家的情況，「在家中有規定使用的語言是客家語，在家中沒有說國語和閩南語，是出去外面時才會使用國語和閩南語。(D01，2016/9/20)」對於 D01 來說，在家中是必須要說客語。此處可以連結至 D02 的經歷「父母國語和閩南語不太會講，主要都是講客語，父母大部分都在家庭或農作。(D02，2017/1/15)」可知 D 家的長輩國語及閩南語皆不純熟，為了便於和家人溝通，在家中便必須使用客語交談，而對在台出生的 D01 來說在家就必須以客語交談。而對移民第二代的研究對象來說在家中講客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是最初所學會的語

言，也便於與家人間交談。另外在家中以粵語交談的 F02 則說「粵語是我的母語，因為母親講粵語，便是我最初學會的語言。(F02，2016/3/9)」對 F02 而言粵語便是代表其家庭語言的象徵，至今他與兄弟間交談時仍會使用粵語，「粵語是我跟我哥哥弟弟的共同語言，如果有私人話題，不想被旁人聽到的話，便也會用粵語交談。(F02，2016/3/9)」可見方言作為親屬間聯繫彼此的工具，從上述研究對象家中語言使用的經驗，可知客語及粵語具有代表家庭語言的象徵，即使對外習慣使用國語或閩南語交談，但是當回到家中面對家人便會使用彼此間最習慣的語言。

使用同一種語言具有同一家族的集體記憶的建構，對於這些大埔客家移民來說，在家中習慣以客語或粵語交談，將從父母所教導他們的語言，使用於家庭生活中，成為在面對家人親友之間的專屬語言，可以了解所使用的語言連結著家庭間的聯繫，對於使用客語或粵語便代表著家人，也影響大埔客家移民第二代日後對客語或粵語的使用態度。

(二) 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會？

在了解研究對象對家中所使用的語言及態度，根據我們要探討的客語使用部分，可知客語對研究對象來說是代表家庭的象徵，在使用上具有一層代表家人的意涵。從研究對象的語言使用上來看，主要使用語言是國語，次則是強勢語言閩南語，最後則是客語。國語為通行皆會使用的語言，方言部分則是依照家中的主要語言為依據，有使用客語及粵語，閩南語則是於求學期間所學習而來，與配偶及小孩的溝通則是以國語為主。此為大埔客家移民在語言使用上的情況，可理解生活的周遭以國語使用為主，使用方言的機會相較之下較少，生活上使用閩南語的機會則較多。倘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與自己講述相同方言者，大埔客家移民則會如何應對此情況。

大埔客家移民針對若聽到對方講述語自己相同方言的情況，會主動採取以方言回應對方，與對方進行交談。「遇到對方是客家人就會用客語交談，除非對方

不會講。(A01, 2016/11/26)」、「我如果知道對方是客家人，我會主動用客語對談。(B01, 2016/11/21)」、「平時都是使用客家話，只要遇到客家人就會跟對方說客語。(B03, 2017/1/15)」、「得知對方是客家人便會用客語主動跟對方談話，就算是別的腔調也還是能聽得懂，覺得講起來都還是聽得懂，只是腔不同。(C01, 2016/11/16)」、「如果遇到我就會用客語跟他說話。(D01, 2016/9/20)」、「我家附近鄰近屏東北區市場，是屏東市很大的市場，很多人來這邊買菜，閩南人和本地客家人都很多，買菜時都會用客語交談。(D02, 2017/1/15)」、「如果聽到對方說客語，會主動跟對方說客語。(E01, 2017/2/20)」由語言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透過語言也作為判斷其身分的依據之一，因為使用客語流利，而判斷對方為客家人。大埔客家移民者面對講述相同語言者，會主動以該語言進行交談，建立彼此間的關係。另外 B02 則是有鑑於現在客語流失情況嚴重，遇到講客語或自稱客家人時，「我會試探一下對方，看看對方是否真的會講客家話。現在很多雖然是客家人，但是都不會講客家話。(B02, 2016/11/21)」B02 便會藉此試探對方客語交談是否流利，對 B02 來說會講客語又是更加親近，以語言建立關係。

其中三位目前居住台北地區的研究對象 A01、B01 和 B02，提出於菜市場常會聽到客語，會聽到菜販使用客語交談，此情境的特殊性為地點發生於台北，三位研究對象皆是從屏東搬至台北居住，在買菜中聽到自己的方言，紛紛表示「買菜時若是知道你是客家人，便會對你很客氣或算便宜。(A01, 2016/11/26)」、「在台北時，去買菜時能聽到菜販說客家話，我便會主動用客家話來對應。(B01, 2016/11/21)」、「知道菜販是客家人而主動說客語，也是因為多一個親切感，有一種向別人買，不如多幫助客家人，而常光顧。(B02, 2016/11/21)」皆會因為客語的關係，喜於跟對方買菜，因為是講著相同方言的人，增加了一層親切感，如同與家人交談般的感受。菜販採取以客語叫賣的方式，使得在台北居住的客家人一聽到便能知道同樣是客家人，使得在擁有多元族群背景的台北中，生活的客家人更增添親切感及歸屬感。在台北菜市場的情境之下，更加彰顯出聽到講客語的人，便馬上主動以客語回應的情況。

(三)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感覺如何？

對於移民來說，聽到對方與自身講述相同語言之下，內心便會產生親切的感受，透過聽到講述相同方言者，所產生的印象及感受，了解在相同語言下集體記憶所發揮的作用。

大埔客家移民透過相同的語言交談，產生親切感，便會主動與對方交流。這與台灣的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台灣本身屬族群多元，已有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與外省人的區分，但在國語政策影響之下，大家的主要使用國語，使用方言者則較少，但在閩南語的使用者僅次於國語，國語及閩南語相對而言是強勢語言。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之下，使用客語的人多選擇隱藏自身，若能遇到與自己相同講述客語的對象，不免感到相當開心，儘管籍貫不同，但是使用相同方言對談，便多了一層親切感，這是在使用國語及閩南語兩種語言時，所無法體會的感受。

根據大埔客家移民的反應上，認為講客語具有親切感的感受，「當然會有比較好的印象，會有親切感。(A01，2016/11/26)」、「會因為是對方是客家人而有特別的親切感，覺得客家人常常會自己圍成一圈用客語交談。(A02，2016/12/28)」、「我覺得多少都會覺得很親切。(B01，2016/11/21)」、「多一個親切感。(B02，2016/11/21)」、「遇到客家人會直接對對方有比較好的印象，也會想對方主動聊天，覺得很聊得來，也覺得客家人彼此之間很團結。(B03，2017/1/15)」、「當然是會，因為都是同鄉也都講客家話，自然就很有親切感(C01，2016/11/16)」、「會覺得很親切，遇到客家人很難得。(D01，2016/9/20)」、「若對方是客家人的話會自然產生親切感，賣菜的聽到你是客家人也會，因此多送這個、送那個情況，非常的親切。(D02，2017/1/15)」、「如果聽到對方說客語，會主動跟對方說客語，也表示了我們彼此關係不一樣。如果對方是講廣東話那就更親切了。(E01，2017/2/20)」相同的語言便是一項建立關係的方式，認為彼此的關係便與講國語或閩南語的對象關係不同，所使用的語言相同，即使素昧平生，仍能快速建立彼此關係。

(四)當遇到講客語的人，會產生比較好的印象嗎？

經由上述可知對於講客語的人，使研究對象產生親切的感受，即使素昧平生，仍能藉由語言建立彼此關係。在對講客語的人產生親切感之下，所產生的第一印象是否會有好印象，藉此了解是否會因為講相同方言的情況，對交談者有好印象的加分產生。

大埔客家移民對於講客語的人，皆表示肯定會產生好的印象，「當然會有比較好的印象，會有親切感，覺得可以與對方用家鄉話交談感到很愉快。(A01, 2016/11/26)」，「會因為是對方是客家人而有特別的親切感。(A02, 2016/12/28)」，「知道菜販是客家人而主動說客語，也是因為多一個親切感，有一種向別人買，不如多幫助客家人，而常光顧。(B02, 2016/11/21)」，「當然是會，因為都是同鄉也都講客家話，自然就很有親切感(C01, 2016/11/16)」，「若對方是客家人的話會自然產生親切感。(D02, 2017/1/15)」在好印象之下，能用自己的方言與對方交談帶給他很大的喜悅，進而產生是自己人的歸屬感。B03 則因為對方是客家人，更會主動與對方談天，「會想對方主動聊天，覺得很聊得來，也覺得客家人彼此之間很團結。(B03, 2017/1/15)」在相同的語言之下交談，使得 B03 認為透過語言更能凝聚彼此，並感受到團結。從研究對象所述的經驗，可知對於講述客語的人會產生好的印象，能與人講著自己的方言帶給研究對象喜悅，並會更加珍惜這樣的朋友。顯見出在國語及閩南語為主流語言的生活環境下，聽聞到客語便使得同樣講客語者，會產生親切感和好印象。

(五)當遇到講客語的人，你會說你是客家人嗎？

當事人遇到講述客語者，會主動用客語交談，並且面對獎相同語言的人備感親切，同時也會因此產生自我認同。藉由語言作為辨別身分的方式，根據上述的大埔客家移民的經驗，若知道對方是客家人便會主動以客語作為溝通，當他人詢問哪裡人，便表明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因為會講客語而產生客家人的認同。其中 E01 和 A01 坦言「覺得跟別人說自己是哪裡人是多麼快樂的事情，不會有所

避諱。(E01, 2017/2/20)」、「我不會特別隱藏我是客家人，我覺得我當客家人很光榮。(A01, 2016/7/29)」樂於與人坦言自己的身分，可見在台灣以閩南人口占多數之下，非閩南的族群會有隱藏自身族群身分的情況。

以客語交談與否成為辨別客家人的指標？客語作為辨別身分的依據，在這樣語言辨識族群身分，因此當研究對象閩南語及國語都說得流利時，他人即容易誤以為當事人是外省人或台灣人，B01、C01 和 F02 有發生此情形，「同學會特別提出說『你的國語講得那麼好。』高中時同學又說『你台語也講得那麼好，你到底是哪裡人？』(B01, 2016/11/21)」、「大部分不知道我是客家人，因為自己講出來的台語也很流利，沒有參雜其他的腔調。直到我自己講出客家話來，對方才會驚訝地知道是客家人。(C01, 2016/11/16)」、「很多人都以為我是本省人，因為台語很溜，表示我的台語是很純粹的台灣人的口音。(F02, 2016/3/30)」可見在各語言上皆流利時，便無法直覺判斷其族群身分，B02 表示會透過對方講話的口音猜測對方的身分，進而主動詢問對方哪裡人，他感受到國語教育的盛行之下，已經沒有顯著的客家口音的現象。

大埔客家移民面對同樣講客語的交談者，主動表明自己的身分，另具有其他的情形使大埔客家移民未必會表明自己的身分，F02 在家中主要溝通語言為粵語，客語本身不流利的情況，則不會表明自己是客家人，「因為我很少講客家話，在過去沒有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主要自己都講廣東話，不會主動提出自己客家人，不大會講客家人，不太會說客家話，就不敢自稱自己是客家人。(F02, 2016/3/30)」顯見客語便是客家人的指標，對客語不熟悉之下，F02 便不會主動承認客家身分，便有所隱藏。F02 雖然無法順暢的與人用客語交談，但當他使用粵語與人交談時則產生親切感，「我知道對方是廣東人就會自然而然用廣東話對話，有親切感，就像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F02, 2016/3/30)」對於能與自己所熟悉的語言交談，即使是素昧平生的對象，也能迅速的建立關係，這便是共同語言所建立的關係。F02 對於遇到同鄉的人特別表示「因為從家鄉過來，可以遇到同鄉又講廣東話的非常的少見，在職場上遇到的也不多，屈指可數，因為很少見所以

遇到這些廣東朋友又更加珍惜。(F02, 2016/3/30)」顯見出能在生活中遇到同鄉人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對 F02 來說他會格外珍惜同鄉的朋友，可見對於同鄉者擁有好的印象，並珍惜此友誼。對於客語不流利的 F02 來說，他面對講述客語的人不會表明自己的客家身分，但若是聽聞獎粵語的對象，則會大方地與對方交談，並格外珍惜能與對方交談粵語的朋友。

未必會表明自己身分的情況，則另外有居住於屏東的 A02，他不會主動用客語和對方交談，居住於屏東的客家人以四縣腔為主，故與講大埔腔的 A02 腔調不同，「一開口別人就聽得出來不是本地客家人了(A02, 2016/12/28)」在以講四縣腔的環境中講述不同腔調的客語會顯現突兀，口音最易被他人認出不同之處，A02 便不會刻意使用客語與對方交談，不想凸顯出自己與他人身分的不同。雖然不會與他人特意表明自身的族群身分，但是若對方詢問仍會表明是客家人，「因為我的祖籍是來自大埔，且自己會說客語，所以認為自己是客家人。(A02, 2016/12/28)」A02 以自己的祖籍及客語作為是客家認同的依據。由上述大埔客家移民的經驗可知，未主動表明自己的客家人身分的原因有二者，其一為自身客語不流利，便不會主動表明身分；其二居住的區域以特定的腔調為主，自己與該區域的腔調不同，便不主動開口。

在研究對象中，對於族群身分上的表明，部分屬於樂於表達自身客家身分，其中 B01 與 B03 對於表明族群身分上有與他人不同的觀點，「我不會特別主動承認自己是外省人、客家人，自己當時對這個身分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覺得自己是外省人和客家人這個身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沒有覺得甚麼特別，感覺自己是中國人，不覺得是不同族群，只是語言不同。(B01, 2016/11/21)」B01 對於外省人或客家人的身分上沒有特別的感覺，因為他認為身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便是出生就產生的身分，不會認為自身的身分有特別之處。並表明自己的身分是中國人，不同的族群之下，僅只是語言上的不同，源頭皆是中國人的看法。「自己是沒有本省和外省的觀念，覺得沒有必要一直劃分，我是中國人，即使對方是閩南、山地、華僑，都是一家人。(B03, 2017/1/15)」B03 則是認為不用特意劃

分彼此的族群，並表明自己是中國人，與各個族群都屬一家人的看法。由 B01 和 B03 的想法展現出多元認同，對於外省人、客家人和中國人的身分皆有所認同，並非只有單一的族群認同。

經由上述各項的提問中，可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客語的使用態度，從自身的家庭講客語，到在大環境中以國語及閩南語為主的社會環境，大埔客家移民所居住的地方並非客家庄，在平時以客語交談的環境便是於家中，客語作為家庭語言，在外則轉換使用國語及閩南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遇到同樣講客語的對象，便會感受到相當難得少見，並樂於與對方用客語交談，並感受到親切感，顯見出在外講客語的特殊性，是有別於講國語及閩南語對象的感受。藉由相同語言的交談雙方的關係便有所不同，以「客語」作為是彼此同樣是「客家人」的標誌，表示能以客語交談會感覺很親切，但是面對交談者不會分外省人、外省客家人、本地人或本地客家人，不過客語的口音還是有些差異，即便研究對象如果面對講客語的人還是與其交談，但因為聽聞客語的難得機會，客語有其特殊性存在，在如此擁有客語交談的情境之下，研究對象仍選擇以客語和對方交談。有些研究對象無法用客語交談，不會主動承認客家身分，可見客語作為辨識的方式，自身無法流利以客語交談情況下，則選擇隱藏客家身分。因語言關係左右個人面對他人時身分的表現，由此可知客語作為辨識客家人的依據，進一步能表現個人認同。

二、飲食習慣

本研究於第三章第三節「生活適應與差異」曾經提及由家庭的飲食習慣，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家中烹調家鄉料理，於農曆新年準備家鄉料理，本節藉由大埔客家移民的飲食習慣，了解他們如何透過飲食產生族群認同。

莊英章曾指出飲食是一個族群獨特的展現標誌，有其祖先記憶的痕跡，亦是族群長期實踐而成的生活內涵，其中或許尚存有族群的生活飲食習性，但更多數的表現應該是族群在生存的過程中與所處的土地、環境及不同族群互動中產生的

改變與沉澱的文化⁹⁹。藉由飲食習慣可以窺見移民的族群痕跡，透過飲食呈現家鄉生活情景。林淑蓉對於飲食有細部的觀察，飲食是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由飲食中的食物、料理特色、進食的習慣和飲食的場合等等，可觀察到一個族群的特性，進一步了解該族群社會生活與族群認同的文化要素。而食物的味覺及其他感官特質，更是生活於該文化中的人們，經由代代相傳的日常飲食實踐，內化成為個人建構自我認同時不可或缺的社群生活記憶。¹⁰⁰飲食與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日常飲食實踐，從長輩到自身的飲食習慣內化，以飲食展現族群記憶。黃鈞玲《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一文，提及客家菜與客家認同，其中引用卜洛伊德·佩希金(Sharon, Bloyd-Peshkin)的說法，認為飲食是一種最具個人特殊性的習慣，人們對於自己吃的食物有深厚的感情依附，彰顯出受訪者對於客家菜的認同層面，由過去的經驗、從小的認知，形成認同¹⁰¹。

由大埔客家移民家中的飲食經驗來看，大部分的家庭皆會烹調家鄉料理，他們在言談中提及的客家料理，包括筍粿、釀豆腐、芋頭粿、梅干菜、算盤子、老鼠粿和薯粉粿等，皆是大埔客家移民稀鬆平常的日常飲食，品嚐這些家鄉料理能夠產生思鄉情懷。比如 A01 提到的「筍粿」深具大埔客家料理的代表性，烹調手法相當繁複，A01 的妻子從 A 母親學到好手藝，「全家那麼多人只有我太太和我大姊會製作這道料理，而我大姊已經過世了，所以現在只有我太太會做(A01，2016/11/26)」。因為 A01 妻善於烹煮筍粿，A01 說：「同鄉會有些好友知道我太太會做，就常常提說想要吃這道料理，但因為製作的手法相當的費工夫，從製作粿的皮很費力氣，所以我太太現在就一年難得做一次。(A01，2016/11/26)」可見同鄉會的鄉親對於筍粿有特別的情感，在異鄉品嚐筍粿，使人一解鄉愁，筍粿不只是一道料理，而是品嚐的味道。因為筍粿製作手法繁複，烹調機會較少，更顯得珍貴。民國一百零一年(2012 年)F02 與兄弟首次回到大埔探親也有相似感受，

⁹⁹莊英章，〈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客家飲食文化特輯》，2003，頁 10-17。

¹⁰⁰林淑蓉，〈第二部份社會與文化：飲食文化篇〉，徐正光，《台灣客家研究概論》，2007，頁 152-178。

¹⁰¹黃鈞玲，《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63。

他說：「去了那裡看到以前爸爸所喜歡的菜，每一餐都有釀豆腐和芋頭粿。(F02，2016/3/30)」家鄉料理是 F01 與父親的連結，料理為回憶家人的媒介，料理將帶來的無形力量。由 A01 及 F02 的經驗，看來原本常見的家鄉料理不單純是一道料理，而是與家的連結，透過品嚐料理一解鄉愁、回憶與家人的種種。



圖 4-1 笋粿



圖 4-2 老鼠粿



圖 4-3 算盤子



圖 4-4 釀豆腐

家鄉的味道有待傳承，一如 A01 妻繼承 A 母親的手藝，B01 和李啟煥也傳承家鄉料理的經驗，B01 表示現在自己仍會烹調家鄉料理，並教導家中印傭，以延續家鄉的好味道，如此能隨時品嚐家鄉料理。F02 回憶父親將烹調方式教給關阿姨，「像是釀豆腐和芋頭粿，是爸爸教華姨(關阿姨)煮的，因為這些食物都很費工夫，所以就教關阿姨，媽媽平常較多時間外出工作，所以這時候都是華姨煮飯。(F02，2016/3/30)」關阿姨當時在 F 家照顧小孩及煮飯，李啟煥便將釀豆腐和芋頭粿等家鄉料理的烹調方式交給關阿姨，由關阿姨烹調家鄉料理給大家品嚐。

大埔客家移民經由烹調方式的傳承，使得家鄉的味道在遷移後依然能夠品嚐。

除了平時烹煮家鄉料理之外，大部分大埔客家移民表示在農曆新年會準備家鄉料理，農曆新年為中國傳統節日，準備家鄉料理過節團圓，年夜飯能夠強化歸屬感，如同 A02 過往的經驗「有許多過去的學生不忘師恩來家中拜訪。記得過年時家中都相當熱鬧，有許多學生來拜訪父親，母親則是會做許多家鄉料理讓大家品嚐一起過節。(A02, 2016/12/28)」此外，A01、C01 及 F02 提及釀豆腐和粿類料理費工費時，製作時間較長，平時較少準備，農曆新年時才會製作。

多數大埔客家移民家中有烹調家鄉料理的經驗，不過 D02 和 E01 有不同的看法，「家中時常做家鄉料理，覺得跟台灣料理沒有什麼不一樣。(D02, 2017/1/15)」，「也沒什麼特別的分界，什麼料理都會做，也不會特別說做廣東菜。覺得料理就沒有這樣細分，不就拿到菜就開始炒了。(E01, 2017/2/20)」D02 認為家鄉料理與台灣料理沒有太大的差異，對她來說家鄉料理沒什麼特別的，對於家鄉料理缺少特別情感。E01 認為無須特別區分料理，家鄉料理什麼特別之處，對家鄉料理沒有額外情感。

談到家鄉料理的口味，比如李啟煥的飲食習慣，「初期家裡煮飯都是媽媽煮的，味道沒有那麼鹹，爸爸吃飯前都會用一個小碟子沾(蘸)蝦油(魚露)吃，剛從香港來台灣時都會如此準備。(F02, 2016/3/30)」F02 提及父親李啟煥的飲食習慣口味偏鹹，當味道不符合他的要求時，便會蘸魚露增加菜餚味道。這種飲食習慣從離開家鄉輾轉到香港及台灣之後才產生，透過魚露讓料理符合自己的口味，銘記家鄉的味道。

大埔客家移民從飲食連結家鄉，因為有人傳承家鄉料理，促使家鄉味道延續不斷。特別在農曆過年展現團圓氣息，從準備料理至全家品嚐，以料理聯繫家人。由長輩喜愛的料理及調味方式，促使移民品嚐料理，無形之中促進家人情感，建構屬於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記憶。從料理與家鄉情感，可見料理有深厚情感依附，得以彰顯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客家菜的認同。

本節由語言和飲食窺見大埔客家移民的集體記憶，語言由家庭開端，從在家學習方言，習慣講述母語，面對外在環境以國語及閩南語為主，對大埔客家移民來說客語和粵語是家的符碼，能與人以客語交談，感受如同與家人一樣親近，使用、常用與樂用客語交談成為識別客家人的標誌。從日常飲食開端，過去在家中心品嘗菜餚至現在品嚐家鄉料理，促使大埔客家移民產生不同於過往的感受，料理足以連結家鄉情感，家人或同鄉從烹煮、品嚐、教導料理方式，直到農曆新年團圓產生特定的飲食習慣，此乃個人通過家庭，而不斷累積的集體記憶。

第二節 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

漢人社會組織依照血緣、地緣可分成，親屬組織和地緣群體，另外則是「共同興趣」小至以興趣為目的的組織，大至救國救民為目的¹⁰²，血緣、地緣和共同興趣是組成社會原則的三要素。唐美君則提到中國傳統漢人宗族組織兼具三要素原則，既是血緣為主的親屬又是聚族而居的地緣單位，也具有很多社會功能，成員有很多共同興趣而作的集體行為。莊英章對於宗族組織的觀點，在中國傳統社會宗族組織佔有重要地位，一個人只要隸屬於宗族中的一分子，在生活上的基本生物需求，社會需求以及心理需求均大體被安排固定，自身便會依賴在宗族組織的骨架上，因此宗族可說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¹⁰³。可見在社會組織中對於參與者具有許多的社會功能，滿足生理需求之外，則是心理需求，藉由參與組織使得心理需求上也能滿足，包括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同鄉會組織的成立及會員的參與也是具有此社會功能性。

在參與同鄉會的同時，透過同鄉的身分拉近彼此之間的關係。王崧興對於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以「關係」、「人情」、「面子」是了解中國人際關係的關鍵。本研究針對「關係」進行探究，在每個人的屬性都不同，所構成的關係網透過血

¹⁰²唐美君，〈台灣傳統的社會結構〉，《台灣史蹟源流》，1981，頁227-234。

¹⁰³莊英章，〈台灣漢人宗族發展的研究評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7：49-50。

緣、地緣、業緣、師生、同學、同事等的關係所展開的，藉由「關係」的建立拉近彼此的距離，常見於中國社會中的「拉關係」，與他人見面時，為了尋求什麼關係，透過鄰居、師生、同鄉等關係，彼此相認之下藉此拉近距離¹⁰⁴，無形之中使彼此的關係更親近。本研究中藉由參與同鄉會的行為來看，「同鄉」便是彼此間建立關係的依據，藉由「同鄉」拉近同鄉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所構成的人際格局，費孝通曾提出，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的構成，如水面上的漣漪，由代表自身的圓心，延伸出去依照水波的遠近，來區別人群和自己的親疏。不論在公私領域上，中國人習慣以自身所建立的私人際親密關係來行事，透過那一層關係，以近者親者為優先，遠者疏者為次要，在公事上的私人情感來行事，即是費孝通所謂的「差序格局」¹⁰⁵。差序格局的情形在中國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普遍，對於和自身親近者便親力親為，顯現出對於這一層親近關係的建立促使人與人之間的行事上的差異，是在中國社會上特有。在同鄉會的組織建立，基於「同鄉」的這一層關係以利「拉關係」，同鄉鄉親之間以此建立關係，拉近彼此間的情感。

參與同鄉會並可滿足聯絡感情、互相幫助，及為同鄉鄉親謀取福利等作用，屬於滿足社會需求和心理需求，在同鄉會的團體環境中產生歸屬感，相互照顧及關心，這是在擁有遷移至異鄉背景的移民所需滿足的需求。基於同鄉的關係，彼此之間互相幫助，符合費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對於和自己親近者便親力親為，同鄉鄉親之間的互相幫助的行為便能驗證。

由上述可理解同鄉會組成的實質作用及心靈上的富足，使得參與同鄉會者能藉由同鄉會獲得具體的幫助及歸屬感，初步了解同鄉會之作用後，依研究對象所參與的台北市大埔同鄉會，性質屬於外省同鄉會性質。根據鍾豔攸的整理分析，外省同鄉會的成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屬於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946-1947 年)之非政治性移民時期，此時期來台者，多數基於原有地緣、血緣

¹⁰⁴王崧興，〈「關係」、「人情」、「面子」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架構〉，《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2001，頁 3-10。

¹⁰⁵費孝通，《費孝通學術精華錄》，1988，頁 358-365。

關係而前來謀生或經商，也有部分是中央政府派遣來台的接收官員，當時同鄉會創設的普遍因素，以聯絡鄉誼、互相濟助為要。其二屬民國三十七年至四十五年(1948-1956年)之政治性移民時期，此時創設的同鄉會深受政治局勢所影響，為聯繫撤退來台同鄉及光復前後來台人士的情誼，並配合政府反攻決策以謀歸家園。其三屬民國四十六年(1957年)迄今之移民終止之後，迨外省籍人士遷台接近終止，在台生活日趨安定，其思鄉之情隨著歲月增長，因而有更多的同鄉會陸續組設，聯繫互助仍是同鄉會創設的基本要素¹⁰⁶。以上三階段的同鄉會組織的成立，宗旨同為聯絡同鄉情感、團結同鄉力量，發揮出互助合作的精神，為同鄉人士謀福利而組織同鄉會。本研究論及大埔客家移民的同鄉會為「台北市大埔同鄉會」，正式創立時間為民國五十三年，故屬於鍾豔攸前述分類當中的第三階段。

台北市大埔同鄉會之成立，根據《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會刊》上對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的簡介，民國四十四年(1955年)由當時在台鄉民鄒魯和羅卓英倡議組織，但因旅台鄉人尚少，未能實現。直至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二月正式成立，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於台北古亭設立會館，以利海內外鄉民話鄉情、敦氣誼，為同鄉、社會與國家服務之固定場所。同鄉會的功能除上述之外，舉辦的活動有：獎學、補助災疾、印贈會刊、編印文獻、春節聯歡和招待歸僑等。前同鄉會理事長A01表示，感謝先進的遠見及辛勞，本乎飲水思源及吃果子拜樹頭之感恩情懷¹⁰⁷。可知同鄉會，秉持著回饋鄉里的精神辦理各項活動，為同鄉之間搭起聯絡及互助的橋樑，並延續該同鄉會的精神。

大埔同鄉會在台北成立，同鄉會會員大多數為居住台北地區的鄉親，中南部的會員較少參加。會員性別方面，如同李效玲陳述「大陸各省撤退來台的以軍公教為多，所以參加同鄉會的自然男性多於女性。¹⁰⁸」又鍾豔攸提出影響同鄉會員性別結構的因素，實為戶籍法「妻得以夫之本籍為本籍」之規定，「致使同鄉女

¹⁰⁶鍾豔攸，《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台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99，頁 17-27。

¹⁰⁷《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會刊》，2012，頁 67-68。

¹⁰⁸李效玲，〈民間社會之研究：以台北地區同鄉會組織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40。

子能參加」，使得在初期性別結構上女性會員偏少。

大埔同鄉會成立同年七月發行《大埔會刊》，至今仍定期發刊，在創刊的〈發刊詞¹⁰⁹〉中明示同鄉會創立的宗旨，透過同鄉會的成立，使各處的鄉親皆能團結一心，並展現互助的作用。同鄉會的共同目標是有朝一日可以復國還鄉，因當時遷居台灣的鄉親，具有回至家鄉的想法，藉由同鄉會的組織，擁有共同的目標，可一解思鄉之情，無形之中團結鄉親的力量。在〈發刊詞〉中提到發起徵稿，於會刊的第三期名列徵稿之項目¹¹⁰，主題相當的廣泛，凡與家鄉有關即可投稿，透過文章徵稿，以便更多鄉親了解自身的家鄉，透過文字抒發自身的心情及經驗，使海內外的鄉親閱讀共享，達到慰藉作用，並作為團結鄉親的力量。目前《大埔會刊》仍定期印贈給予鄉親，即使無法實際參與會務的鄉親，或旅居海外的鄉親，皆能透過會刊理解同鄉會運作的情形，了解鄉親的生活經驗，由會刊延續及記錄同鄉之間的情誼。

大埔同鄉會具備聯繫同鄉及互助功能，內部會員大多為台北地區的鄉親，以下針對中南部的大埔客家移民參與同鄉會的情形進行分析，參與同鄉會或可為大埔客家移民認同的標幟。

經由受訪者對於參加台北大埔同鄉會的經驗，得知受訪者皆知道大埔同鄉會，其中 A 家羅博平、C 父親、D 父親、E 父親及 F 家李啟煥皆有參加同鄉會的經驗，而 A01 父親羅博平和 E 父親更是當時同鄉會草創時期的顧問之一¹¹¹，他們對於同鄉會的貢獻功不可沒，與大埔同鄉會的淵源相當深厚。E 父親常於《大埔會刊》

¹⁰⁹「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成立大埔同鄉會，此乃埔人聯誼的堅強組織，亦為同鄉勵志慰情的場所，藉謀互通聲氣，團結海內外同鄉的力量，共赴總統復國還鄉的號召，且以繼繩吾埔先賢先烈之遺志，希冀發揚而光大。……茲啣諸先進之命，主編會訊，報導會務，敦睦鄉親，尚祈海內外鄉賢惠予鼎助，熱烈支持，促進本會會務，發揚愛鄉愛國精神，並盼撰賜鴻文，藉充篇幅，行見由小團結而至大團結，由小力量而生大力量，來日反攻復國，作伴還鄉心願，必可共慶得償也。」楊煒能，〈發刊詞〉，《大埔會刊》第一期，1964，頁 3。

¹¹⁰「文字內容，以下列八點為原則：(1)學術性建設性之專題研究。(2)吾邑古今人物傳記或軼事。(3)邑內山川名勝古蹟及遊記。(4)鄉土掌故及風光。(5)各氏族來源考據及民俗之研究。(6)共幹蹂躪家鄉記述。(7)個人回憶錄經驗談及懷舊述作。(8)具有鄉土氣息之文藝，如詩歌小品之類。」《大埔會刊》第三期，1966，頁 1。

¹¹¹「為團結意志、集中力量，並先後聘請海內外鄉人為顧問，居住台灣省者計有：劉煒、羅陳輝青、藍嘯聲、郭兆華、賴少魂、羅楚材、藍仲安、劉禹輪、羅博平、廖遜我、李加勉、何祖紹、陳以令、鄒梅等二十五人。」《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會刊》，2012，頁 67。

上投稿，最早的投稿於會刊第四期當中的兩篇文章¹¹²，透過文字創作方式，抒發心情，與鄉親分享，聯絡的感情。A01 曾任同鄉會理事長，有志於促進同鄉會之發展，受到其父親影響，「也連結到我為何會對同鄉會比較熱心，與父親的關係相當密切，我父親的朋友常常假日或過年會來到家裡。記得有一年很特別，有一部車開到我家來，大部分開車來的人會在較遠的民生路上走進來，結果原來都是虎山中學當時的學生來看老校長。這些客人來訪我都會坐在旁邊聽，所以聽到很多老家的地名、人名都記得。(A01，2016/11/26)」聽著長輩們談論家鄉，A01 從小便對家鄉多了一層熟悉，看見父親聯繫著同鄉之間的情誼深有感觸，隱形的同鄉線牽引著彼此，影響日後他為同鄉會鄉親盡一份心，A02 也提到「有許多過去的學生不忘師恩來家中拜訪。記得過年時家中都相當熱鬧，有許多學生來拜訪父親。(A02，2016/12/28)」即使彼此分散，透過同鄉會組織利於鄉親聯絡感情，彼此互相幫助。

其他大埔客家移民參加同鄉會的情形，C01 的父親為商人，參加同鄉會除了聯絡感情之外，亦是透過同鄉會組織拓展自身人脈，認識更多同鄉親友。根據受訪對象陳述，可知移民第一代有參加同鄉會的經驗，第二代受到第一代父母的影響，C01 表示「當時會去參加同鄉會，是因為父親住在台北，就幫我介紹加入同鄉會。(C01，2016/11/16)」顯見 C01 參與同鄉會受到父親影響。B01、B02、F01、F02 則是較晚加入同鄉會，B01 的經驗，「最初參加的同鄉會是婚後參加平遠同鄉會，因為隨夫的關係。(B01，2016/7/29)」B01 婚後隨丈夫參與而加入大埔同鄉會。B01「覺得參加大埔同鄉會讓我有回娘家的感覺。在同鄉會額外的收穫是能認識更多大埔同鄉的人，平常生活上少有機會能認識同鄉的人，增加自己不同的生活圈。(B01，2016/7/29)」B02 提及「在參加同鄉會期間增加了許多見聞，多了額外的學習，也認識了很多。(B02，2016/10/14)」透過同鄉會辦理活動，增進會員感情，辦理活動使會員能增廣見聞。B01 因學習繪畫國畫，在同鄉會開班授課，提供鄉親學習和陶冶身心的機會。

¹¹²E 父親〈蒲良柱兄遺著「山居日記」序言〉、〈詩集序文兩篇〉刊載於《大埔會刊》第四期，1967。

至於研究者的家族因為地緣關係，無法實際參與同鄉會活動，經常透過同鄉會的會訊、會刊，以及每年一次參與同鄉會新春團拜，達到同鄉會聯繫的實質意義。F02 曾說「贊助同鄉會的田家炳¹¹³先生過世了。(F02, 2018/09/15)」即使與田家炳素未謀面，過去已耳聞他對於同鄉會鼎力相助，每每帶領子女授予田家炳提供的獎學金，F02 對這位大埔鄉親心懷感恩與敬佩，聽聞田家炳逝世消息時不禁感到惋惜，並立即告知研究者這段消息。此外，研究者本身受惠於同鄉會的獎學金，敬佩同鄉會對大埔子弟教育不遺餘力，每年依不同求學階段對成績表現優良的大埔子弟，贈予獎學金以茲鼓勵，即使現代人對於「同鄉」概念日漸淡薄，但是同鄉會仍致力於教育。

其他未加入同鄉會的大埔客家移民，多數居住高雄和屏東，居住地距離同鄉會所在地台北較遠，這些鄉親都能固定收到同鄉會會刊，即使未能共襄盛舉，也能透過會刊理解同鄉會運作，辦理的活動與鄉親的投稿文章，從而與大埔同鄉產生連結。

另外 D01 的父親居住於屏東，曾經參加「世界客屬同鄉會¹¹⁴」並擔任社團內部的常務工作，即使 D 父並未參加大埔同鄉會，卻參加全國性質的同鄉會，該組織未限制單一祖籍，屬於多元型的客家組織，顯見 D 父主動參與同鄉會工作，親力親為提供客家親友幫助，強化社團向心力，參與客家社團乃是 D 父對客家認同的行動。

大埔客家移民從原本以家庭與事業為主要生活圈，進一步選擇參與同鄉會組織，彰顯對大埔的認同。參與同鄉會組織促使大埔客家移民獲得學習機會、增進人際關係，藉由同鄉會組織認識更多台灣大埔鄉親，並有機會返鄉探親。凡是參

¹¹³田家炳，1919-2018，廣東大埔人，客家人，香港企業家和慈善家。田家炳以「報效國家」為己任專事捐辦慈善公益事業，尤重教育，在整個大中華地區均有獨資和襄資捐建善業。於 1982 年，成立「田家炳基金會」，以「文教興國」為己任，支持教育質素提升項目，推動國家發展。在他的努力下，多地建立起以田家炳命名的田家炳中學。田家炳基金會，<http://www.tinkaping.org/>(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¹¹⁴即「世界客屬總會」，於 1974 年創會，創會宗旨「連絡世界崇尚自由之客屬人士、發揚傳統忠義精神、團結合作、共謀國內外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尊重當地法令、服務人群、獎助後繼人才。」世界客屬總會高雄分會則在 1984 年成立。彭欽清，〈客家社團之發展〉，2002，頁 139-140。

與同鄉會者能拉近大埔移民情誼，若選擇不接觸同鄉會，當事人對於大埔情感愈來愈淡薄。另有大埔客家移民參與其他客家社團，參與社團以行動支持客家、表現其認同。

第三節 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

由本研究第二章「大埔客家移民背景」可知研究對象來台經過，以及選擇在台灣定居生活，本節將探討大埔客家移民返鄉探親的經驗，檢視大埔客家移民對家鄉的認同，表現對家鄉的情感與回憶。在討論大埔客家移民返鄉探親經驗前，研究者欲先討論大埔客家移民到台灣後是否曾有回家鄉的念頭，透過大埔客家移民有無返鄉念頭，彰顯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家鄉的情感。本節提問有二，一、「到台灣初期有想回去家鄉嗎？」，二、「有返鄉探親的經驗嗎？」。

(一) 剛到台灣有想回去家鄉嗎？

根據第二章「大埔客家移民背景」由選擇居住地的經過，顯現研究對象有台灣定居的想法，比如 C 祖父起初尋找定居地點花費較多時間，最後選擇在屏東歸來定居，詢問 C01 起初來到台灣有無想回去家鄉，C01 回應「本來有想要回去，所有財產都還沒有處理。(C01，2016/11/16)」因為當時匆忙來到台灣，在家鄉財產方面的事情尚未處理完全，所以在初期有返鄉念頭，但是在台灣居住後有感於在台灣生活便利，交通方面也與家鄉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決定在台灣定居，當時台灣交通規劃完善，促使 C 家決定定居於台灣。

B 家的親友來台居住兩年又回家鄉，遷台前 B01 的親友問是否跟他們去香港，後來親友返鄉時曾問她是否要回家鄉，B01 在來台前(1947 年前)曾和家人分隔，她不願與家人分開，來台第二年(1949 年)並未隨親友離開台灣。經歷與兄姊分隔的 B02 表示「我們家當時是全家一起來到台灣，過去我們家就有在貴州與大麻分隔兩地的情況，認為家人分開不好，所以要來台灣就決定全家一起出來，不要

再分散了。(B02, 2016/10/14)」顯見來台曾有家人分隔的經驗，使得 B 家兩姊妹對於一家團圓的可貴與決心。B 家決定返回家鄉的親友，主要是來台生活不習慣，及其他家人尚在家鄉，對於家鄉有牽掛，在台短住兩年後決定回家鄉。

F02 回顧父親李啟煥的遷居的情形，對李啟煥來說不管在香港或台灣，都是暫居之地，未有在當地置產買房的想法，F02 的表姊曾說「你爸爸(李啟煥)那個時候來(因為有帶一筆錢)，做什麼事情都好，要辦小學也可以。(F02, 2016/3/9)」李啟煥因為想再回大陸，所以在香港居住時沒有工作和買房，怕在香港買房被共產黨接收，為了隨時都可以離開，F02 認為父親「因為內心覺得要趕快回大陸，所以也沒有想得很遠在香港發展的事情。(F02, 2016/3/9)」日後到台灣屏東，持續住在屏東女中的宿舍，他希望未來可以回去家鄉，但是後來並沒有實現。因李啟煥屬老國民黨員，當時若回家鄉可能會有所不測，F02 曾聽聞太婆(關阿姨母親)說「當時會有共產黨的人每天詢問李東星、李啟煥認不認識，太婆則回答不認識。(F02, 2016/3/9)」因為當時要清算國民黨黨員，所以會開始每天問候的情況，使得居住在台灣的李啟煥想回去也不敢回去。

經由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闡述，第一代的移民較有想回去家鄉的想法，而有意想回去的親友則短住兩年便返鄉，其他人雖然有想法但未實現，主要與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當時共產黨正在清算地主及國民黨員，回去家鄉反而不安全，於是繼續待在台灣，一住就是四十年以上。

(二)有返鄉探親的經驗嗎？

大埔客家移民在兩岸探親開放之前無法輕易返鄉探親，尤其是 1949 年後與國民政府一同來台的老兵，想要返鄉更是困難。台灣自至 1987 年 11 月 2 日開放兩岸探親，結束海峽兩岸三十八年的隔絕，使得移民有機會回家鄉探親。本研究將以大埔客家移民返鄉探親的經驗，理解他們初次返鄉的感受，儘管對第二代大埔客家移民來說遷台年紀尚小，但是透過返鄉探親使他們產生不同的感受。

大埔客家移民對於返鄉探親的經驗，可分第一代及第二代來說明，第一代曾

有居住家鄉的經驗，對當地的人事物相當熟悉，對於返鄉充滿期待，C01 回憶曾在民國八十二年(1993 年)與父親、叔叔和叔母一同返鄉，看他們期待返鄉見到親戚及老朋友，並造訪家鄉的祖屋。第一代移民返鄉探親的經驗，經由同行的第二代移民回顧返鄉情景分享拍攝照片，顯現返鄉探親之行別具意義。第二代的大埔客家移民大部分來台年紀尚小，對家鄉記憶深淺不同，對居住經驗深刻的 B01 及 E01，便對於返鄉有所期待，好奇家鄉的變化，對當地生活經驗記憶鮮明的他們，都感受到老家的變化，「小時候對於自己所住的地方相當的開心，很高興自己能住麼好的房子，但是等到再一次回去後，儘管有經過修繕，感覺也是沒有修好，覺得自己的老家房子已經風華不在了，過去可能是在當地居住還不錯的家庭，結果現在卻連屋頂也沒有了。(B01，2016/11/21)」、「以前覺得很高大，現在就覺得變得矮小，而且 E 家祠堂也沒有人管理，感覺都破敗了。(E01，2017/2/20)」過去居住的房子經過多年後產生的變化，小時候認為很高大氣派的房子，現在已經不復當年的風光，令人不勝唏噓。A02 提到姊姊的感受，在大埔出生的姊姊，離開大埔時七歲，所以對家鄉的景物相當熟悉，比起其他人更是有所感觸。

對於家鄉生活記憶淺薄者，則是透過長輩的口中得知家鄉的人事物，雖然對家鄉不熟悉，但是親臨家鄉時又有親切感，比如 A01 及 A02，「鄉親來家中拜訪父親，我都會坐在旁邊聽，所以聽到很多老家的地名、人名都記得。之後有回去大埔好幾趟，就有根據當時長輩們所提的地名就有特別去找、去看。(A01，2016/11/26)」、「老家的事情常常聽到父母提及，返鄉探親時才印證了父母所言的許多回憶，父母住過的房子與街道、外婆家的水塘等，因為常聽聞父母提及，如今親眼見到，充滿親切感。(A02，2016/12/28)」透過父母平時的回憶分享，使子女在返鄉之時擁有不同的感觸，藉此驗證父母及長輩的回憶。對久疏問候的親友，以及親友長輩認得自己，令人感到意外又喜悅，比如 C01、D02 和 F01 皆有相同的感受，「鄰居都還認得我，年紀比我大的都認識我，比我小的就都不認識我了。(C01，2016/11/16)」、「也不能說熟悉，就回到老家的親切感，老家的人也非常歡迎我們，我們回去他們都很歡迎我們。(D02，2017/1/15)」、「去到那裡

的人通通都不認得，他們是有聽過我們的名字，但是不認得。(F01, 2016/3/10)」，親友們的親切款待，對於返鄉者來說是極大的溫暖，即使已經多年沒見，在無形的關係牽引著彼此。

回到家鄉不只是探親，更是透過返鄉尋得只有在家鄉才有的記憶，比如 A02 的返鄉中提到在街道上聽到講著大埔腔客語的鄉親，這是在台灣難得的情景，對於 A02 來說居住於屏東多數聽到的客語為四縣腔，故在家鄉這個地方能聽到周圍都是與自己相同腔調的人，讓 A02 印象深刻。F02 在初次的返鄉中吃到的每一餐菜餚都有釀豆腐和芋頭板，又是自己父親過去喜愛的菜餚，在家鄉品嚐父親喜愛的菜餚，別有一番滋味，可見從語言和飲食可說再度凝聚同鄉情誼。多數受訪者肯定大埔的建設，與當時童年交通不便的印象有所不同，對於當地的建設方面，最早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 年)第一次返鄉探親的 B03 對家鄉付出很多心力，將自己的成就回饋鄉里，B03 的妻子 D02 表示「在家鄉幫忙修路，還有將山上的山泉水引下來的工程，出錢給他們工程的材料，而村民出力，使得全村的人都可以使用山泉水，也有定期的進行維護工作，相當具有規模。(D02, 2017/1/15)」致力於讓家鄉的環境更便利，顯見 B03 對家鄉這片土地有寫感激與懷念，更是在日後固定每年回去家鄉。

返鄉探親讓大埔客移民重返舊地，勾起過往的回憶，並將原本疏遠的關係再度與家鄉親友搭起橋樑，誠如費孝通所形容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的構成，如水面上的漣漪，由代表自身的圓心，依照水波的遠近延伸出去，來區別人群和自己的親疏遠近。因返鄉探親之故，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對於和自身親近者便親力親為，不管是在家鄉的親友親切的款待，或是在返鄉的大埔客移民對家鄉的回饋，正在牽引著彼此。由返鄉探親的行為所見，大埔客家移民選擇返鄉探望，而非選擇回去原鄉居住，主要因為在當地已經不是熟悉的親人，以及在台灣已經住習慣，故未選擇回去同住，但是由這些大埔客家移民決定返鄉探親的行動，亦顯現出他們對於家鄉有所罣礙與懷念，使得第一代移民能回顧過去所居住的家，第二代移民則能追本溯源了解自身的源頭。

第四節 結語

本章「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以「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三節作為探討族群認同的途徑，與大埔客家移民生活上有所切身相關，第一節「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採用與生活切身相關的語言及飲食，構成於遷移後由語言及飲食上所建構出的集體記憶。針對大埔客家移民客語使用情形，藉此理解大埔客家移民族群認同的意識，語言由家庭作為開端，從在家所學習的方言，當習慣於自身的家庭中講述的母語，在外在的環境則是以國語及閩南語為主流，對大埔客家移民來說客語和粵語是代表家的符碼，對於在外能以客語交談的對象，多數會樂於與對方以客語交談，語言成為識別族群身分的標幟，當事人更想藉此與他人共享他鄉遇故知的喜悅。由大埔客家移民的相關經驗，可知用母語與他人交談具有親切感，並會對交談者產生好的印象。由研究對象對於自己族群身分的回應，他們皆是依據講述客語作為客家身分的標誌，若無法以客語流利交談者，則會選擇隱藏客家身分，顯見客語作為辨識身分的指標。可見從家中講述客語開始，建構出個人在群體中的記憶，客語作為凝聚彼此的力量及認同的集體記憶。另外則是依據祖籍為大埔的身分，故在客語及祖籍上皆強化研究對象的客家認同，而對於祖籍大埔的認同承接影響他們參與同鄉會及返鄉探親的行為。

關於飲食習慣，料理部分更是與日常飲食息息相關，大埔客家移民家中準備家鄉料理除了代表是佳節團圓的料理之外，也顯現出家庭的飲食習慣，由家鄉的飲食習慣延續至台灣，在品嚐家鄉料理時便能代表家鄉的味道，並傳承家中長輩的手藝，延續至現今，飲食成為大埔客家移民不可或缺的族群記憶，並將於農曆新年烹煮家鄉料理的習慣延續，是代代相傳的日常飲食實踐，讓族群的記憶延續。當與大埔客家移民談起關於家鄉料理時，皆可見到大家對於料理上的講究與回味，對於費工費時的家鄉料理皆是津津樂道，顯見以自己的家鄉料理為傲的神情，不僅僅是食物的美味，更是家的味道留存於大埔客家移民的心中，對於農曆新年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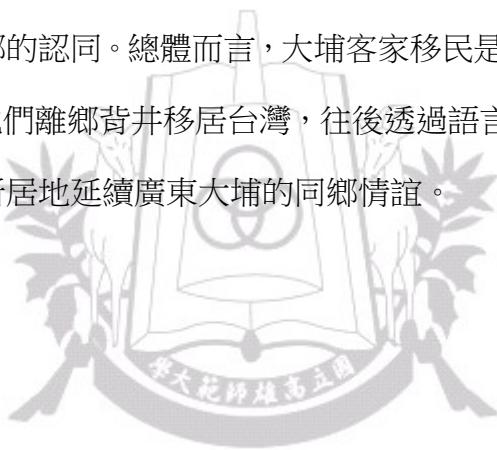
調料理或是準備料理 都是對家的回憶，展現出飲食的記憶，作為對家鄉與家人情感的媒介，產出深厚的感情依附，彰顯出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客家菜的認同層面，對移民所起的祖籍認同與客家認同作用。由客語的使用和烹調家鄉料理，兩方面表現出從家鄉乘載至新環境的集體記憶，透過語言及飲食上的留存，當使用該語言及品嚐該料理，便可以此媒介觸發在家鄉的記憶，並延續至子女與子孫。

由第二節「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參與同鄉會的情形，受訪對象有參與者、在會內擔任幹部者和未參加者，從訪談中皆肯定同鄉會組織帶來的歸屬感，從原本的生活圈在自身的家庭與事業當中，進一步選擇對外參與同鄉會組織，藉由參加同鄉會認識更多與自己同鄉的鄉親，拓展同鄉人際關係。同鄉會的參與增進同鄉會員情感，其中亦有返鄉尋根的活動，使得於異鄉居住的移民，可以透過同鄉組織的關係，彼此間建立關係，並對同鄉鄉親親力親為的互相幫助，誠如研究者在研究中便受到同鄉會莫大的幫助，基於同鄉關係伸出援手，引薦訪談對象，使得研究者感受到同鄉會之間無形的情誼。

第三節以「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作為探究的主題，顯現出具有返鄉探親經驗的大埔客家移民的經驗，另外有未返鄉者的感受，比如 B02 未同 B01 返鄉，她感到很遺憾錯過回去的機會，並表示想要再回去看看過去生長的地方，以及和長輩們的後代見面。即使已經離開多年，家終究是家，具有想要重新窺見自己幼年時的回憶。B01 和 B02 的父親則是至晚年時對家鄉有所懷念，即使在家鄉居住時間不長，對於家鄉仍有深刻的情感，遺憾無緣回去。F01 和 F02 的父親李啟煥，至晚年時 F02 提議帶李啟煥去香港探望親戚，最後無緣回去。至晚年時期便有所念舊，更希望可看看過去生長的土地及親友。如同 C01 的父親、叔叔和叔母返鄉時的情況是相當愉快，又能再度見到親戚與老朋友，彰顯出第一代移民獨有的鄉愁。藉由返鄉探親的行為，家鄉與親友儘管久疏問候，但是回到該環境，也令人產生親切感。大埔客家移民選擇返鄉探望，而非選擇回去原鄉居住，主要原因為在當地已經不是熟悉的親人，以及在台灣已經住習慣，故未選擇回去同住，但是由這些大埔客家移民決定返鄉探親的行動，亦顯現出他們對於家鄉有所罣礙與

懷念，使得第一代移民能回顧過去所居住的家，第二代移民則能追本溯源了解自身的源頭，皆顯現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家鄉的情感，彰顯出對自身的根源「大埔」的認同。

語言、飲食、同鄉會和返鄉探親構成族群認同的符碼，倘若生活於廣東大埔，這些符碼即不足為奇。對於移居新環境的人來說，這些符碼代表著家鄉的記憶，在新環境適應新生活，面臨全新的人、事、物產生念舊心理，由語言、飲食、同鄉會和返鄉探親牽引移民與廣東大埔的連結。就地緣而論，自廣東大埔到新居地帶來特殊的語言和飲食，並在自身生活的家戶中，講客語和品嚐家鄉料理，對外與人講客語和參與同鄉會，爾後付諸行動返鄉探親，從而延續移民與家鄉情誼。是以，從個人到家庭，進一步主動向外，經由講客語、參與同鄉會和返鄉探親，逐步強化自身對於家鄉的認同。總體而言，大埔客家移民是混含著血緣和地緣的關係，時代背景促使他們離鄉背井移居台灣，往後透過語言、飲食、參加同鄉會和返鄉探親，在台灣新居地延續廣東大埔的同鄉情誼。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研究侷限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大埔客家移民歷程、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研究對象為戰後遷台定居中南部的大埔客家移民共十一位。本研究以訪談方式蒐集資料，釐清研究者最初想追尋的問題：為何我們家會居住於屏東？本研究試圖將與我有相同經歷的大埔客家移民牽引在一起，探究大埔客家移民來台後的情況。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發現與第二節研究侷限。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分別以「大埔客家移民歷程」、「生活適應」及「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等，提出研究結論。

一、大埔客家移民背景

本研究以 1945 年後來台的大埔客家移民為研究對象，對於他們選擇遷移以及移民歷程進行深入探討，藉此理解大埔客家移民遷台的歷程與想法，將依「由安入危」、「避亂過程」和「定居地的選擇」三方面進行總結。

(一) 由安入危

大埔客家移民面臨八年抗戰，緊接著國共內戰，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當時年紀尚小，對於戰亂印象較為薄弱，少數記憶較鮮明者對於戰亂糧食短缺有印象，移民當時生活情況不穩定，糧食不足。若干移民身為地主，成為共產黨鬥爭的對象。整體而言，大埔客家移民在面臨糧食短缺、安全疑慮和內心不安等因素，使得他們選擇遷移，離開原鄉、尋求讓家人安身的地方居住，最後來到台灣。

(二) 避亂過程

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的背景包括跟隨國民政府遷台，因父親或親戚先行來台，家庭殿後來到台灣；其次因具有地主身分，成為共產黨鬥爭的對象，為考量家人安危，於是由家中男性決定透過船運遷移台灣，來台時間為 1948-1953 年之間。十一位受訪者當中有七位表示家人或親友先到台灣，促使他們選擇台灣為遷移地點，因有家人或親友在此，讓他們覺得比較踏實，生活雖有不安，卻多少能因此得到安慰。

(三) 定居地的選擇

大埔客家移民多數定居地的選擇，與羅卓英和羅博平有密切關聯性，當時羅博平奉命來台，以適宜人居及耕種為主選擇落腳於屏東。羅卓英與羅博平為當時大埔的領袖人物，促使 F 家和 C 家選擇定居於屏東，若能住在家鄉領袖人物附近，不僅有里仁為美作用，且能發揮守望相助的功能。對於沒有土地和祖產的遷移者來說，擁有可以倚靠鄉親朋友能使人在生活上更安心，此與費孝通所述的差序格局相同，對於和自己親近者便親力親為，同鄉情感拉近彼此。另一選擇定居地的因素則是工作，有 B 家和 E 家因父親分別於台南糖廠、苗栗縣卓蘭鎮學校工作，便以工作地點為定居之處。另外 D 家則是考量居住地安全性，選擇於屏東定居。

綜合大埔客家移民的遷台背景，首要考量適宜居住又能耕種謀生，其次因家鄉領袖人物，加強鄉親守望相助，使在異地生活安心和踏實，最後是工作機會。遷移經歷多由移民第一代與子女談論往事，藉由本研究促使研究對象回顧長輩的來台經歷，緬懷祖先，連繫第一代與第二代間的情感，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第一代大埔客家移民經歷戰亂、遷移、適應新環境，在台灣生活近七十年，在台生活時間比家鄉還久，這段經歷不可抹滅，以大埔客家移民的經歷及台灣近代史年表建構出他們的生命年表(附錄 4)，第一代移民希望家庭安穩，第二代移民承接第一代的精神，成為第二代移民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

二、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

遷移不只是改變居住環境，更是與新環境人、事、物磨合的過程，移民在新居地的生活方式，可見其適應情形與心態。為理解大埔客家移民的生活適應，以「生活環境」、「語言學習」和「生活調適」三節進行研究。

(一) 生活環境

關於生活環境可以客觀存在差異及主觀個人感受兩面向進行敘述。客觀存在差異，大埔客家移民定居地有苗栗、台南、屏東等三地，偏向鄉村地區，苗栗縣卓蘭鎮以種植水果為主；台南縣仁德鄉(現台南市仁德區)並非市中心；屏東縣歸來屬於較鄉村未開發區域。研究對象居住周遭的族群，外省人、本省人及客家人皆有，其中居住於苗栗縣卓蘭鎮的研究對象則周遭多為客家人。

主觀個人感受，大埔客家移民若在居住地買土地新建房舍，即有落地生根的想法，此處生活安穩、交通和醫療皆相當便利成為定居的考量因素。對在家鄉居住經驗較長的 B01 來說，面對新居地多少有些不習慣，此地生活環境固然很享受又便利，但是一時之間仍有無法適應。買菜方面的經驗，起初面臨溝通不易，仍可順利完成採購，因此更能熟悉日常語言，透過採購活動與當地居民接觸，在接觸的同時也是學習語言的機會。

大埔客家移民的定居地點非都市地區，來台後皆感受到本地交通和醫療便利許多，生活環境安穩。周遭鄰居外省人、本省人及客家人皆有，在接觸當地人的同時更是學習不同語言的開端。

(二) 語言學習

大埔客家移民除生活環境改變之外，語言與自己過往的家庭經驗不同，家中以母語為溝通語言，如客語或粵語，移民第二代多數來台年紀為求學階段，具有在學校及生活中學習「國語」及「閩南語」的經驗，透過他們回憶長輩的語言使用情況，可以理解當時不會國語和閩南語的移民之生活適應情形。

在家戶生活之外有學習國語及閩南語迫切的需求，如與他人溝通、工作和唱歌，因生活需求促使移民在新環境學習語言，以便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第二代移民使用國語及閩南語的溝通能力多數純熟，隨著學校國語教育、學習國語，閩南語是與同儕相處下漸漸學習，學習成果純熟。移民第一代因當時國語為官方語言，在新環境謀生，學習國語成為必要技能。以家庭為主的第一代移民國語未達純熟，在閩南語環境之下學習說閩南語，即使第一代移民多以母語為溝通語言，生活環境多是閩南人，故能運用簡單的閩南語對話。

大埔客家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面臨新的生活環境，語言為溝通的橋樑，一旦生活有迫切需求則學習新語言，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圈的長輩，常以母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即便學習新語言依然難以使用純熟。

(三) 生活調適

針對大埔客家移民日常生活的適應及感受，採取「日常生活感受」、「飲食習慣」和「家庭教養」三方面探究，藉此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生活適應的主觀感受。

在「日常生活感受」方面，三位來台年紀較長的第二代移民 B01、B02 及 E01，以轉學生的身分入學，是校內極少數的外省人，曾受到同儕不友善的對待，外省人在當時具有經濟優勢，本省子弟與外省子弟發生衝突。B01 在家鄉擁有十幾年的生活經驗，初來台灣無法適應，不時懷念家鄉，她對家鄉生活經驗相當深刻，影響她在台生活適應情況。生活環境的改變，即使環境優於過去，家鄉終究是自己家鄉，未因為環境改變而忘記，仍不時對過去懷念。「飲食習慣」保有家鄉烹煮的方式，留有農曆新年時準備家鄉料理的習慣，日後接觸的台灣料理感受口味偏甜，使習慣家鄉料理的移民不適應台灣料理。在「家庭教養」方面，有二位受訪者 B01 和 B02 感受到客家與閩南的差異，認為客家人較重視長幼有序、對子女的家庭教育較嚴格並且講求規矩。

大埔客移民的生活適應具有時代背景下的特殊性，展現移民至新環境面臨的情形。誠如廖正宏所述，遷移的行為產生後，便意味著將與舊有的關係疏遠，便

失去過往在家鄉的物質與心理上的支持，在新環境可能會因新的威脅及未知的狀況而感到恐懼或不安。由本研究所見大埔客家移民面臨環境、語言、飲食、人際和教養等突發且不熟悉的事件，在生活當中逐步的適應。

三、從集體記憶到族群認同

關於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經由王明珂、許木柱、張茂桂和孫鴻業等相關論述，可知從原本居住的地方遷移至他處，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歷史記憶來界定認同的範圍，個人的認同可能變遷。透過共同的活動，在個人記憶便會對此產生相關的聯結，在參與的同時具強化記憶的作用，反應出對於所屬族群團體的歸屬感及認同意識，上述感受屬個人的主觀性。本研究以「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參與同鄉會與族群認同」、「返鄉探親與族群認同」作為研究族群認同的途徑，作為強化歷史記憶的功能，由十一位大埔客家移民理解其集體記憶與行為，以下將以語言、飲食、參與同鄉會和返鄉探親，釐清研究對象對族群的主觀意識。

語言具有文化的代表性，更能彰顯出特定的族群，以客語使用為例，影響當事人對客語及族群的認同，源頭在於家庭。本文第四章第一節「從語言和飲食看集體記憶」，先理解大埔客家移民在家中使用的語言，在家中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使用客語交談，在外對其他人則會轉換國語或閩南語交談，透過語言的轉換，客語變成家戶語言。當在外聽聞到他人以客語交談，多數研究對象皆樂於以客語和對方交談，並表達自己是客家人，即使是不同腔調的客家人，仍會以客家人身分表示，表現出以客語作為客家的認同，研究對象中 A01、A02、B01、B02、B03、C01 和 F01 均會以客家人作為身份的表示。其中 A02 生活在以四縣客語區的屏東，因為自己口音與當地人不同，選擇隱藏自己身分的情況，另則在返鄉探親時深刻感受到共同語言的作用，回到家鄉聽到自己最熟悉的語言，A02 因此感到格外親切，可見透過客語交談下，相同口音的客語更具強化記憶的作用。另外 D01 以廣東客家人、E01 以廣東大埔人表示他們的身分，對於原鄉的認同強烈。

對於客語不流利的 F02 而言，選擇隱藏客家人身分，在聽到交談對象講粵語時產生親切感，他表示自己是廣東人。語言承載家與家鄉的記憶，以客語溝通可以強化集體記憶，凝聚群體、增進認同。如同移民第一代將語言傳遞得給第二代，第二代則傳遞給第三代，研究對象皆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孫會說客語，希望語言能保存及延續。

烹煮家鄉料理的大埔客家移民，將過去在家鄉烹調的菜餚帶入新的生活環境。家鄉料理是在佳節團圓的料理，即便準備過程費時，品嚐到家鄉料理的同時便是團聚的時刻。各個家庭品嚐家鄉料理代表家鄉的味道，傳承飲食成為大埔客家移民不可或缺的族群記憶，家的味道留存於大埔客家移民的心中，透過對飲食深刻的記憶，顯現家鄉充滿認同。誠如 A01 提到妻子會製作筍板，使得同鄉會的鄉親常提及想吃筍板，顯現同鄉想要品嚐家鄉味的心情，透過料理回憶家鄉，對於家鄉的味覺記憶是不變的。筍板這道費工的料理，A01 妻仍樂於一年準備一次，可見在一年一次準備這道料理，具有家鄉連結與家人團圓的意涵。F02 提到返鄉探親時在大埔品嚐的料理，都是父親過去喜愛的菜餚，以家鄉料理連結父親，料理作為開啟家鄉記憶的鑰匙，在品嚐的同時使人開啟記憶中的味道，強化彼此間的記憶，料理可為強化對家鄉認同的指標。個人透過品嚐料理回憶家人，使這些家鄉料理充滿著家的回憶，將自身對於家的情感投射於料理當中，作為對家鄉與家人情感的媒介，產出深厚的感情依附，彰顯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客家菜的認同層面。

大埔客家移民在台灣參與台北市大埔同鄉會，參加者表示對於同鄉會有高度的歸屬感，藉由同鄉組織認識更多鄉親，拓展人際關係。起初參與同鄉會受到自身父親的影響，父親參與同鄉會便影響子女參與同鄉會，將在台灣的大埔鄉親有所凝聚，即使因為地域關係未參加同鄉會，但是經由發行的會刊，牽起與大埔鄉親之間的聯繫。以參加共同活動的行為強化大埔的記憶，參加與否及閱讀會刊皆是個人的決定，當選擇參加及閱讀，便是移民認同大埔客家的行為表現。部分研究對象即使未參加自己家鄉的組織，主動參與其他客家社團，兩者皆可強化自身

與客家的聯繫。與同鄉會會員接觸，如同與家鄉接觸，透過接觸強化彼此的歷史記憶。當事人參與同鄉會組織活動，也會為子女報名入會，希望延續祖籍認同，懂得飲水思源，延續家鄉精神。除了客語作為客家身分的標幟外，祖籍為大埔是不變的身分認同，透過參與同鄉會組織強化對大埔的認同。

大埔客家移民於 1945 年後遷移至台灣，當時想要返鄉實屬不易，每每對於家鄉親友有所牽掛，或來台過於倉促未將家鄉事務處理妥當，如 C 祖父及 F 家李啟煥，皆提及當時兩岸來往屬於禁忌，直至 1987 年開放兩岸探親，久別重逢，得知家鄉親人安危，心裡的大石頭才放下。

關於大埔客家移民返鄉探親的經驗，可見第一代移民經由第二代同行返鄉，C01 表示長輩們均期待返鄉，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說家鄉記憶深刻，看著親友的變化，對比今非昔比，使得第一代移民增添懷念與親切感。第二代移民對於家鄉的記憶相當薄弱，隨父母的記憶口傳家鄉的樣貌，甚至與父母同行返鄉，驗證父母所言的家鄉景色，其中在家鄉有較長居住時間的 B01，返鄉後對於家鄉更有說不盡的懷念。大埔客家移民決定返鄉探親的行為，對於家鄉之情付諸行動力，顯現出他們對於家鄉有所罣礙，促使第一代移民回顧過去的家，第二代移民則能追本溯源了解自身的源頭，一解相隔多年的鄉愁，顯現大埔客家移民對於家鄉的情感，彰顯出對自身根源大埔的認同。

語言、飲食、同鄉會和返鄉探親構成族群認同的符碼，對於移民來說這些符碼有其特殊性，代表著大埔客家移民的家鄉廣東大埔，因為遷居至台灣，賦予這些符碼特殊意義。父母選擇在台灣定居，在語言和飲食賦予的集體記憶，傳遞給予子女延續給第二代移民，從語言和飲食對客家及家鄉產生認同的強化。經由語言、飲食、同鄉會和返鄉探親皆是牽引移民與家鄉—廣東大埔的連結。從原本個人到家庭，進一步主動向外行動講客語、參與同鄉會和返鄉探親，逐步強化自身對家鄉的認同。

回顧前文曾經提及李廣均所述的「過客」與「定居者」的心態，經由從集體記憶到族群認同的闡述，當大埔客家移民選擇在台灣買土地建屋而非租屋時，便

是他們選擇作為「定居者」，當時就算想回去也無法輕易達成，多數第一代移民是國民黨員及地主身分，即使回去也不見得是好選擇。直到 1987 年可以返鄉探親，大埔客家移民選擇探望而非回家鄉居住，從此成為道道地地在台灣的「定居者」。其中 F02 的父親李啟煥則是未在台灣買房，來台後居住於工作所提供的宿舍，直至民國六十七年(1978 年)買土地，但是內心仍有所不願意，至 F02 結婚於高雄買房時李啟煥也是有所不滿，顯現出李啟煥在台灣屬「過客」的心態，認為買房是表現出在此處落地生根的想法。大埔客家移民從 1945 年後遷移至台灣，選擇能安身立命的居所，原是「過客」心態，開放探親之後卻成為在台灣的「定居者」。

你是哪裡人？看著小學聯絡簿上父親為我在祖籍填寫上「大埔」，當時的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而總是聽聞父親與親朋好友用粵語交談，我便猜想我可能是香港人吧，但也很納悶那我與屏東的關聯性又何在，僅理解我的祖父在屏東女中教書，在之後我才理解大埔的所在地以及客家人的淵源。祖籍對於第三代的我來說看似很遙遠，但是從父親為我填上祖籍大埔時，便是將原鄉的精神承接給我，即使當時的我對於自己的家鄉認定是屏東，因為我的童年在屏東長大，但追本溯源我則是來自海的另一端大埔。研究對象的自身身分的表達，不外乎因為自己講客語和祖籍是大埔，故自己是客家人，另外則是因為自己是來自大埔，故稱自己是外省人或廣東人，由客語及祖籍作為辨識身分的標誌。其中有兩位研究對象則認為無須劃分彼此，同樣是中國人，各族群都屬一家人的看法，展現出每個人對身分上不同的看法。

藉由本次研究追溯自身的家鄉，以及了解與自己的家族有相同經歷的其他大埔客家移民，雖然研究對象採取的樣本不多，卻構成每一位大埔客家移民來台的經歷及在台生活景況，同樣是在新環境生活，卻使研究者得以見到我所不知道的面貌，對於大埔客家移民有進一步的了解。家鄉或許離現在的我有些遙遠，但是對於家鄉仍有正視它的必要，是祖父及父親的家鄉，是我的根源。

第二節 研究侷限

本節分「研究限制」及「研究建議」，闡述研究面臨的限制，提供往後大埔相關議題的研究者若干建議。

一、研究限制

限制一：歷史文獻資料不足，台灣對「外省客家人」研究文獻不足，多數以「外省人」為研究範疇，「外省客家人」常被忽略，欲追溯外省客家人來台資料需取用外省人資訊，探討外省客家者多以遷移為主題，有關客家開拓史以本地客家人為主，對於戰後來台外省客家人資料不多。本研究為使研究結果更加周全，於是參考大陸客家資訊，以及同鄉會會刊。

限制二：取樣代表性，本研究對象為 1945 年後遷台的移民十一位，分屬於六組大埔客家移民家庭，受訪者皆屬第二代大埔客家移民，欲使研究更加完善應以第一代移民為主，但是第一代移民多數因為年事已高或已經過世，研究訪問有限制。僅以移民家族第二代作為研究對象，以回憶的方式講述移民第一代的相關經歷。取樣資料不足以代表全數大埔客家移民，未來可增加訪談對象，延伸研究議題，使研究成果能更具有說服力。

限制三：屏東大埔客家人甚少，本研究以研究者自身家族為主軸，選擇大埔客家移民地點屏東，屏東大埔客家人為少數，獲取樣本可能不能夠完善。未來研究可將範圍擴大為選擇南部居住者，屏東、高雄、台南皆成為研究範圍，另外可增加居住苗栗卓蘭鎮的研究對象。擴大研究範圍比較能增加研究對象，但仍需要透過他人介紹。

限制四：族群認同強度弱，本研究透過訪談方式理解各個研究對象生命故事、生活適應及個人族群認同。在族群認同的提問上準備不夠周延，對於研究對象在語言、飲食、參與同鄉會和返鄉探親等認同符碼有所差異，研究者在詢問時僅將

符碼視為各別獨立，並未進行各符碼之間強弱程度的比較，故有關大埔客家移民的族群認同程度的強弱不夠周延。在關於族群認同的強度差異上，每一位研究對象的感受皆有所差異，應讓研究對象以數值來表示對於該符碼的強弱差異，能理解研究對象對各項符碼的認同強度之強弱差異，更具有參考及瞭解的價值。

二、研究建議

研究限制提及樣本數不足，第一代大埔移民年事已高或與世長辭，未來進行戰後移民研究，仍以戰後移民第二代為主要資訊來源，戰後移民研究具有時間上的限制，若未即時採取研究行動，在未來想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便增加困難度，或僅透過第三代闡述相關議題較難周全。希望透過對戰後移民的研究蒐集，將這些可能已經被人淡忘的戰後移民的經歷，拼湊出戰後移民來台的歷史，作為戰後移民第一代來台的證據和歷史紀錄。

本研究討論生活適應及族群認同，在有限時間完成論文，仍有許多面向並未論及，如撰寫族譜、婚姻、家庭、文化儀式或第三代移民的族群認同，均可深入尋訪，由移民在新環境上的經驗，作為建構移民在台生命歷程，增加研究深度。

目前客家研究依然偏重台灣本地客家人，針對外省客家人的研究較為稀少，外省客家人與在台灣本地客家人的生活經驗不同，他們將家鄉集體記憶帶入台灣，其生活經驗與精神傳承有其特殊性，經由他們可以瞭解外省客家人遷移來台景況與發展，未來研究除大埔客家移民之外，仍可針對其他外省客家人進行研究。

附錄

附錄 1：生平記事

羅卓英，字尤青，別號慈威，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鄉，生於 1896 年，卒於 1961 年，年 65 歲。1922 年軍校畢業，見習期滿，即回粵任本邑中學教員與校長。1924 年辭教職，參加革命行列，先後參加東征、北伐、剿匪、抗日等諸多重要戰役，曾任諸多軍政要職，從連長累升至軍長、軍團司令，抗日第三戰區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即第九戰區司令官。1942 年晉升為遠征軍司令長，1943 年改任軍令部次長。1945 年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47 年調東北行轅副主任、國大代表，1949 年調升東南(台灣)行政副長官。政府遷台後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行政院委員及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兼南區副主任。1950 年自請退為陸軍上將備役。居住於屏東市之後，深入瞭解客家事務無微不至，1951 年屏東西勢六堆忠義祠重修工作不遺餘力，並於 1955 年被推舉為重修委員。1957 年初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1958 年撰寫六堆忠義祠史略。¹¹⁵

李東星，字冬心，廣東省大埔縣湖寮村嶺梅鄉人，生於 1906 年，卒於 1971 年，年 66 歲。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畢業。1931 年任國民黨南京市第二區黨務指導員、市黨部候補執行委員。1936 年 7 月至 1944 年 1 月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幹事、視察室科長、處長、主任。1944 年 10 月，任青年軍訓練總監部黨務處少將處長兼特別黨部書記長、青年軍總監部機要室少將主任。1945 年 10 月後，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廣東省參議會秘書長。1947 年 4 月，任廣東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兼省黨部委員。

1949 年到台灣，先後出任國防研究院秘書長、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名義上雖掛有某些職銜，嘆人生苦短，終未有家室，但心境早已有所皈依，

¹¹⁵ 曾彩金，《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人物篇》，2001，頁 52。

他佛經隨身攜帶，晨昏必誦，累年不輟。¹¹⁶

李啟煥，字開明，廣東省大埔縣湖寮村嶺梅鄉人，生於 1910 年，卒於 1990 年，年 84 歲。畢業於上海法政學院，工作閱歷相當豐富，1933 年(民國 22 年)任國民黨海南瓊東縣政府建設科科長、文昌縣建設局局長、1936 年(民國 25 年)廣東市黨部民運科幹事。1938 年(民國 27 年)廣州陷日，赴香港處理南華中學經費。由劉瑀輪邀請至豐順縣處理財政。1942-1945 年擔任平遠直接稅局長、1947 年廣東省政府社會處人事主任，兼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民運委員。1952 年舉家遷至台灣屏東，初於高雄縣立鳳山初級中學(現國立鳳山高級中學)任教，隔年至台灣省立屏東女子中學(現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任教，於 1977 年退休。

1949 年舉家由廣東至香港居住，居住於青山道，為外祖父金鋪店徒弟何先生家中，未從事任何工作。1951 年隻身前往台灣觀察，見台灣安定、生活簡樸，隔年攜眷七口(連同華妹)一同來台至屏東定居。

李啟煥之妻關婉，廣東順德人，生於西元 1915 年，卒於 2003 年，年 88 歲。香港華南中學畢業，曾任該校會計、附小教員。台灣屏東市立托兒所及市公所服務。1938 年與李啟煥結婚，育有四子。¹¹⁷於 1988 年撰寫回憶錄，給予各子女保存。

¹¹⁶陳予歡，《民國廣東將領志》，1994，頁 221。

¹¹⁷李開明(李啟煥)，《回憶錄》，1988。

附錄 2：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您好，我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李翊寧。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本研究主題為「台灣戰後大埔客家移民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之研究」，研究目的是理解受訪者遷台的過程、來台後選擇居住地的原因、在台灣生活的經歷、對於原鄉的情感等問題，理解遷台移民的相關心路歷程。請照您的生命經歷與感受據實表達即可。

訪談時間及地點可由您決定，以您感到方便自在且不受干擾的環境為主。在訪談過程中，若讓您感到有疑慮或是不愉快，可以隨時提出，要求調整或您可以拒絕回答。

本研究的訪談時間以兩小時為限，可能部份訪談者為遠地訪談，故訪談時間設定為上限兩小時，並適受訪者的身體情況進行調整。為方便日後資料整理分析，在您的同意的前提下，過程將會錄音。關於您所提供的任何訪談資料，研究者保證不任意公開，僅供研究使用。關於研究論文的撰寫與報告或將來有公開發表的機會，需要進一步討論或引用之時，研究者都會將您的資料保密，以假名或匿名的方式呈現。

最後，感謝您的參與。

☐ 本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接受訪談，並同意接受錄音。

☐ 本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接受訪談，但不同意接受錄音。

受訪者：(簽名)

訪談者：(簽名)

日期：年月日

附錄 3：訪談前問卷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受訪者姓名：性別：☐男 ☐女
2. 請問您的出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3. 出生地省(市)縣(市)鄉(鎮)
4. 請問您的籍貫：(註：出生地與籍貫不同)
5. 請問您現在居住地：_____
6.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小學(含以下) ☐初(國)中 ☐高中
(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 ☐軍事院校(含警察學校)
7. 請問您的職業：☐軍公教 ☐勞工 ☐務農 ☐經商
☐其他：_____
8. 請問您母親的籍貫：_____
9. 請問您母親是(以使用頻率最高為主)：☐客家語☐國語☐閩南語
☐日語☐其他：_____
10. 請問您的配偶籍貫是：_____
11. 若您與配偶語言習慣不同，請問您與配偶使用何種語言溝通：
☐客家話 ☐國語 ☐閩南語 ☐其他：_____
12. 您對客語的使用情形：☐聽說都沒問題☐說不流利，但聽得懂☐

只聽懂一點點☐完全不懂

13. 您與孩子用什麼語言溝通：☐國語 ☐客家話 ☐閩南語 ☐其

他：

14. 您會鼓勵孫子在學校學什麼鄉土語言：

☐原住民☐閩南語☐客家話☐不鼓勵☐沒意見☐都要學

15. 別人知道您是客家人嗎：☐大部分 ☐少部分 ☐不知道

16. 您認為自己族群身分是：☐外省人☐台灣客家人☐外省客家人☐

客家人☐其他

17. 您認為您小孩的族群身分是：☐外省人☐台灣客家人☐外省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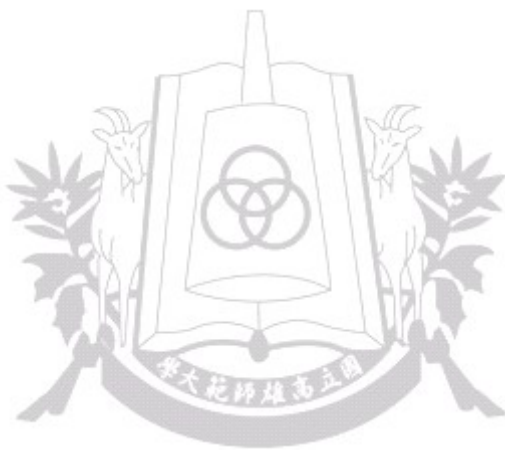
人☐客家人☐其他



附錄 4：生命年表

台灣近代史年表	西元年	大埔客遷移生命年表
8 月日本投降 10 月台灣光復(戰後)	1945	
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6	C01 的叔叔於台灣擔任公職 B 父親來台於台南車路墘糖廠
2 月 228 事件	1947	10 月 B 家來台 12 月 C 家來台
10 月《國語日報》創刊	1948	7 月羅博平來台勘察 B03、D 家來台
國民黨退守台灣 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 5 月實施戒嚴 6 月發行新台幣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	1949	F 家至香港 李東星、羅卓英家、A01 與母親姊姊來台
	1950	E 家至香港
美援：美國開始對台灣提供經、軍援助	1951	李啟煥從香港隻身來台勘察 A01 就讀小學一年級
簽訂〈中日和平條約〉	1952	4 月 21 日 F 家來台 (4 月戶籍從苗栗大湖遷至豐田里東興巷)至屏東女中教書前，於高雄縣立鳳山高中兼課 F01 就讀小學二年級
	1953	7 月 E 家至台灣苗栗 冬 C 家至屏東歸來定居 4 月 13 日李啟煥至屏東女中擔任教師、搬至屏女宿舍(從東興巷搬遷) F02 就讀小學一年級
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4	A 家在屏東歸來田地蓋房 B 家搬至屏東糖廠
	1955	B01 於屏東結婚
	1956	
	1957	
金門八二三炮戰	1958	F 家屏女宿舍增建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成立「台北市大埔同鄉會」
	1965	F02 屏東中學畢業
	1966	
	1967	屏東女宿舍大規模改建，命名為「屏東女新村」
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1968	
	1969	
	1970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1	B01 隨丈夫調職搬至台北



參考書目

(一) 書籍

(以下皆以姓名筆順排序)

Peter Stalker, 蔡繼光譯, 2002, 《國際遷徙與移民》(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台北：樹林出版。

王昌甫, 2006,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王明珂, 1998, 《華夏邊緣》。台北：允晨。

王明珂, 2001,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

王振寰、瞿海源, 2014,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王雲東, 《社會研究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台北：揚智文化。

台灣省戶口普查處,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1956) 第二卷, 第一冊, 1959.10。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十年來的台灣教育》,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55。

行政院戶口普查廳, 1982,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行政院客委會,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余光中, 2006, 《余光中詩選一九四九-一九八一》。台北：洪範。

余幸娟, 1987, 《離開大陸的那一天》。久大文化。

林秀昭, 2009, 《台灣北客南遷》。台北：文津。

邱彥貴、吳中杰, 2001, 《台灣客家地圖》。台北：城邦。

施正鋒, 2000, 《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

科塔克著, 徐雨村譯, 2004, 《文化人類學：領會文化多樣性》。台北：巨流。

胡幼慧,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徐正光, 2001, 《漢人與周邊社會研究》。台北：唐山。

- 徐正光，2007，《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徐正光、宋文里編，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 張桂茂，2001，《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陳予歡，1994，《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陳炎正，1995，《東勢鎮志》。台中：東勢鎮公所。
- 陳炎正，2000，《台中史話》。台中：台中縣葫蘆墩文教協會。
- 彭欽清。2002，〈台灣客家社團之發展〉，徐正光等編，《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曾彩金，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人物篇》。屏東：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 曾逸昌，2010，《客家通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苗栗縣曾逸昌出版社。
- 費孝通，1988，《費孝通學術精華錄》。北京：北京師範學院。
- 黃宜範，2001，《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台北：文鶴。
- 廖正宏，1985，《人口遷移》。台北：三民書局。
- 劉寧顏，1981，《台灣史蹟源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劉還月，2003，《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常民文化。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 蔡文輝、李紹嶸，2006，《社會學概要》。台北：五南。
- 鍾豔攸，1999，《政治性移民的互助組織—台北市之外省同鄉會(1946-1995)》。台北：稻鄉出版社。
- 蘇嘉宏，2008，《我們都是外省人—大陸移民渡海來台四百年》。台北：東華。

（二） 期刊

- 王明珂，1994，〈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

119-140。

丘昌泰，2008，〈族群、文化與認同：連鎖關係的再檢視〉。《國家與社會》5：1-35。

李元正，1992，〈台灣地區「外省人」現況淺談〉。《社會科學學報》1：42-48。

李廣均，1996，〈從過客到定居者—戰後台灣「外省族群」形成與轉變的境況分析〉。《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3：367-390。

李廣均，1999，〈什麼是族群身份？--三種不同取徑的提出和討論〉。《中大社會文化報》9：67-94。

汪榮祖，2009，〈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4：1-39。

林淑鈴，2012，〈異族通婚與跨族收養：日治時期前、中、後、先鋒堆客家與其他族群互動的軌跡〉。《高雄師大學報》33：161-190。

夏黎明，2002，〈國家支配、個人遭逢與池上平原三個外省榮民的地方認同〉。《東台灣研究》7：45-66。

莊英章，1987，〈台灣漢人宗族發展的研究評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49-57。

莊英章，2003，〈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客家飲食文化特輯》10-17。

許雪姬，1998，〈台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霧峰林家的研究為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料研究籌備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之「台灣史研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討會」。

陳振中、唐德海，2008，〈從教育情結看客家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學報》44：77-79。

潘英，1988，〈台灣地區同籍聚落及同姓聚落探索〉。《台北文獻》，84：11-55。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42：110-121。

蘭林友，2003，〈論族群與族群認同理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5：26-31。

（三）碩博士論文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 Lo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37-39.

吳中杰，1999，《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效玲，1997，〈民間社會之研究：以台北地區同鄉會組織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璟慧，2008，《外省客家人的認同與文化：以廣東省五華縣籍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素卿，2015，《屏東林仔內河婆客家移民文化之研究》。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柯凱珮，2003，《大陳人移民經驗的認同歷程》。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柴雅珍，1997，《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伯仲，1996，《外省族群的社會心理分析：族群觀點、我群認同與社會距離》。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彭芊琪，1999，《外省客家的本土化：以廣東陸豐莊氏宗親會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振賢，2004，《客家人的教養觀——以美濃地區為例》。台北：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黃鈞玲，2012，《客家飲食傳承與族群認同》。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清水，2011，《被遺忘的外省客家移民：戰後河婆客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分析》。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同鄉會出版書刊暨相關雜誌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刊，2012，《世界廣東同鄉總會會刊》。

台灣省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編，1964，〈發刊詞〉。《大埔會刊》1：3。

台灣省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編，1964，〈羅卓英先生之晚年生活〉。《大埔會刊》1：6-7。

台灣省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編，1966，〈徵稿項目〉。《大埔會刊》3：1。

台灣省台北市大埔同鄉會編，1967，〈蒲良柱兄遺著「山居日記」序言〉、〈詩集序文兩篇〉。《大埔會刊》4：17-18。

（五）網路

田家炳基金會，<http://www.tinkaping.org/>(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台糖全球中文入口網，<http://www.taisugar.com.tw/>(瀏覽日期：2017 年 8 月 24 日)。

為什麼廣東人有「煲湯」的傳統？，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06/20/16534268_604434613.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

